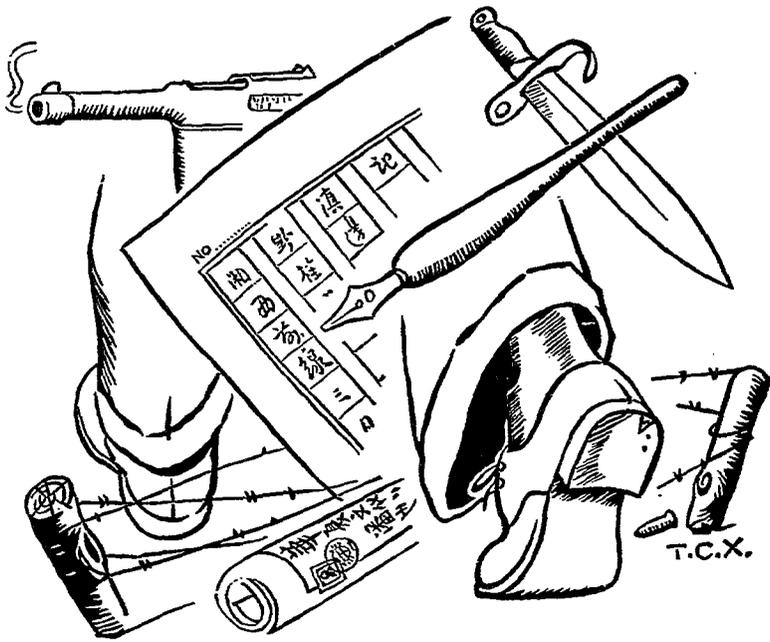


報 告 文 學

# 戰 時 西 南

潘 世 徵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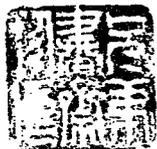
華 夏 文 化 事 業 社 出 版

學 文 告 報

# 南 西 時 戰

者 記 軍 隨 報 蕩 掃

著 徵 世 潘



版 出 社 業 事 化 文 夏 華

## 目 錄

從西山看昆明(代序).....	(一)
滇西淪陷之憶.....	(七)
西征行	
——從昆明到保山.....	(一九)
記史迪威路.....	(三一)
滇越路滄桑.....	(三六)
滇越道上	
一、從昆明去迤南.....	(四四)
二、雪糖產地.....	(四六)
三、彌勒一瞥.....	(五三)

四、竹園壩水利·····	(七)
五、宜良縣政視察記·····	(六)
箇碧石道上紀行	
一、在碧色寨·····	(六)
二、箇碧石鐵路的今昔·····	(七)
三、箇舊錫廠之行·····	(七)
四、蒙自建水和石屏·····	(八)
滇黔桂邊區的旅行	
你忘了西南公路嗎·····	(六)
新軍的典型·····	(六)
滇東重鎮·····	(九)
網城浮面·····	(九)
光大瓷廠·····	(九)

進入貴州境·····	(九六)
二十四灣上下·····	(一〇〇)
晴隆街頭·····	(一〇一)
邊區的新公路·····	(一〇二)
未開墾的處女地·····	(一〇四)
趕到百色·····	(一〇六)
盟友在黔桂邊區·····	(一〇八)
到桂西前線·····	(一〇九)
桂西軍政兩領袖·····	(一一一)
<b>飛抵湖南芷江</b> ·····	(一一三)
安靜的芷江·····	(一一六)
芷江的面貌·····	(一二八)
落後的文化事業·····	(一二九)

## 湘西前線

- 隨新車上前線……………(一〇)
- 會見王耀武將軍……………(三三)
- 湘西司令台——安江……………(三三)
- 湘西戰地巡禮
- 一、再度到江口……………(三七)
  - 二、堅強的防守……………(二八)
  - 三、機動的攻……………(三一)
  - 四、獨發洋財的故事……………(三三)
  - 五、老子要你的槍……………(三四)
  - 六、做了一次傷兵……………(三五)
  - 七、原有的武器守龍潭……………(三七)
  - 八、江南的儒將……………(三九)

九、雪峯山嶺的左翼戰·····	(一四二)
十、二種影響全局的文件·····	(一四三)
十一、椅子形的戰鬪·····	(一四五)
十二、龍潭司的座談會·····	(一四六)
十三、敵人想到了投降·····	(一四八)
十四、英雄嶺上今戰場·····	(一五〇)
十五、結束戰爭好種田·····	(一五一)
十六、放洞的洞·····	(一五二)
十七、半路上折回·····	(一五三)
十八、第一程巡禮完畢·····	(一五八)
<b>湘西火線的背面</b>	
一、湘黔邊區經濟重鎮——洪江·····	(一五九)
二、離別了安江·····	(一六一)

三、平靜的川湘路·····	(一六四)
四、辰谿的印象·····	(一六五)
五、沅江上輕舟·····	(一六七)
六、後勤重於作戰·····	(一六九)
七、上土敵後送彈藥·····	(一七一)
八、溆浦鳥瞰·····	(一七三)
九、重回芷江·····	(一七五)
十、湘西邊陲的晃縣·····	(一七六)
<b>記湘西文武兩典型</b>	
溆浦訪廖院長·····	(一七九)
訪十八軍胡璉軍長·····	(一八一)
湘黔道上三日行·····	(一八三)
黔桂道上話獨山·····	(一八九)

光復前後的桂北……………(九五)

桂北走向黎明之路……………(一〇四)

## 附 錄

### 湘西大捷

一、保衛雪峰山

——隨何總司令王司令官視察江口記……………(三五)

二、予打擊者以打擊

——放洞保衛戰的經過……………(三二)

三、武崗戰役一健將

——霍世才團長之死……………(三六)

桂北之戰

龍江兩岸血戰史

——從河池反攻到克復柳州的紀實……………(三三)

## 從西山看昆明（代序）



在昆明踏上公共汽車向西行，約莫半小時，或者坐民船橫渡滇池二十華里，到達高蹠，爬上一個小山坡，我們就能在西山上面，重復見到昆明。昆明的地位很容易辨別明白，那矗立着比遠山更高的，東城無線電塔，是最好的標記，那下面一堆屢被敵機狂烈轟炸，仍然終年青翠的林木和間隔着羣立的房屋便是，近視眼戴着適合的眼鏡，一樣可以見到。

我最早知道昆明這地方，還是在二十年以前，教科書上的知識，使我想像這兒比杭州西湖更動人，隨後父母爲着職務關係，帶着三弟和才一歲的妹妹，遠涉重洋，來到這兒，在當時一般江南人看來，這簡直是充軍，可是在我却恨着爲了讀書，沒有這一個旅行的機會。妹妹的死在大理，更使我永遠記憶。片馬和江心坡問題沒有解決，高中歷史老師要我們每人寫一篇三千字以上的「班洪問題」，於是昆明雲南和那些地名被打成一片，對昆明，永是帶着感覺的神祕。

從高蹠沿着遊山的公路，慢慢的向西山上走，一面瞪着眼，繼續的細看昆明，這一個佔我有生

以來思慮中最大部份注意的神祕地方，要不是抗戰，我想，這兒可能已成爲我一個旅行過的地方，可是抗戰開始半年後，別了雙親，並沒有想到會到這個被一部份人稱爲「堪察加」的昆明來。

至今雙親的來信，還一直提起，沒有出過遠門的我們三兄弟，攜着一封給他四川一位老友的信，和身畔不到百元的旅費，飄然的向內地，似乎很受到一些戚友的責難，但是「在敵人的魔掌之下，下食生，還不如到祖國懷抱之中去覓一線生路。」這思想一直在他老人家心中，所以毅然放走了我們——是的，別了江南，目的地在四川，沒有想到昆明來。

但是，四川畢竟沒有去成功，從江蘇到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後，沒有向西，却走向了北方，從河南、山西、陝西，折返河南、蘇北後，又重到了湖北。繼續向那兒去呢？艱辛的旅行之後，還是在徘徊徬徨之中，唯一的靈機，却向南到了廣東、香港、越南，來到了昆明，這時候，快到抗戰一週年了。

沿着上西山的公路，一面想，一面向前，回頭想對偶然來臨的昆明，作一個觀察，靈機爲什麼使我走到了這兒，都正好走在一個大山灣之中，面前長着的都是密密叢叢的竹枝，見不到昆明，從竹林的盡頭，傳來「堂」的一聲佛鐘。「也許，」我頓然領悟，原來是一個劫數。我跚跚的走近了掛大鐘的高樓，走入了西山最大的寺院——華亭寺。

華亭寺真夠漂亮的，簇新的佛殿，幽深的走廊，尤其引人入勝的是那五百位雕築得完全不同的華麗羅漢，遊人們見着滿壁重疊着的紅衣綠袍的仙佛，常愛說出一聲「好！好！真是好！」阿彌陀佛！一位和尚在我身旁打了一個十合。這個十合使我想和他搭談，我想問他寺院生涯興趣如何？他們精神生活又如何？可是他不等我說出口，先來了一套，他說羅漢可愛。「是可愛。」但是羅漢舊了，大居士們發願，同心募集三百萬元來重修。我摸摸口袋，摸到幾張「警報餅」，沒有別的，看看羅漢，羅漢在笑，於是口中回說幾聲「是，」慢慢的退出了大殿。

一邊咬着警報餅，一邊又走着上山的大道，昆明又在眼簾下面。快七年了，七年的光陰，警報餅嚼得沒有了滋味，但事實上，時常還需要去細嚼體味，警報餅是一種麥饅饅，價錢便宜，當年二、三分錢一個，如今一、二百元一個，買幾個帶着，準備警報時吃，真又甜又香又經濟。

快七年了，七年的光陰，東西漲了二三千倍，昆明特產的米線餛飩從二、三分錢漲到二百塊錢一碗，昂貴的桃子和寶珠梨，原來是一毛錢幾十，現在是幾十元一個了，伙食由三元、七元、十五元、四十元，倍倍的漲上去，現在已是沒有五萬元包不了一個月飯，這是最少的限度，小公務員整月的忙碌，僅只一頓飯錢……還是警報餅入胃，吃着想着向前進，即使太華寺的蒼松古柏再長得美觀一

些，也引不起興趣，不知不覺走過了太華寺，繼續向前進。

這七年來，昆明的市容顯然已經改觀，修築道路確是改觀市容最重要的條件，最早修的是小西門正街，武廟街和土主廟街，把房屋向後退，把泥路鋪成石板路，後來到臨的人們，只認得武成路，再不認得有三條路合併的歷史，數不清的石匠天天把石子的凸角鑿平，碎石飛向行人的面上，他們一再受這種訓練，熟練的技術，却得以在修公路、鐵路和水利的工程上面，發揮力量。因為石板路沒法進一步成爲現代化的柏油路，後來的路改成爲碎石路。現在從正義路向西北到西車站，一條捷徑的青雲大路已完成。這一條路倘在二年以前，滇緬公路通車的時候完成，顯然大西門的熱鬧將更加增。

幾年來，從滇越鐵道的交通轉到滇緬公路，使不少的人，從三五百元的小本經營，一躍而成有十輛百輛汽車的大商賈，這種發展，使大多數的人見着眼睛發起紅來，披霜戴月的成爲滇緬道上的開發者。但後來者的命運，遠不可和前者相比擬，他們爲人造出了新奇眩目的百貨商店，在南屏街、曉東街、正義路、同仁街、金碧路上加增起來，自己却得不到多少利益。

「爲誰辛苦爲誰忙？」司機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在山路上行進了一天的結果，却住宿在一間

不能入目的污穢宿店中，沒有安慰，沒有寄托，明日的生命依舊輕如鴻毛，於是狂嫖亂賭成了一部份司機唯一的發泄，吃血的人們不知道爲他們應有的食住問題想解決辦法，而給他們不友誼的罪名——現在，緬甸路是又被打通了，這該是昆明人士值得檢討一下的事。

許多人隨着滇西淪爲戰場，變成了街頭上的餓殍，他們似乎並不知道距離昆明只有四、五百公里的地方，還有敵人虎視眈眈着，當日一條荒蕪無人煙的南門外空地，如今却成爲最熱鬧的南屏市場，那些高樓大廈，只有把上海的外灘來比較是最合理的。昆明抗戰以來，是一個商業上的雄健者。

我在西山上行進着，走到了盡頭的三清閣，西山全部名勝已走完，只有更上一層樓，去登龍門了，龍門確是勝景，從峭壁的石頭上，開鑿出一條行人的道路，使旅客得匍匐而行，走到仰首千仞，俯地萬丈的懸崖石室中，這兒，昆明更可在西斜的陽光照射之下，看得一目瞭然，尤其那市空中的朵朵白雲，在碧浪青天之中，反射得那兒更炫耀，更光輝。

昆明市，數年來一再被炸，不久即修復，到今日，制空權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最後一次空襲，敵機五十架，破曉就來進襲昆明，這出人意外的行動，使才起牀不久的人們心慌意亂，向郊外去

躲避，但等待警報解除，返回城中的時候，知道敵機已被擊落在近郊叢山間。盟友在昆的真多，他們在曉東街的夜市上，在那近代化的咖啡室中活躍着，似乎北四川路被移到了昆明來。

西山的遊覽到了盡頭，從龍門不走原路退回，只是死路一條，從西山上看到的昆明也到了盡頭，昆明向前沒有路的話，也正像西山一樣，在這科學昌明的時代，也許會突然駛來一架空中堡壘，停在龍門前面，讓我跨上，駛到昆明的上空，更多着一些它的變化。

（三十三年十二月廿五日於滇西戰場上返昆休息時所寫）

## 滇西淪陷之憶

這篇文章是三十二年六月所撰，雖然是過去的東西了，但我們不值得把他重溫一遍嗎？

最近滇西戰事突發後，市民均道傳途說，記者爲了要明瞭實際情形的全貌，特分別訪問了許多自滇緬公路各地回來的人，其中有本月三日才離保山前線回昆的。

他們中間有幾位經過當年南京、武漢撤退的，所以他們開頭就說：「這次最慘了，我從沒有見到這樣的大火過，臘戍、畹町、遮放、芒市、龍陵，一直燒到保山，連綿五百公里以上，到處是大火，火中燒燬的都是最寶貴的汽油、汽車、材料、鋼鐵、機器和財產……」某君把這幾句話開場白，眼眶已充滿了淚痕。

## 滇緬公路的生長

說滇西近况，我們就得遠一些說起，三年前，滇緬公路上汽車很少，這條路的路基，是由雲南省當局，在民國二十五六年的時候，動員二十萬民工，化八個月的功夫，修築而成的，起初路道很狹，山上土質更劣，是泥頁岩，開鑿時地面上有如鐵鏽，一遇風雨就發生蝕化，路面不時塌翻，真壞極了，一到雨季，是沒法可以通行的。

尤其使行人觸目驚心的，是高聳雲際的大山和浩浩蕩蕩的大水，哀牢山脈，無量山脈，點蒼山脈，怒山山脈，高黎貢山脈，一條又一條橫斷着去路，中間夾着漾濞江、瀾滄江、怒江、瑞麗江、……這個山頂上見得到對山的一切，見得到山下的渡橋，可是下這山坡，上那山坡，小的要走十多公里，大的四五十公里，從山頂走到了山峽，又從山峽上了山巔，昆明動身到邊境，要經過忽上忽下，三十多個波浪式的階梯，最後才從二千公尺的高原，進入緬甸平原上。

沿滇緬公路的城市，都是在山與山之間的平地上，那些地方稱為壩子，大壩是縣城所在，小壩是鄉鎮村落，當初除了少數縣城以外，沿路難遇到一個數十戶人家的鄉鎮，汽車要使趕不到一個

大站當晚的食宿都全成問題治安更無保障。

三年以內，卡車的數量，從百輛增加到×萬輛，國滇、國黔、國渝、R、C、R、D、R、E，以及不在公路局登記的紅字牌照汽車，整天爬行在其間……大量公路捐的收入，已使公路的五分之一鋪上了柏油，大部份都是石子路基，決不是風雨可以隨意浸蝕，沿路上的大站，晚間停留的車子，常會集合到二千輛以上，趕不到大站的，不論何處停下去，食宿全絕無問題了。

### 國門碗町的棄守

滇緬公路國境的最後一個站，是碗町，雖然仰光失守了，而我國遠征軍已源源的經過此地出國，當地一般人的心中，一直到四月下旬，雖緬境內同盟軍時有轉移防線的消息，但是第×軍「同古血戰殲敵」以及瓦城前線堅若長城的戰績，使他們始終抱着樂觀的態度，各人守着崗位，盡力做自己本位的工作，為抗戰加增一些力量。

四月底，臘戍緊張的消息傳來，五月初碗町，經過了大量車輛的撤退，這才使碗町的局面為之一轉，但大家還是相信我軍會在國外予敵人以堅強抵抗的事實上，我軍的抵抗是異常激烈，但畢

竟受不了敵人以最精良的武器，以及數倍於我軍的部隊，襲入我軍後路，到了臘戍。加着漢奸，緬奸和第五縱隊的騷擾，畹町成了一個混亂的區域了。仍不可產生出一個總理一切的機關來全盤負責。

在畹町，範圍大的機關都是有關於運輸，而非行政的，所以一到了混亂的時期，缺少了統一的負責者，運輸的機關，就運着可能走的東西走了，留下的都付諸大火，××公司的柴油不可能運完，二日那天奉令把×萬大桶油箱上全打上了洞，於是全個畹町的市街上流滿了柴油，所有在畹町的人們，也在這天全數撤退了，大火也隨着起來了，跟着畹町的撤退，遮放和芒市也混亂了起來，這兒本來是擺夷人的區域，漢人以前不到千人，行政的長官是土司，芒市方克光土司識字不多，近年來他已失了土皇帝的尊榮，沒有權力可以管轄區內的各機關，尤其一旦戎馬惶惚時，更無能爲力了，所以退到遮放芒市的人，在當地無法停留，仍接着向東後退，芒市的機關也跟着走了。

這時最苦的人，要算是歸國華僑了，前幾日一直從國外到芒市，多數人坐着公家汽車來，一到這兒，想暫時小作安居略整衣冠的，所以都離開了車輛，各覓居處，想不到敵人衝來的消息又傳來，汽車早已開走了，他們於是只得拋箱棄籠，攜老扶幼，徒步白龍陵進發，有時有機會再搭上汽車的，

都坐到了超過載重量的卡車頂上去……逢山坡遇急灣，汽車劇烈震動，常把車頂上的母親和兒女拋向山崖中間而殞命的慘劇，在這兒開始發生。

從臘戍北進入滇境的少數敵軍，因我軍都在緬甸前線作戰，所以得長驅直入，經畹、遮芒各地未遭抵抗，一直到龍陵的南天門，才遇到我××局的警備大隊，作了數小時強烈的抵抗，使龍陵的人們，獲有繼續向前渡怒江的機會。

龍陵雙波以西的地方，沒有很高的山坡，雙波附近，汽車才從一千一百公尺左右的地區，漸漸向上，爬行到一千八百公尺的高地，過了龍陵，到高黎貢山嶺的木瓜丫口，地勢高到二千二百七十多公尺，再東行到臘猛，可以望見山崖間的惠通橋，但這一個下坡，曲折旋轉而下，却要二十多公里，才到八百公尺高度的鐵索橋上，到橋又得上個二十公里高的大坡，才到對岸山頂。

這兒，像當年南京下關渡口一樣，發生了此次突變的戰局中，第一次慘目傷心的悲劇。

### 序幕悲劇的經過

在高黎貢山脈中的公路上，五月三號以後，滿載着物資和逃難者，向東的汽車數量已永遠沒

有人可以算得出來，車頭吻着車尾，車尾接着車頭，更有搶先前進的，破壞了一字長蛇陣的行列，也發生了不少危險。這幾天前面的正在惠通橋東岸的怒山脈上想往前進行都不可能，後面的過了木瓜丫口，臘猛也還沒有到達，路上更有無數量的步行的難民，五號汽車還是在難以分解的局面之下，像蝸牛一樣的爬行時，轟然的爆炸聲，迫擊砲聲和機關鎗聲，却從惠通橋方面傳到了怒江兩岸的人們耳中。顯然不僅只是炸橋，於是一片驚喊，哭叫聲，失望的嘆息聲……從充滿了饑餓，缺乏了睡眠，佈滿着驚慌的人們中發出來。

果真敵人是到達了惠通橋了，不少的汽車和難民是犧牲在怒江中了。據說，敵人的戰車也同樣的被太擁擠的汽車所阻止，於是一部份步兵繞小路到達惠通橋，切斷了無數量的汽車物資和行人。西岸的汽車被迫轉換了方向，滿載着東西回頭駛去，行人被捕為俘虜，雜在人羣中間的退兵，以及穿着草綠色卡其布的公務員，更作了無謂的犧牲。

自經目睹的人，對着惠通橋大量汽車被迫向後轉，心中說不盡的難過，他們知道大羣汽車向前進的速度是會遲慢的，真像跑警報時，前人擠着後人，不易迅速前進一樣，但：誰能說沒有被敵人貫通了的漢奸車夫，他們有意的假裝機件損壞，把汽車停在路中間，把路程阻斷，好使敵人多搶

奪得一些汽車回去呢！」所以只要憲兵一到正在修理的車很快的就向前開了！有幾個退下來的同盟國軍官，也幫助着做這種糾正和治安的工作，——英國人是做警察最好的能手！

被敵人所捕後，有不少人逃了出來，他們有的在機槍炸彈之下餘生的，有的曾經做過苦力的，也有被迫作爲翻譯和嚮導的，他們經過了許多苦痛，身負了重傷，最後被節節索敵的國軍救了回來，在他們的口中，可以聽到死裏逃生，可歌可泣的故事。

### 騰衝淪陷話西疆

正當敵軍向惠通橋進攻的時候，另一支到緬北的敵軍，人數並不多，從龍陵向西進，很快的把騰衝縣城佔領了。

騰衝是在滇西一千八百公尺高原上，當日是最熱鬧的縣城，他與保山隔怒江相對而立，兩地相離一百七十多公里，以惠人橋爲通道，這鐵索橋是現在新式的惠通橋，未修築以前，怒江上最大的一頂橋。

抗戰以前，有人稱騰衝是雲南省三大中心之一，工業中心是箇舊，農業中心是祿手，商業中心

是騰衝，此地與緬境僅距八十公里，可以通到八莫，是我國西南的國際大商場，清光緒十九年，中英滇緬通商條約開爲商埠，所以大量的洋貨因之流入滇西，並運入川康，而川、康、滇可能運出的東西，無論一爪一果之微，只要有人消耗的也無不從此路出口，多少換回了一點盧比來。

在滇西一帶的國人，更能吃苦耐勞，當冬季農閒的時候，便成羣結隊，徒步數千里外到緬甸做活，平均每年至少五萬人以上，到得春耕將屆，又陸續回家，其中一部份人是到猛拱一帶開產寶石的，所以在機會良好的時候，一冬就發了大財回來，但也有若干人，就此淪落在國外。

自從滇緬公路通車以來，從雲南到緬甸的通道，接通的是臘戍，沒有通到八莫，於是保山向西，南經龍陵，不經騰衝，抗戰以後的騰衝，經濟地位是被芒市，畹町取而代之，除了那兒的人們，仍善於經商而外。

滇緬鐵路修築時，當地的許多名流，希望政府把鐵路西段走北路，就是從昆明到彌渡以後，把火車道，經過已經開發的滇西各地的出國舊道，通到八莫去，不要經過荒無人煙的南丁河，經孟定、滾弄等作佯山地到臘戍去，這希望，爲築路工程極度的困難而未實現，騰衝恢復經濟國門的計劃，仍不能建立起來。

直到最近，仰光通路斷絕，於是有人搶修中印公路的計劃，計劃路線有好幾條，而被決定修築的，是經騰衝，出國到八莫，現在這一段公路很快的被修築成功，想不到這路第一批運入的不是印度來的材料，而是敵人的鐵甲車和大砲，許多從緬甸退回來的人，以及從龍陵向北逃的人，以為騰衝總可以作暫棲之處，想不到一到那兒却見到太陽旗已被掛在城垣上。

### 保山城兩度悲劇

保山的人們是做夢也想不到會有大劫來臨的，十天以前距離最近的敵軍，還在八九百公里以外的棠吉等地，即使國門畹町棄守，也還離前線在四百公里，所以繁榮真似往昔。

緬境作戰後，大批歸僑的退到保山，使市面上人口陡然加增了近萬。到五月四日上午爲止，又加多了數千名從西路退回來的人，所以更形繁榮。但人們正在熱鬧市區中餐的時候，滇西第二幕的大悲劇是發生了。

這天，天氣真好，正是十二時的時候，預行警報的旗子才掛出。（有人說沒見預行警報的旗子，巨大的機羣聲就傳到了市民的耳中，依照經驗，當然是我機昇空去迎敵，所以誰也漫不經心，各人

去繼續他正在做的工作，也有人爲了巨大的聲音，到了空荒無遮蔽的地方，去看飛機。

有人說，他們見到了俯衝機的投彈，還以爲是我機的表演，有人說，他們見到了大羣飛機到臨頭上時，放下炸彈來的時候，還以爲是我機放下傳單。

但，他們立刻爲破空而下震動心腑的惡劣嘯聲所刺激，忘記了一切，等待醒來的時候，已身處在羅劫場的裏面。

四日的警報到下午四時後解除，敵機五十四架的輪流轟炸，已使南門外東南城一帶一直到十字街頭，沒有了一所完整的房屋。

五日大清早，全城的人都跑完了，敵機三十六架又輪流轟炸了一天。這天警報解除得很遲，被炸後相當時間，城內又莫名其妙的大火起來，等待傍晚蕩子歸家時，不炸於彈下，不燬於火中的機關、學校、銀行、和老百姓家中，也同樣的箱箒被開，財物全不翼而飛了，只有中國銀行的倉庫被鐵器所擊沒有打開。

保山的人們無從解答這一個迷，也不想解答這一個迷，何況這時，惠通橋被炸，敵軍已過了怒江的消息也傳來，唯一的路是赤手空拳，再走上流亡的道路。

從保山向東時，汽車和行人像怒江江畔一樣混亂，覆車的慘劇仍層出不窮，無情的疫癘更是乘人不備之中來襲擊，饑寒交迫的人們在無抵抗的中間，死亡在路途之上，功果橋江畔，鐵絲窩山巔，一直到蒼山楊梅嶺和洱江橋，何處無冤魂，都充塞着荒山和野谷之間。

### 莫讓倭寇渡怒江

東進的敵軍，被我從西康趕來搶救的第××集團軍××師所阻止了，向後撤退的人們是得到了保障，退到了下關。但這次眼見耳聞的慘劇之後，不禁痛定思痛，想到這一幕慘劇發生的背景來。有一位到過幾次唵叮的人，把「窮奢極欲」四個字來形容那兒戰前的景況，或許可以這樣說，發財的慾望，已經佔了當地戰鬥的士氣，那這慘敗是在必然之中。

怒江東岸曾被敵兵五六百人佔領了海婆山，但自五月六日起，被我軍開始攻擊三天之內已殲滅三百餘，其餘的已全數俘虜，無一逃出的，我軍的大部隊更是從各渡口過了怒江，向西境各地進攻，龍陵騰衝城的附近敵軍，常被強有力的部隊切成數段，他們進攻怒江東岸，決非易事，戰局已穩定在怒江的西部。

滇西騰龍區的戰場，我們可以和山西來作一比較，保守住山西可以收復華北，收復東四省，保守住滇西可以收復緬甸，收復南洋，黃河的雄流，也真和怒江一樣，阻了敵人的前進，莫讓倭寇渡黃河的偉大戰門，已同樣開展到了怒江沿岸來，據視察了戰地回來的某君說，精銳的部隊已源源到了前線去。對滇西的敵軍，我軍將以守爲攻，驅逐他們出國境，出緬甸。

(三十一年六月九日)

# 西 征 行

## 從昆明到保山

### 一 序 曲

中印公路通車了，全昆明，全雲南，全中國的人們，像冬眠初醒的長蛇似的，吐出了一口氣來，他們歡欣，熱望……興奮着新的日子是來到了。

記者對於中印公路的通車是萬分的高興，尤其這一條路，建設起來的目的，不是爲了私人圖利，而是爲了祖國整個的抗戰和反攻的前奏，我們是值得狂歡和慶祝。是的，大批的車輛已經運到了昆明，盛大的慶祝會已經在西站舉行，這一幕空前緊張熱烈的局面，將在抗建史上大書特書。

但是在歡欣之餘，記者以最近一年來，到滇西去隨軍工作，兩度經過的經驗，對這條路上旅客的食宿等一切問題，覺到有迅速加以注意的必要。在這頁文字中間，記者願把親身的經歷，作一個

敘述。記者還是幸運的哩！許多朋友以半個月的時間，還沒法走到目的地呢！有許多人，在西車站候車，也要一個長時期哩！

十九日晚上，乾表弟送我了不少的藥品，當晚到報社取了一些路費，深夜才返家，一路上與丹楓同行，走在翠湖裏面，看看路旁陰曆的樹蔭和天際的星斗，這一切都是最近四五年来，每晚所熟悉的，但今晚雖仍踏在此地，明日將不知何往，不禁無限感慨，回到家中，已在二十日晨一時許了。

## 二 離開西車站

略爲休息了一下，天色已明，因爲昨日與滇緬公路運輸局葛局長洽定，今天早上八時，到西站去訪王段長，交涉汽車西進，所以一早吃了一些三姨爲我炒的飯，就動身前去。記者晤王段長，知道現在的車輛，行駛時間沒有一定，空汽車回來，裝了東西立刻重上前線，要乘車只有等，就一直等待到下午四時左右，才有裝美軍大砲的運輸車六輛，從乾海子裝砲運往西線去。

這幾輛車上裝的東西並不很重，並且也壓得起，壓運的美軍四人，由一個少尉駕一輛吉普領隊，他們原來答應每一輛車上帶五個武裝同志，在臨行前頃刻，少尉放在吉普車上的一枝手槍忽

然被竊了，於是他生起氣來，車上面一個人也不肯帶。那些武裝同志們，包括着各個部隊的中下級官長，他們急於到部隊內隨同進軍作戰的，全部被趕了下來。記者係王段長特別介紹坐在前面，所以仍得隨車出發，記者並且知道幾輛汽車，預計四天內趕到保山，普通的行程，最少在六天以上。所以精神上，很緊張和期望。

汽車開動了，車輪進行在昆明縣境內的柏油馬路上輕快且迅速，西郊的黃土高地，滇池畔的大好良田，在眼簾下飛逝而過，記者早想離開這些六年來日夕相處的地方，到滇西去看看，機會不緊緊抓住就會一再失去，想不到今天，却又很匆促的動身了。

心田裏自然的喊出：「再會罷，昆明。」

——今天離開後，回來的時候，昆明不知怎樣一番景象？沒有加以回答，眼中却流出幾點熱淚來，是對昆明惜別呢？厭倦呢？還是一種別的心緒？

### 三 夜宿祿豐

汽車一口氣開了七十公里，到土官村滇緬公路工務局征收站才停下來，這兒是收養路費的

地方，公車登記一下就得了，商車就要照繳費用，今天坐的車輛，在美軍領隊之下，要六輛車同行，所以要等齊了再走，這樣得了一個機會，下車去走動一下。

在車輛旁邊有幾個人在散步，他們操的是江浙口音，記者和他們攀談起來，知道滇緬公路工務局的辦公處，全部由下關搬到這兒來，在征收站的後窗，記者知道了土官村的車站是在靠山的高地上面，一面有一邊相當大的平地，樹木豐茂，農田很多，要使沒有公路經過，這兒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桃源，現在工務局有四五百人在此。

離開土官村，開始上山坡，這是西行的第一個坡，名楊老哨並不太高，過得山頂，天色已漸黑暗，汽車開着燈進行，約八時左右到董谷村（祿豐車站）祿豐是滇西一個產米的重要地點，記者久已聞名，但因天色太黑，就沒法一看祿壩真面目了。

因為司機沿路上很招呼我，所以當晚就請他們共餐。這個吃飯兼燒飯的地方，也就成了住宿的地方，記者當晚不能再在這條街上發現比這兒清潔，一些的地方，就在這兒住了下來。

店鋪門關得很遲，約十一時才關門，記者只能隨意的寫一些東西，來消磨時間，關門復入睡，那個男老闆却在裏面「呼呼」的吸着鴉片，一直到三更天又起來做宵夜吃，記者担心着不敢睡覺，

被他們老鼠般的開了幾個鐘頭才去睡了，不久，又給倒水聲驚醒，原來天色未明，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又起來生火爐了，一會兒，女老闆也起來洗米洗鍋，記者的睡眠，也只得僅此爲止。

#### 四 典型的行程

二十一日很早就動身。二十多公里經過一平浪，這是滇中區產鹽中心地，產量很多，市容相當大，在滇省地位，有如四川自流井，因爲汽車很快的經過了這兒，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參觀的機會。

一直從昆明到這兒，要說得更說得遠一些，一直從曲靖到這兒，這三百多公里之間的地形，差不多是一樣高，大致全在一千九百公尺上下，地勢沒有特別的險要，經過了級三坡山頂，這一個二千一百四十公尺高的山坡之後，公路彎曲而下，初看的印象，和滇東平彝附近的山勢差不多，從地理位置上，看這裏東經一〇二度以東，一〇四度以西，北緯二十五度至二十六度之間的一個區域，大部份都是高原的丘陵地，走盡了這個高原，向西就到了著名全世界的橫斷山脈中間了。

級三坡下山，約三十公里到楚雄，平時這是一個大站，今天因爲要趕路，在此地修車領油，領了一個多鐘頭，下午一時許，繼續前進，又三十餘公里到鎮南縣。

從鎮南縣向西約四十公里到天子廟坡，一個極高的山頂，當年滇緬公路昆明到下關段，爲了這個大坡，不易建路，延擱了數年，這次經過時，山坡附近的路，已全部修理得很闊，很平正了。

下坡五十多公里，到雲南驛。

從這天起，公路總是一早出發，上一個坡，下一個坡，到食站，再上一個坡，再下一個坡，到宿站，幾乎成了一個定律了，快的車可以一天走上三下，遲遲而行的，一天只走一上一下，翻一個大山脈，這成了典型式的行程。

## 五 黑夜蒙難

這天路上，經過保滿街的時候，吃了一頓早飯，我坐的車上那個華僑司機好似非我一路請他吃飯不可，心中覺得頗不痛快。老是靠我請他，我帶的經費是不足供應沿途昂貴伙食的，所以在楚雄時，不會請飯。

過雲南驛已是深夜，司機的助手忽然沿路上下去，那兒是烏黑及涼涼的，他帶着我的雨傘，和他自己的鋪蓋，我不知何事，汽車又向前駛，駛得很遠，一直到美軍招待所，美國的少尉忽然宣佈睡

在車上的就睡在車上，晚上不可行動，不睡在車上的立刻出外，不許走近汽車。說着，就走了。由守衛美軍來執行，他立刻把槍彈上了堂，用中國話說：「去。」

同車的三個通譯員記者和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忽然通譯員對記者的同行厭惡了起來，他們認為外國人只帶了他們三個人，記者決不可隨他們同住的，他們是懂得外國人心理的，我也明白他們的心理，立刻一個人便走離了他們，幸而手電筒在手中，發現了一個招待所中的中國職員，記者希望他能夠帶去看一看招待所的負責人，可是那人查了再查記者的證件之後，把記者很客氣的送到公路附近，遙指着黑暗的中間說，那兒有住房的。

徘徊在公路上不見一個人，不見一所屋，雲壓得很低，似乎快下雨，昨晚這時，祿豐已開始下雨。「到何處去呢？」美軍招待所已經很遠，回頭着那兒是有電燈的，遠遠的光芒不是記者可能希望一宿的地方了，記者印象中間來路上似乎有一些房屋，就盲目的去尋找。

行進約一公里，見到了一方牌子，「華美餐室」，也有英文廣告，牌子真夠神氣，但在何處呢？又向前進，遇到了一排停着的車子了，一個司機正在修理，我向他問何處是華美餐室時，他在車後面指給我，果真遠處有一些亮光，我向前繼續行進。

「什麼也沒有了！」我走入了華美餐室時，一羣僕歐齊聲回答我。可是，同時有二個美軍被殷勤的招待着。

記者看了一看自己的行裝，的確不應該走向比自己穿得更高的僕歐去買東西吃的。但記者大胆的走入了他們的每一個角落去尋找。

「你也來了，潘先生……」

怎會在這兒有熟人呢？

原來那司機的助手在此地，他說：「這是他朋友開的，他不是司機的助手，是到雲南驛飛機場找工作做的。」他幫助我叫了咖啡、雞蛋、麵包和蛋糕，吃了一飽，國幣五百餘元，這是一頓簡單的外國人的宵夜，我却作爲今日惟一的一餐。

晚上他借了一條污穢的氈子給我睡，同睡在一隻大菜桌上。這位「助手」若在昆明市，可能認爲乞食一流的朋友，今晚幸而他，我才不至於露宿一宵，且有一條潮溼的氈子作蓋呢！

次早時間才四時許，天色正在黎明，我不告而別，去尋找美軍招待所了。早上雨絲極微，可以用不到雨傘呢！

## 六 到了下關

姓劉的華僑司機盡量的毀壞他的汽車，昨天還是開得很快的上了天子廟坡，今天忽然再也發動不起來，於是交涉換了一輛搬貨，領油，到十一點左右了，原定今晨七時前要出發的。

新換的一輛車子，由姓葉和符的二個年輕司機駕駛，這二個司機受過初級中學教育，所以還談得來，他們很希望得到一些時事常識，並且他們都有基本的認識。

尤其是值得記者高興的，他們駕駛着汽車，總是走在最前面，除了不會趕過領頭的車輛而外。從雲南驛西進，經過一個定西嶺山頂，經過土牆作爲城牆的鳳儀縣，只有九十多公里到了下關，蒼山在望了，不久洱海也到了腳底，這一個以風、雪、花、月著名的地方，今天因山上有雲，沒有見到蒼山雪，也見不到洱海月，在下關，因爲陰天，風也不大。

記者會見了下關新運招待所的周君，他替記者安置了一個牀鋪，住的地方解決後，作了下關市街之遊。

晚上，安靜的睡了一覺，但旅途中總是擔心着行車問題。

## 七 翻山越嶺到永平

離開下關不久，就是有名的天生橋所在地，許多人告訴我注意它，因為三國演義上孔明七擒孟獲。據說第四擒就在此地，有大石天然成橋，形勢險要，風景佳麗，可惜今晨天陰，汽車飛逝而過，沒有發現橋子之所在，却在洱江橋上見漾濞江，這條江把洱海中的水，輸入瀾滄江去，滅絕了下關附近的水患。

過得漾濞縣城附近的一個小鎮，開始了爬行蒼山山脈，向高山頂上去超越，山頂叫楊梅嶺，長三十餘公里，汽車行進在荒野的叢林山頂，山上長着密密的樹林，陰深可怕，這是今天第一個大坡，過了坡，地勢漸底，到達漾濞永平兩縣交界的勝備橋，過這條較短的鐵索橋就再爬山，爬向大雪山的高峯東絲窩後，才又傾斜旋轉而下，約七時許，抵達永平車站。

這段行程，是四天來最荒涼的地方，山最陡，路最難行，美軍原來想今晚連夜開車到保山，可是見到了這種荒無人跡的大山，連日來又有陰雨，路滑難行，也就打消了繼續再走的勇氣。

記者前晚的經歷，第一先去尋睡的地方，很快的發現了新運服務所永平看守所的幹事杜君，

得了一席的舖位，這兒已住滿了人，倘不早到就沒有住處。

天已漆黑了，記者準備入睡，隨車來的三個通譯員却來找記者了，因為天未黑以前，記者曾經告訴他們，倘若外人不替他們想法子睡，記者一定可以替他們找一個地方住宿的。現在，他們却是給美軍把他們放棄的時候了，記者起牀，替他們向汽車指揮所交涉，獲得了安睡的地方。

次早，在永平車站附近，見到了許多傷兵，是攻唐習山和大光山一帶下來的，記者知道了一些戰績。又在公路工務局第七工程段遇見了段長李家駒兄，他自從造好呈貢飛機場之後，也到了這兒來，主持本段工務，從他那兒，知道了一些關於修路，加寬及搶修的計劃。

## 八 抵達保山馬王屯

吃了舒和葉兩位司機一頓早點之後，等齊了車輛，記者作最後一日的汽車行程。

行進二十五公里，經過第一個山頂麥莊丫口，這是雲龍與永平兩縣的交界，海拔高二千四百八十多公尺，過了口之後，山勢極傾斜，約二十二公里到瀾滄江上的功果橋，一逢雨季，泥濘載道，往時在此翻車極多，現在公路已加寬很多，且有一段太陡的地方改了道。

車過功果橋鐵索橋，長達二百公尺，建築雄巍，四五十公噸的車輛，通行無阻，過橋後，公路即蜿蜒於江邊向西南進，約十五公里，至雲龍保山分界的坡脚，離別瀾滄江向西轉進，十餘公里抵瓦鑿。

在瓦鑿汽車指揮所，知道了長官司令部前方指揮部所在地，在保山××公里的馬王屯，司機告訴我這是以往兵工署的倉庫所在。最後四十餘里的行程中，仍爬過了怒山山脈的第一個大山坡，下山入平壩，時間已在六時左右，現在正是日子很長的季節，幸好無雨，踏在西斜的陽光中，到了第一個目的地。（完）

## 記史迪威路

兩年又九個月以前全世界的盟友們爲着緬甸戰場的失利，我國最後一條陸上國際交通線的被切斷，同聲發出狂吼，但是，當時的狂吼不是消極而是積極的，不是退步而是進取的，當我國單獨修築史迪威路的大批工程人員撤回祖國之後，不到半年的時候，史迪威將軍已依照着蔣委員長 的指示，重新擬訂了一份計劃書。由雷多爲起點，通過緬北滇西中緬未定界的廣大區域，到密芝那，接通到我國國境來。

當時，這計劃僅是一個理想，全部的施工區域，大都是被侵略狂的倭寇所佔領，那時敵人的勢力是那麼旺盛，不要說修路了，就是強大的兵力，也不易去和他抗爭，但是，我們的決心：「要打開一條到東京去的路。」

決心沒有不能實現的，一年之前，偉大的反攻戰爭，先後由緬北滇西相繼發動，「反攻爲了修通中印通路，中印通路爲了更大的反攻，」因因果果，斬荆披棘的艱巨工程，由中國兵，美國兵，中國工程師，工人，美國工程師，以及愛好和平的印緬同胞們，共同的負了起來。

一年之後的今日，史迪威路上的大批運輸車，已由遙遠的南國，風塵僕僕的來臨，八莫、騰衝、龍陵、芒市、畹町，二年來在敵人鐵蹄之下呻吟着的同胞們，爲浩浩蕩蕩的車輪聲所驚醒，每個人都從被砲火所毀壞的斷牆殘壁之中，伸長着頭頸來盼望。全中國的人們，久長的時間，被木炭車和被舊的車聲聽傷了耳朵，現在，一羣新的有節奏的車聲，立刻來加入行列之中，每個人也增加了新血液似的，活躍了起來。

在通車聲中，對史迪威路通車的經過，能不使人追問。

## 一一

翻開地理教科書，誰也會指着世界上僅有的橫斷山脈咋舌，那叢山峻嶺的原始區域中，向爲猛獸所盤據，人烟稀少，旅客絕跡。但自從抗戰初年，滇緬公路在二十餘萬同胞，不辭勞瘁，星夜趕修，

完成之後，從此聞名世界的高黎貢山、大雪山、蒼山、怒江、瀾滄江之間，大卡車、小包車，縱橫錯雜，行進其間。

滇緬公路在國境之內，由昆明出發，經過安寧、祿豐、一平浪、楚雄、雲南驛、鎮南、下關、永平、保山、龍陵、芒市，遮放，在畹町出國境。在緬甸，經過畹町、瓦城，至仰光。這一條兩千公里長的大動脈，自民國二十七年，一直到民國卅一年春為止，一直走在紅運之上，無數的人依賴它發了洋財，做了大腹賈，許多的冒險家爲了他喪財害命，尤其到三十一年四五月間，財狂迷了心的人，和我們遠征將士，共同撤退回來的那一幅流亡曲，真使人回想起來，猶爲寒心。

當滇緬公路緬甸段正在被敵人侵佔的時候，我們也準備修造過滇西經緬北去印度的史迪威路，但這條路準備走什麼區域，這是始終爲國人所猜疑着的，當時曾經準備走西康，也想走緬北，也想經過中緬甸，但一切計劃沒有實現之前，所有的路線，都爲敵人佔領了。

在沒有通路的時候，我們再想開闢一條路，那計劃是完全由我們大刀闊斧的來決定了。工務用藍圈上面，一條白線被劃上，那是配合着我們軍事推進的路線的，起初，這路線將如何修築，沒有一個人知道。

經過一年的戰鬥，這包括軍事和工程二方面的。印緬邊疆上的我國駐印軍，已和滇西出發的我國遠征軍會師在中緬甸了，同時，在這一戰區之內，幾條新公路和幾條舊公路，已經被連貫起來了。

### 三

稱爲雷多公路的這條路，從雷多出發，所經過的地方，全部都是叢林河谷地帶，我們知道它的地名，是培錫克河、雷卡班尼河、大龍橋、提米河、大宛河、東京角、培奈河、下卡沙、南赤河、鬼門關、藍沙山隘、南濱河、木曜河、交義路、南利河橋，一直到密芝那。

從密芝那動身到保山，現在是有二條路，一條路在經過伊洛瓦底江之後，經瓦宋、大灣子、昔董、酒魯、樓爾、新寨，到關界三十七號樁，由三十七號樁經猴橋、古永、阱口、高田、小寨至騰衝。由騰衝到保山，亦分爲二路，一路由騰衝經龍陵、惠通橋到保山；一路由騰衝經惠仁橋，到保山。經龍陵一路，因順舊有路基，現已修築完成；經惠仁橋一路，則尚在修理中，這兒統稱爲保密公路。

從密芝那到保山，另一條路是經伊江後，向南至八莫，經南坎、芒友，通到滇緬公路畹町站，由滇

緬公路舊路經芒市、龍陵到保山。

從保山到昆明，完全是走過去滇緬公路的舊路。現在的中印公路，是合併了約一千公里的滇緬公路，三百多公里的保密公路，五百多公里的雷多公路而成的，全長一千八百二十五公里。

#### 四

當修築史迪威路時，是怎樣一番景象呢？

雷多公路最初動工時，正是遇到雨季，他們在豪雨之中，每天修路的進度很慢，因為排水工程，比修築路基更難，但平均起來，每日可完成一英里。最初，開拓處女地的先驅們，沒有完成這堅巨的工作，於是皮克少將來接替了，他被任命為雷多公路美國工程隊司令，他給雷多公路灌進了一般新的活力，築路機從印緬交界線上開始，奔向山澤叢林之間，工程隊以無上的威力，對付着原野和大川，隨軍事的勝利，新路一天天向前爬行延伸，爬過萬水千山，克復了狂風豪雨，像一部巨大機器一般，山林中碾成了一條大路，今年的一月間，終於與中國的動脈相接通。

保密公路經過四十八天的日夜搶修，於上月十九日深夜十二時，初步完成，三輛試車，從密芒

那爬入騰衝，到了昆明，較之預定竣工時期，提前四十一天完成，造成了世界築路史上的一大奇蹟。這段路經過拔海數千尺之中緬交界的高良工山，除最少數量的機器而外，全憑我國全體民工和工程人員雙手和粗劣工具與高山大水奮鬥出來的成績。全線動員民工，在四萬以上。

民工在修路的時候，不僅與險峻的地勢與惡劣的氣候奮鬥，且時常與深山的猛虎鬥爭，有一天，一班民工正在山林中挖土，忽然發現猛虎二隻，張牙舞爪，形勢兇險，民工等乃齊聲大喊，因人數衆多，叫聲極響，猛虎始曳尾而去。另一次盟友一人，單身遇虎，險遭不測，幸彼在身旁發現洋鐵桶一隻，即拚力猛擊發聲，虎乃聞聲而逃。

一月初旬，天不做美，下了二天雨，在滇西一帶，平時氣候溫和，但倘遇大雨，立時成冬，所謂「四季皆如春，一雨便成冬」之俗句，滇省各處皆然。這次突然的下雨，西線民工，無衣無宿，受凍寒交迫，亦有死亡者。

## 五

史迪威路全線於上月十九日半夜之間，最後一節公路完成。二十二日試車到達昆明。月底大

批汽車由密芝那經騰衝及八莫，源源而入。二月四日第一批大隊運輸車輛進入昆明時，該處舉行重大之慶祝。

現在該路的各段新工程，初步的工程是完成了，第二期工程已開始，包括加寬路面，開展路基，修建永久式橋樑涵洞，以達到規定標準，使車輛暢通無阻（二月二日）

# 滇越路滄桑

在最近，滇越路接管不久，記者因事前往滇南，在通行着的二百八十七公里的路線上來往周遊了一次，看到路政漸上軌道，路局職員辦事認真，與以前法人管理時大不相同，感得十二分的快慰和興奮。

## 一 前言

回憶接管前滇越鐵路買車票的黑幕情形，迄今猶令人厭惡和憤懣，那時旅客們第一個印象，是車站中看不到一張車票價目表，所以價格可由售票人隨意報說，今天和明天就有上落，沒有買票的客人，倘若在火車上補票，更有伸縮，因之老走那路的人，常不買票上車，補票時討價還價，常以一半的價錢走二倍的路，補票的錢，是落入了賣票人的囊中去，還有一種「常客」，（即經常往來於沿線的小商人，）每次乘車，只買頭站票，補尾站票，作進站出站用，中間付些「茶水費」，即通

行全程可是目前情形已完全改觀查票的非常認真乘客必須在乘車前在站上買票，否則照補照罰，他無通融之處，以前賈黑票舊習一掃而空。

其次，在以前火車到站最忙碌的時候，往往可以看到幾個路局的法籍人員，悠閒的在附近草地上拍網球，令人不平的憤慨着，他們養尊處優的住在那些車站附近的最精緻的西式住宅內，外面漂亮的紅牆，內面種植南國氣候中才能生長的紅葉樹木和美麗花草，那時他們真是「天之驕子」，每月的薪給約二三萬元，十倍於同路的中國人和安南人，盡情的享用着多少人的血汗，然而今天，這些現象已不再存在了。

現在我們且先對該路的歷史來一次回溯。

## 一 築路的緣起——法帝國主義的舊陰謀

滇越路乃中日甲午戰後，馬關條約將成，俄德法干涉遼遠後，法帝國主義索取的報酬。當時法國首先迫我承認「法得於印度支那境內有通商、採礦、延長鐵道等權利。」至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四月十日，乃更具體規定將由滇越邊界至雲南省城的鐵路修築權讓予法國，或其所指

定的法國公司。

法國之修築滇越鐵路，用意極顯，然正如當初帝俄之修築中東路一樣，乃其拓土開疆，遂行侵略的先聲。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和約成立，我以戰勝國反向法屈服承認越南爲保護國後，當時在法出版主張繼經滇省的書刊，多至一百餘種，其鐵道經營計劃，更擬在滇越路完成以後。續築川滇鐵路，經敘府展伸至今日之蓉渝，其在諒山方面則經南寧分二支，一支東北經柳桂衡長至漢口，一支東向經鬱林梧州至廣州，另更由鬱梧各築支線與廣州灣聯繫。假使上述計劃獲得成功，則整個滇桂川黔湘粵都盡入她的勢力範圍內。一八九六年，法國在巴黎所開的屬地博覽會，竟把標有雲南的中國土木建築物及雕刻品陳列其中。同年蒙自開辦小學，法方竟強迫延聘法人得第氏爲教習。這些事實全部，說明當時法帝國主義的用心。

### 三 修築的經過——二萬餘同胞血肉所構成

該路係由越南、海防、河內至老街的已成鐵路（越段），延伸路線經我河口，開遠，宜良，直達昆明（滇段）。全路合長八百四十五公里，軌寬一米突。自河口至昆明段，長四百六十公里。按照清廷

與法使□□所訂章程，將築路權讓與法國，築路所需之砂石、木料，由滇省供給，折價二百萬佛郎，作為股本，訂期八十年。此期間遇有戰事，該路不守局外之例，悉聽中國調度。其南山嶺錯雜，溪澗縱橫，因此完成該路計需大小橋樑三千四百二十五座。（其中以芷村柯口間之人字橋為最險，工程亦最大，橋在兩峯懸崖間，兩峯皆有隧道貫通，一峯之間，崖深水急，無法安設橋墩，且因兩端皆為隧道，橋遂架空而築，故工程最艱鉅。）隧道一百五十八個，路線奇險，工程艱鉅。自光緒三十年興工，至宣統二年始完成，費時七年，建築費為一千七百五十萬。

據光緒年間出版的雲南雜誌第十號所載，該路興建時，路工最多時曾達五萬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為越籍，餘為華人。法人利用當時我民智未開，實行欺騙手段，如能代招路工一千人，作工一年者，除惠贈以法國寶石星章為賞許以厚利外，並允於路成之後，可在雲南作官，地點聽其自擇。因之工人中以粵閩津滬一帶者為多，而滇人因知此路之危害反很少參加。但法方於路工既達滇南後，不遵守路章規定，不建工房，剋扣工餉，病不施藥，死亡繼之，死不為殮，疫癘隨之，加以地居熱帶，瘴癘薰蒸，因此為築路而死亡者，前後竟達兩萬餘人。所以滇越鐵路乃是法帝國主義者用我同胞的血肉所築成，更以之為實行侵略我國的工具。

在滇越鐵路全線暢通期間，法人對我搭客的苛虐橫暴任意凌辱有時實較對越人尤有過之。票價係按海關金單位爲標準，故價格之高在國內首屈一指。（本年四月自開遠至昆明二百四十公里的頭等車票，每張即售至一千五百六十八元。）四等車裏，向例是人畜同車，法人稍有不快，踢打隨之，其橫暴實不堪言。並且管理無方，行車無定時，開遠昆明間二百四十公里，有時竟會走上兩天一晚，撞車出軌事件，時有所聞，視乘客生命如兒戲。車廂破漏，秩序全無，而售票員之舞弊營私，尤爲常事。因此該路法籍職員，因多腰纏萬貫，而公司本身，因不堪虧蝕，再行加價，而將負擔轉嫁旅客，票價隨法人之便便大腹而繼漲增高。甚至每月收入不及千萬，（本年初數額）連機支亦無法維持。

#### 四 重上軌道——煥然簇新的滇越路

本年八月一日後，隨着我向維琪政府宣布絕交，國境內滇越鐵路亦實行接管，該路既基於不平等條約而修築，今日我自應予以收回。

接管後的滇越路，無論組織及管理方面，莫不日臻健全，煥然一新，各車站秩序井然，車廂亦整

齊清潔。再不致雨天須在車廂內撐雨傘了。不僅撞車出軌無其事，就是車輛開行，亦能遵守時刻。由昆至開遠的下行車，每晨六時半開，下午五時半一定可到，上行車同時開下午八時左右亦可到達。（上行車因坡度較高，故一般往來雖於宜良開遠間用兩個車頭，行駛時仍較遲緩。）再不致如往昔遲延至翌晨黎明尚不能到達。

滇越路原有員工千餘，在我接管前計有中國員工八百餘，越籍二百餘，法人數十，今天我們只得請這般面團團的法人暫爲「告退」，而由國內各鐵路撤退後方的精明幹練的員工遞補之，他們都是在交通界服務多年的老戰士，如開遠車站楊司令鍾齡，自青島撤退後，以近花甲之年齡，在鐵路上服務達三十七年之久，今日仍老當益壯，鬥志彌堅，站在一己崗位，爲國族盡力，實在令人欽佩。

軍委會交通警備司令陳紹平中將說得好，「現在我們爲此路已設有訓練班，希望此路今後能如國內其他鐵路一樣，來完成它在軍事交通上的最大任務。」

# 滇越道上

## 一 從昆明去迤南

十一月十七日，爲了趕坐火車，五時半就醒了，西半天籠罩着月光，東半天才露出魚肚色，晨涼似水中走向火車站去，街上沒有一個行人，自己背着簡單的行李，直走到大南門近日樓下，才遇到剛才出來招攬生意的黃包車，化了較大的價錢，坐上趕向車站。

這條滇越鐵道上的管理人員，對於時間觀念，一直很淡薄，訂定的開車時間，難有準時出發的，今天也不例外，在擾雜的人聲中，不知是等一些什麼，鬧到七時過幾分鐘，才載着車頂上也坐滿了人的九列車廂前進。我們的專車是一列頭等艙位，皮的坐椅，光亮的玻璃窗，在抗戰到今天，能在這樣漂亮的車子坐着去旅行，真算快事。

一位主持路南尾則路美邑的法國傳教士彭乃及永勝大田街法國傳教士白樂山，因為要到路南去，也同來乘車，彭君取着桌子上今天出版的日報看，記者想他一定會懂得中文，於是和他隨意談起來，知道他們到中國不過三、四年，一到中國就學習華文語，所以已能說得一口順利的華語，也能繼續的看一些華文報紙了，現在又在尾則學習夷語夷文。他們都留着二寸長的鬍子，但年齡都只有二十八、九歲，這鬍子顯然爲着他們工作方便而留起來的。法國天主教徒有這種學習的精神，以及幹着這樣堅苦的工作，我們真希望他們努力用這精神去恢復他們的祖國。

火車離開昆明城壩，一直到呈貢附近的桃源鎮，才走進了山嶺地帶，約行六十公里，到水塘站，高度距海防東京灣海岸線二千零三十公尺，是全路線中最高的地點，現在我國交通當局，已準備隨着揚子江的拔海高度，重新來厘定一次滇越路標準高度，據說和法國人所測量的，有尺餘的出入。

水塘站在陽宗海的山嶺上，從山上向下望，陽宗海五六十方里大的面積，完全在眼簾之下，水平如鏡，風景宜人，宜良文公渠的渠口，即在西南角上的鵝塘鎮，文公渠在明嘉靖年間僉事道文衡所建，當地人歌頌其德，以姓名渠，最近由農貸會加以修築新式工程，也是這次張廳長歸途中準備

視察的一處。經過這兒，火車開始走下坡山道，過大小山洞數十個，到江頭村從火車上向下望五六百公尺下，可以見到文公渠新工程的渠首，數百工人正在忙着工作，令人欣榮神往。

南盤江從霑益等縣發源，向東南流到開遠附近，才折向東，流入廣西境，到宜良縣狗街站時，滇越道車站就建築在南盤江的附道車上，所能見到的一段，水流不急，可作航行，站上有叫賣鴨燒及白薯的，這是這兒的名產，但因為一直走在下坡道上，車身震盪劇烈，似覺暈昏欲吐，不想吃東西，因之錯過了嘗土味的機會。

及到盤溪（卽婆兮），此地僅拔海一千一百四十二公尺，在昏昏欲睡之中，過得小龍潭站，天色已黑，隱約之間，但見窗外樹木蒼然。秋虫唧唧，不久卽到開遠，時離昆明已將近二百公里，距北回歸線僅十數里，故氣候較昆明，更覺溫和。

開遠是滇越鐵路中最大站中的一個，當日滇越鐵路暢通時，不論南下北上的車輛，都要到此地宿夜，所以附近市面，非常熱鬧，但自從越南被侵以來，抗戰後的繁榮，曇花一現之後，卽特別的顯出蕭條來，當日如不迅速定座，旅舍卽有客滿之憂，現在這種情形，是大可不必担心了。

在開遠有一個特別的現象，這是昆明也有的，是滇越鐵路區域有一圈大圍牆把牠包圍起來，

裏面除了車站部份外，另外有一個住宅區域，內有小洋樓數十幢，除車站上工作的法越人士居住外，也招待外來的法越人士，張廳長所住的那所招待所，本地人稱爲「洋酒店」，現在我國當地人士，雖沒有住到裏面，但也能自由入內去，當日如租借地一般，這種不平等的待遇，爲抗戰一掃而光，但遺跡傳入眼簾中，仍不免令人有一番感懷。

這次視察的第一目的地是彌勒竹園，竹園的地位在開遠東北，要換坐汽車前往，第二天一早，就從開遠火車站上換乘一輛小汽車和一輛大卡車往目的地，想到開遠城裏去旅行的機會也就失去了，早上在車站附近的街上隨意觀光，知道合作金庫開遠分庫，正在限今年底以前，收回富滇銀行的舊票和富滇新銀行的銅元券，銅元券因爲現在根本不值錢了，收回來焚毀是一件應該的事，至於舊票下令廢止已數年，至今不能廢止，可見一種鈔票發行以後，要從農村角落中收回來完全廢除，是一件太不容易的事。

汽車離開開遠車站，汽車道就分爲向東向西二叉道，向西到箇舊，向東的路又分東北及東南的叉路，向東南是到文山，可通廣西，我們的汽車是向東北，這條路就是滇越公路，因越南失守南段工程已完全破壞。

約行一小時，車到南盤江，汽車用渡船渡到對岸，才繼續前進，在船上可見到已經築成功的二個大石墩，原來的計劃造一座鐵索橋，也因戰事關係，這兒雖已賺了大批材料，但沒有修築起來，材料用在滇緬公路上，建立了一座鐵橋，只是那鐵橋今日據說也已經毀壞了，江是開濶及彌勒兩縣的交界，過江之後，彌勒縣楷甸鄉段鎮長率領壯丁一隊來迎。

經過楷甸鎮，沿公路前進，兩旁村落甚多，大概這兒經過汽車較少，所以一聞汽車聲，附近村民和兒童，都紛紛奔向汽車路旁來觀看，沿路上木橋不多，但近鄉村的地方，有幾輛已被毀壞，有的顯然是碰傷，村民們因為智識程度不高，不懂愛護公物，公路當局，亦因此路通行較少，不曾加工積極修理。有個村落附近，村民在公路兩旁，種了不少七角葉的樹木，對公路路基的保護真不小。

公路兩旁，甘蔗田綠葉成林，隨風飄動，遠望有如稻田片片，使人興味盎然，車行其中，如在江南原野，又有到處家鄉之感。中午十二時，到竹園鎮，至竹朋中學，休息下來。（十一月二十七日）

## 一一 雪糖產地

竹園雖僅只是一個鎮，因為是滇南產糖的中心，著名的雪糖，更是此地的出產，產量很多，所以

居民大都很富有，平時鎮上商業買賣，還是盛行着「街子」，街子的地點就在鎮中的街道上。趕街的日子，鎮中心的一條街道上，街頭到巷尾，都有附近各鄉村居民和山間的夷胞來做買賣的，街長五里，故稱爲五里街。我們住的竹朋中學門只是紅糖買賣的集中地點，雪糖只有鋪子裏賣，其大部份都是運到省城傾銷。

全鎮約有千戶人家，鎮上相當繁榮，而附近山地居住的却大都是貧苦之家，鎮市與農村相差太懸殊，因此數百年來，常鬧匪患，民國十六年，常會經發過一次比較嚴重的匪災，全鎮房屋燒了大半，現在已經完全重新修好，鬧匪和防匪的關係，已養成了當地民衆一種英勇和強悍的性情，有時街期內做買賣的人，都負鎗而行，普通腰纏手鎗，更是常事，在鎮數日，常聞鄉村間有陡發的鎗聲，不下數十起，但民衆對旅客的誠摯和懇切，却隨處都表現着，鄉村民衆諄厚的本色，使浪跡於異鄉的旅客，得到不少安慰。

管理鎮中的行政機關是鎮公所，鎮長趙某，因爲辦理水利工程時，徵募民工不出力，被撤職拘禁一個月。記者在鎮的時候，見到民衆在王縣長指揮之下，舉行改選鎮長大會，當地的父老，保甲長，都出席，選出了一位嚴姓的做鎮長，自從王縣長主持縣政以來，全縣鄉鎮保甲長，一律實行民衆自

行選舉，再報縣政府委任。選舉時大概因爲民衆都會受到相當訓練的緣故，秩序井然不紊，內地民衆，倘均能做到這種地步，地方自治的完成必指日可待。

鎮中負治安的有縣警察局的分局，局中設有分局長一人，警士十八人，因當地人士自能防衛，警局功用很少。

財政部和省財政廳彌勒稅務局，都設有稽征分處在竹園鎮，辦理糖、烟、酒、牲、屠等五項稅收，糖稅率收百分之十五，去年共收到了三十餘萬，今年糖價增加，稅率亦加一倍以上，所以每個月的收入，就達到××萬之左右。

竹園所出的糖分爲三類，最普通的是紅糖，最著名的是雪糖，最精製的是冰糖。製糖的時期是在甘蔗收成以後，收成的時期在春初。今年的甘蔗還沒有成熟，雖然滿山遍野都是蔗田，可惜沒有暢管口福，幸好在一位糖坊主人家中，得吃到尺來長一節聊知口味。土法製糖，把甘蔗壓成水糖，由火煮沸，倒在小模型中涼乾，即成紅糖，這種糖，多由普通種甘蔗田的老百姓家中製造。竹園鎮人民，把壓成的水糖以每百斤六七百元的價格，買到鎮中，加當地的白土來製濾一次，即成假雪糖，再濾一次方爲真雪糖，所得僅糖水的百分之六、七十。剩下的糖水，略帶苦味，可做酒精用。昆明附近大板

橋的酒精廠，常用汽車來購裝去，每百斤糖水，亦值價四百元左右。

去年全年之內，雪糖產量四十一萬四千餘公斤，合當地價八十一萬餘元，今年截至上月底爲止，已出口四十九萬九千餘斤，今年九月以後，三種糖共出口八十萬斤以上。

我們住的竹朋中學，是竹園鎮和朋管鎮兩鎮聯合創辦的，在辦理了半年，所以只有初中二級，學生一百四十餘人，分爲二組上課。學校的經費來源，是收的糖秤捐，凡買賣水糖、糖水、紅糖、雪糖平等，每用秤一次，捐款五分，積少成多，全年約可收入 $\times \times$ 萬元，由鎮耆紳管理。學生亦尚須繳納少數學費，鄉村教育以教員問題最大，教員都不願下鄉，所以把薪給特別提高來吸收教員下鄉。現在教員月給三萬元外，供給旅費，學生逢年過節，還實行酬金的辦法。竹園生活費用較低，教員生活尚相當安適。學生仍舊脫離不了當地的習慣，宿舍中每人牀畔皆有長槍一支，既可經常操練，又可作自衛。

自從通滇越公路以來，電報及長途電話均已通行無阻，郵政有代辦所一個，因爲交通關係，信件要隔四日才收到一次。昆明到此地的新聞紙，都成爲一星期以前的舊報了。竹園鎮對外交通，除了沿滇越公路北通彌勒縣城，南達開遠以外，舊時有一條山道經過西山，到滇越鐵路線的婆兮站。

這條路步行一天可到，所以現在公路上汽車極稀少的日子，仍舊是到城會去的一條重要路線。

距鎮約十公里的地方，有一個息宰寨，當地人稱鄉村爲寨，這個寨名字的來源，是以經有一次土匪搶劫竹園等地，對民衆大加屠殺，一直殺到這兒才停止，因此就取名息宰。我國把歷史事實提爲地名的極多，在當地人士談匪色變的情形下，這個名字的來源，相當可靠。

現任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氏，就是息宰人，熊校長的父親國棟老先生，仍住在鄉間，今年已經六十九歲，精神很健好，熊校長夫人，最近爲了要在息宰附近修築一輛大橋，所以從昆明回來積極籌備，現在所有募到的款子有×萬元，不過在目前物價高漲之下，這一點經費。想建築一座長三十米的大橋，是事實上所不許的。大家對熊夫人修橋補路造福地方的精神都很佩服，但因款項相差太遠，望他能把這筆款項，舉辦另一種需費較少的事業，像創辦一所小學等等，這也是百年樹人的大計。

準備築橋的地方，稱爲替者渡，記者也曾前往參觀過一次，渡口的兩岸，各有數抱的大樹一棵，相互連繫着二條鐵鏈在上面，作爲甸溪河上渡船的繩準，這個渡口的名字來源，據王縣長告訴記者，是乾隆年間，有一替者，想涉水過去，不幸淹死了，有一個當地的才子，寫了一篇文章來記載這件

事，文章的名字叫「警者渡」，這渡口也因此得名。現在渡口之北，即靠近息宰這方面，滿是蔗田，在渡口以南，是較高的丘陵地，絕少人烟，想在相傳警者往來的時候，不知是否曾是一個熱鬧的區域。

最近息宰村中，有某軍工兵營駐紮在此，他們才到二個星期，已由營長×××及副營長×××兩位，率領全營士兵，把全村的道路修築得非常整齊清潔，房屋的牆上，也塗了一律的色澤，街上見不到一些垃圾和牛馬糞，全營士兵，駐在一個小村中，街上也見不到一個閒散的兵，使人覺到一種親切與溫暖，軍民情感融融，反像沒有戰時景象。（十一月二十八日）

### 三 彌勒一瞥

彌勒是滇南的一個三等縣，他的出名是雪糖。全縣南北長，東西狹，北界路南，西界華寧，南為開遠，東部是邱北，瀘西，縣境內，除了城壩和竹園，朋普等狹長壩子以外，全為山地。全縣共六鄉七鎮，一百四十四保，人口將近十萬。鎮多於鄉，也可看出該縣商業重於農業。現在交通有滇越公路縱貫其中，滇越鐵路縱貫其西，南盤江在其南，順流而下，可作木材運輸。地勢北高南低，拔海一千三百公尺，甸溪順流而下，入南盤江，為全縣主要的河流。每年夏季多雨，氣候四季如春，冬天溫度，常在華氏五

六十度之間。

縣境之內，平壩上漢人佔大多數，滇越鐵路巡檢司車站，屬於縣轄復興鎮。全鎮長七十華里，有一千三百餘戶人家，其中大多數爲夷胞，有大黑、小黑、擺頭等多種。在這個區域內，沒有縣政府先送公事，再派人保護送行，是不易入內的。在縣境竹園壩、東山之東，沿南盤江，有大森林區域，附近多水擺夷，其他各山地之內，各種夷胞居住頗多。每逢街期，夷胞均前往，各族所穿衣飾不同，五光十色，有如夷胞文物風俗展覽會，頗有風味。

關於彌勒土匪猖獗的情形，我們可以看縣政府客廳門口掛的一付對聯，就可知道。那是光緒二十八年時，蜀南龔澤培在此地做知縣，臨別時題的。上聯寫：「渤海勉同師，期吾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下聯寫：「彌勒原是佛，願大衆爾無我詐，我無爾虞。」清末的情形，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曾有縣長二人，被匪殺死。

自從×縣長接任後三年以來，政治和武力兼施並用，使許多匪徒，從未鬧過事。×縣長身材瘦小，手腕嚴正，對人善交際，尤誠摯。對事大公無私，並常親往各地視察。他能清除土匪，以德服人，實是重大原因。

×縣長對於推進教育，不遺餘力，現在全縣有初級中學兩所，師範學校兩所，中心小學八所，國民學校八十餘所。中學師範生約四百人，小學生遍及各鄉鎮保甲。×縣長從教育上努力，使後輩都能提高智識，減少無賴漢及匪徒。因為全縣經商的多，辦學經費不成問題，但中學教員請不到，小學教員程度很低，則是一件最困難的事。

記者曾把田賦和兵役兩個問題，和×縣長討論，他對於田賦，直截了當的說：「上級規定本縣徵實徵購的數量，兄弟可以按時交上去。」

至於兵役，在彌勒發生問題有二種：一是曾經有一位縣長，因為限期造報壯丁名冊，來不及詳加調查，就在縣府內把舊名冊造報上去，其中有不少已死亡及被徵機的，所以他離任之後，後任縣長每年被派徵壯丁數目，在一千一百名，這數目抵得上一個一等縣，事實上壯丁沒有如此多。

第二是極少數的民衆不願當兵，有一次，一個抽籤中的壯丁，不願報到，後來派人去招他報到，路上經過一個池子時，他就跳入池內自殺了。這件案子發生後，該壯丁家屬向上面去控訴，但事實如此，也無話可說，另有不良份子，被徵到時，即移眷棄家搬到山上去，並集合一同逃去的人，自成一羣，不讓政府人員前去招募，如果派人前去，不是被逐，就要發生不幸事情來，要派兵去，他們也有相

當的實力以備抵抗，推行兵役一事，如何改革人民心理，勇於爲國家服兵役，是一件當繼續努力的事。

彌勒縣的灌溉，全靠雨季的水量。在低窪的田地中間，受豐足的水份，出產很多。數千年來，舊式的水利工程，把人力所能利用的水，已全盤利用到了，但比較高的地方，荒廢的良田極多。

現在政府竭力提倡水利建設的時候，在縣境內，就有兩個機關在大興水利建設。竹園壩是省農田水利貸款委員會在建築。另一處是彌瀘水利監督署，正在辦理的範圍，是彌勒縣城壩的東鄉和南鄉。第一期的工程區域，是準備灌溉良田八萬畝，現在已在積極進行之中了。

\*

\*

\*

\*

歸途上，曾經到縣城內停留了一小時，得到一個走馬看花的機會，並且逢到幾位在建築水利工程的老友，知道了不少水利工程的困難，以及他們艱苦工作的情况。

縣城很小，從東門到西門，不及二里，合城祇二千戶人家，兩天有一個街期，今天適逢到街期，從東門外沿公路開始，一直到城內，都擁擠得水泄不通。十字街頭是最熱鬧的地方，縣政府在城中心略靠北的地方，房屋已破舊，但頗整潔。要想建設一個新的縣府，因拙於經費，一時不易進行。

#### 四 竹園壩水利

到達竹園鎮的當日下午，在竹朋中學略作休息後，張廳長就到水利工程處去視察，工程處封景孚主任向他報述工程建築的一般情況，封主任說話很斬釘斷鐵，他說：第一是要工程處方面增加技術人員，第二要征工處對民工的組織、管理、視警更予加強，第三要建築公司能增加到五百名石工，三百名木工，並多購置應用木料。三方面能同時並進，必能按期完成全部工程。

工程處技術人員最近已增加三人，所以工程處人員已不成問題，民工方面，有幾個鄉鎮非常出力，出的民工很多，工作效率頗大，但間有一、二個地方不肯努力，足以影響全工程，希望予以改善，至於建築公司方面，石木工人是否能增加到需要數量，以及是否能增購應用木料的問題，因為建築公司吳經理和李主任都在座，就由他們自己解答，知道木、石工人，已在各地大量招募到，最近可有大批到達工地；對於增購木材，問題是在運輸，山地運輸很不方便，也要請求予以協助。

在這一段的談話中，使記者初步明瞭在這兒建築水利時，所牽涉到的許多問題，當日傍晚，張廳長就在竹朋中學中，召集當地耆紳及有關的鄉鎮保長訓話，王承忠縣長及封主任，也分別對他

們予以解釋水利工程完成，可省二萬二千七百六十市畝以上良田得灌溉的利益。這些利益全是當地人士的所以建築渠道的重任，當在民衆身上，人民要出工做土方，也要以一切的力量，去幫助建築公司，運出山澗木料。以便迅速將渠道全部完成，明春可放水得益。民衆都很諒解，決定依按征工處組織，加以編組及管理，並且把牛車協助建築公司，到山中運取木材。這次召集訓話的時候，張廳長當場宣佈獎勵出民工最多的朋普鎮第六保保長國幣一千元，又宣佈某鎮鎮長不出力要處罰。第二天傍晚又召集開會時，竹園鎮鎮長趙某，當場被撤職扣留起來。

第二天的早上，由王縣長準備了四架滑竿，又由封主任向××軍部借了六匹軍馬，由法門鄉的鄉長領着頭，由彌勒縣的自衛隊六人做着保鏢，軍部的馬夫四五人也跟着在馬的前後面，一行三十餘人，九時左右，離開了鎮中心，走在甘蔗田中間的小路上，向竹園壩水利工程的渠首海家橋上游二·五公里的壘水村前進。準備從渠首起，開始順渠道參觀，約行一小時，到達目的地。

壘水村原來是屬於虹溪鎮的，全村只有七八家人家，王縣長因為該地是渠首所在，距離法門鄉也很近，爲了便於管理渠首工程起見，現在已下令劃給法門鄉。村址在渠首的山頭上二三百米的地方，兩旁爲大山，下爲甸溪，自海家橋前往，該村重疊在甸溪的水流之上，或者這是村名的來源，

羊腸小道，由山下迴旋而上，周圍有梯田數方，驟然望去，頗有世外桃源的感覺。

渠首的基本工程是進水閘和攔河壩，進水閘高約三丈餘，攔河壩築在閘前甸溪的中間，壩的高度，和閘下進水的門相等。閘門高四、五公尺，厚一英尺左右，用極粗的鐵鏈啓閉。將來閘門開放時，限止進水或是三十立方公尺。閘的建築極堅固，足以防止夏秋山洪暴發的。

從渠首開始，渠道是在山坡上大石中鑿出來的，長八公里，其間有山洞一個，長二百四十四公尺，這是全工程中間最困難的一段。我們順石渠道而下，鑽過山洞，一直到法門鄉公所，沿渠見到有鑿石山而成的渠道，有砌石牆阻水外洩的石欄，有防水量太多而砌造的洩水壩，有防沙自山間滾下的攔沙壩，有涵洞自渠道下過，以防止渠道中水量太多，也有造大石橋，稱爲石渡槽，使渠水從上面流過去，行人反而行走在水流的下面。我們所經過的這些地方，昨天坐汽車從開遠來的時候，遠望以爲是山下開的公路，到今天才明白，原來是山上開的水路，爲了要灌漑山坡上的荒田，所以渠道一定要比田高，從前我國水利只能盡人力以待天命，把大好良田，非人力所能及時，隨意荒廢，現在用精密的計算，新式的建築，以及利用火藥石料，更由政府投資巨量的經費，動員大量的人員，奠定立國的百年大計，真是迫切需要。閱讀歷史中我們知道，二、三千年以前，西北原是沃野千里，農產

最豐富的地方，但戰後前往的人很多，不但找不到相象的富源，更只是沙漠遍野，現在西北已積極提倡水利，西南各地，若不早加以建築新的水利工程，誰能說那種景象，不會在將來重現於此地呢？水利工程的建設，實在太重要了。

全渠長三十七公里，渠首在竹園壩的西北山麓，石渠道環繞似門形，約十公里，已繞到東山麓。我們住的竹朋中學的背後山坡上，也有一段渠道通過，從渠首到這兒，共十七公里，第一天參觀就從渠首到此地爲止。二十八日，又自竹朋中學開始視察下游的二十公里，因渠道順公路而下，就換乘了前天來時所乘的二輛汽車代步。

這二十公里，雖然仍在山坡上，但東山是泥山，所以建築的渠道全是土方，需要的是民工，現在民工所築的幹渠土方，已大多完成，繼續要他們修的是支渠，支渠是直接對民田作灌溉用的，所以受益田地附近的民工，都能踴躍的出工，但其他的人民，不大起勁，那種「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精神」，現在萬萬要不得的。

建築公司修造的是木渡槽，所謂木渡槽，就是架木橋一座，水從橋上過，人在橋下行，功用和石渡槽相同，只是所用材料不同罷了。全條水程中間，有渡槽，涵洞，斗門，陡坡等附屬工程一百三

十多件現在完全由天興建築公司獨家包做，公司方面爲了趕修工程，現在職員也用到了六十多人，他們所發生的困難問題是把山間木料運輸出來，現在已獲得當地民衆幫助而解決了。以後的一切進行，自當不成問題。

今天我們前往參觀的時候，見到幹渠附近不少田地，因爲太乾的緣故，已經裂開，這種土地，每年只能在雨季時下種一次，冬天不能種植，非常可惜，他日得到渠水灌溉，一年兩熟，自當不成問題。縣長告訴我：這一帶土地，連種三年甘蔗，又種一年稻，就得休息一年，一年之後而種，第一次收穫可加倍，除補充休息一年中的收穫更有餘，肥沃可以概見一般。

狹長三十餘公里的竹園壩中法門、竹園、朋普、措甸四鄉鎮的水利，原來全靠東西兩溝灌溉，依着兩溝附近的田地上，得益獨厚，現在甘蔗成林。但溝在很低的地方，所能灌溉的，只有八千四百五十市畝，現在這條新渠造成之後，可從壩的北端一直到南端七里橋爲止，全部灌溉面積，可包括東西兩溝地域，共合到三萬一千二百十市畝，依照現在的物價，可增產收入五千萬元以上。現在施工二年，所用的工程費僅只二千餘萬元，一年收入的一半，即可償還工程建築時全部貸款了。

記者這次參觀之餘，對二年來在工地上監工建築的易汝章、陳少湘、蔣仲平、孫維椿、張錄蓀等

諸位工程人員的辛勞，深表欣佩，並祝他們爲建築該壩的最後工程努力，以竟成功。（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竹園鎮）

## 五 宜良縣政視察記

宜良是滇省的一等縣，因爲與省會僅距七十多公里，交通有滇越鐵路可通，出產以米及煤爲大宗，年產稻量十萬担以上，煤產足供昆明各工廠及滇越火車所用，縣境內更有二個溫泉，是昆明人們閒暇的日子前往沐浴的地方，所以宜良在記者的印象中，是一個頗爲深刻的地方。這次從滇越公路到達該縣，得在城內停住三天，乘機作了一次小小的考察。

縣境東連路南，南接潞江，西通呈貢，北抵嵩明，是瀘西、陸良、開遠、彌勒等縣到省的要道，當西南公路沒有通的時候，從貴州經迤東平彝曲靖等縣，到達昆明，也以此地爲必經之路。全縣面積不大，共四千七百七十七餘方市里，耕地面積二十萬畝，現有人口爲十萬六千一百八十餘人，二萬〇三百七十五戶，地方組織，分爲三鎮，十一鄉，一百三十七保，一千四百六十六甲，從鄉與鎮的比例上我們可以知道，宜良是一個農重於商的縣份，和出糖的彌勒縣不同。

縣政府自從民國二十九年春起，已裁局爲科，分爲一、二、三、四、科，實行合署辦公，去年起改科名爲民、財、建、教，今年初並增設軍事、糧政二科，並有增設社會及農林科的消息。不屬縣政府，與各科平等地位的，有稅務局、警察局、水利協會、衛生院、會計室、合作金庫、和收音台，其中除了水利協會是因爲建築文公渠和蒲公渠兩水利工程而爲本縣特殊的組織以外，其他的組織，是全省統一的，現在宜良的民財建教四科，除了民政科以外，其他三科在未改科以前，各有局址，各科主管的部份也分散，各以除了每天有一部份的時間到合署辦公室內處理一下必要公事以外，還在原局址內工作。

現在全縣的教育，中學共一所，分男校，女校及竹里分校三處，學生五百餘人，中山小學共二十校及七分校，國民學校九十三校，有小學生八千一百六十餘人，成人一千八百七十餘人，幼稚園八十二人。教育的經費來源，國民教育經費由各鄉自籌，年約 $\times \times$ 餘萬以外，實際縣教育的經費，爲 $\times \times$ 萬元左右，收入是田租，地租，房鋪租，升斗捐，公秤捐等，政府補助費去年共 $\times$ 萬 $\times$ 千餘元。支出包括教育行政，中學，中心小學，民教等費用，支絀可想而知。對民衆教育的工作，是有民教館一所，但全年經費只 $\times$ 千餘元，所以雖在縣城內西北城角上有一所很好的館址，但沒法充實起來，現在有 $\times$

×傷兵醫院院本部駐在裏面，記者獲得同意後，曾入內參觀一次，見到最後面的奎閣中，有一丈見方的大石一塊，上面刻題爲「聖經」的「大學」全文，頗爲名貴，奎閣在山坡上，登三樓遠瞻，宜良平壩上的蠶豆，一片碧綠，盡映入眼簾。

宜良縣的財政，國稅及省稅由縣稅務局徵收，地方稅由財政科收納，他的收支，也可以看出一般同等地位縣份收支的情況，從數字上看，民廿九年收入二十九萬六千七百七十四元，支出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九十九元，不敷七萬五千。民三十年收入四十一萬二千五百八十六元左右，支出五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一元，不敷十二萬九千七百餘元。再看縣政府本身的全年行政支出，共三萬二千四百六十元，全府自縣長至僱員止，人數在四十名左右，所以公務員待遇的低下，可想而知，現在公務員除薪水以外，起初有四十元米貼，後來改發食米代金四舊斗，現在又將改爲三公斗，數量上雖然增加了一些，但三公斗米約 $\times\times\times$ 元加上正薪，科長每月 $\times$ 十元，共 $\times\times\times$ 元，低級僱員，正薪 $\times\times$ 元，總數不到 $\times$ 百元。現在宜良每月伙食，雖較昆明略低，但也相差無幾，包飯最差的也得 $\times$ 百元以上，所以公務人員要靠薪水吃飯，簡直做不到。因此舊有的四科，科長之中三位是本地人，食宿都在家中，另一位是外縣人，住在縣政府內，生活的維持，是依靠着家庭接濟，但畢竟有多

少公務人員可以靠家庭接濟來維持工作呢？這不是一地如此呀！

禁吃鴉片烟，是民政科、警察局和衛生院三部份的工作，民政科主持着禁改，如有烟犯由衛生院調驗所驗查，關於查禁等事，則由警察局辦理，現在警察當局，對縣城內查禁工作，相當注重，並且想在三十二年度之內，把烟完全禁絕，全縣民衆對警部注重這個問題，很是滿意，並積極協助。

在縣府內，也得便參觀了一次監獄，因為舊獄很小，現在正在計劃在縣府衙門西邊的空地上，建新囚房一所，以前監獄只分監獄和看守所二處，最近新任所監，把看守所和待質所分開，並將監屋清潔，加以重新整理了一下，參觀的時候，沒有嗅到一般獄中特殊難聞的氣息，現在犯人規定每月吃×元×角的伙食，縣府又在縣款項下，每名月加×元，共×元，但這個數目的錢，夠吃什麼伙食呢。

衛生院在縣城東門外的建設局原址內，民二十七年新建了一幢房產，內有二十餘間房屋，地位風景和環境都很好。醫務分內外兩科，每天下午二時至四時門診，初診複診掛號費×元，住院甲種××元，乙種××元，產婦掛號××元，住院接生××元，但也許多數的民衆不懂西醫的緣故，前經診治的人不多，病房都是空着。今年五六月間，霍亂也會在宜良發生，患者佔全人口千分之二。

五、該院組巡迴注射隊救濟，死亡僅千分之三，這次記者在宜良住的地方，就在衛生院內，原來院址的一半，已被文公渠工程處及水利協會所賃租，作爲辦公室及宿舍。

民衆服兵役的事，自民國二十四年開始實行征兵起，至本年十月底止，繳調及自行投効的共有七千三百餘名，平時也實行地區編組，依鄉鎮編組爲十四鄉隊，一百三十七保隊，一千四百六十六甲班，共有壯丁一萬一千一百五十四人，民衆的武力，除了壯丁組織外，另有保衛中隊一隊，共有官長學兵一百五十多人。

去年爲了征購糧食，設糧食管理委員會，成立經收實物處，今年改組爲糧政科，大多辦理軍糧民食的撥、儲、運、調查、登記、情報及管制調節等事，用賦征實征購，因爲工作繁重，另有縣田賦管理處專門辦理，由縣長兼處長，另由縣稅務局局長兼副處長，宜良征購征實共×千餘担，因爲是產米之區，自可順利完成，今年度糧食收穫尙未統計，但估計所得，可收早稻十萬六千担，晚稻一萬四千餘担，包谷七千八百担，高粱三千七百担，蠶豆四萬一千担，小麥一萬一千六百担，（均以宜良縣斗計算）在滇省一般縣份之中，這些數字，不真太小的數目了。本縣農民對農貸已發生相當的信任，宜良合作金庫的農貸合作，尙相當發達，現有合作社一百多所，貸款×××餘萬元。農業合作指導

員的工作，相當順利。

宜良的水利，有大池江（卽南盤江）自北向南，進行其間，全程平壩多於山地，水流不急，雖未能作航行之利，但若從上游運送木料，尙能應用。現在應用水利作爲灌溉，主要的有文公渠及龍公渠舊道，文公渠原名西溝，築於明洪武年間，清代僉事道文衡，檄知縣加以修理，但迄今又數百年，因管理之差，逐漸廢棄，原可灌田七萬畝，現僅此段三萬畝可獲灌溉之利，南段自黑羊村至南狗街，十數公里，因渠道過低，水源不足，難資引用。龍公渠原名東溝，自縣城北十餘里安家橋引大池江水，南行蜿蜒三十餘公里，亦至南狗街重入大池江。但此舊道因係土法開築，渠道不合高度，灌溉地區極少。滇省農田貸款委員會，因鑑於宜良適宜於種植，自民國二十八年以來，卽先後貸款八百十五萬元，舉辦此兩渠道整理及改建渠首等工作，並紀念龍主席之德政，改東溝爲龍公渠。他日全部工程完成，受益田畝共達四萬畝，將於明年春耕以前放水。

開始修築以來，文公渠因爲沿渠人民有以往經驗，所以自開始以來，並無問題發生。龍公渠有三公里新引水道，所經過的地方，有一鎮名北古城，是路南縣的插花地，其中有幾個村莊是宜良屬，也有幾個村莊是陸良屬，因爲行政關係的複雜，以及渠道完成後，受益地點在宜良縣境內，所以有

少數當地農民不明大體，以往曾發生糾葛，但後來經過水利工程及各縣政當局詳加解釋，現在已沒有什麼問題了。二日上午，記者前往北古城一帶參觀，曾見兩縣民工，動員近千人，鋤頭齊飛，共同努力完成最後一部份的工程，情緒緊張熱烈，負工程建築的渤海公司，還給他們攝了幾張照留作紀念，從那幕情景上，推想到數萬把鋤頭開築滇緬鐵路和飛機場的情況，使我們對無數辛苦的農胞油然而生敬愛之思。

# 箇碧石道上紀行

## 一、在碧色寨

在昆明的人們，都知道從滇越鐵路碧色寨站向西，有一條從東向西，橫行在北回歸線上的狹軌鐵道，據乘坐過的人回來講，這條鐵道，車輛的大小，只有上海天津等都市中的電車那樣大，小火車頭拉着數輛車兜，環行在適低不平的叢山中，隨山勢而上落，忽而過山洞，忽而下陡坡，有如游龍一般，耐人尋味。並且從碧色寨動身向西，經百餘里山路之後，可分為兩路，一路向南，可到我國產錫最多的箇舊。一路可到滇南首邑臨安府舊地，建水和石屏。那兒有絕佳的風景，有古老的遺跡，都值得遠道的遊人們光臨。記者最近以一週的時間，從頭到尾，把這一地區暢遊了一次。

碧色寨車站是鐵路的東端起點，也是滇越鐵路從海防到昆明必經之路。當年該路全程通行的時候，這兒是一個一等的大站，我國的蒙自關就設在此地，職員多到二三十人，但現在蒙自關的

名字已取消，昆明關僅設一個分卡在此，職員也減到三個人，盛衰的情形，於此可見一斑。

此地海拔一千三百公尺，處在一個山脊的端囑，東邊傍高聳二千公尺的大山，滇越鐵路蜿蜒山之西脊而來，南面是蒙自城壩，北面是蒙自縣屬草壩，拔海都在一千二百六七十公尺，較此低下，所以氣候方面，受兩壩的風所襲，一年四季，都很涼快。在山頭上南望，蒙壩一片平原，盡在眼底，二十餘里的縣城房屋，隱約可見。

現在滇越鐵路在我國境內通車的部份，從昆明僅可抵此站爲止，長僅二百八十七公里。從此南去，鐵軌已拆除，路基猶在，有石方，有大橋，有舖路的碎石泥塊，遠矚仍似有一條鐵路在。記者當時曾從此路由海防入演垣，而今情勢幻變。這次特地走出車站到路基上去憑吊一番，想民國二十九年秋，要不是我國賢明當局，對此國際通道，採取毅然處置的辦法，今日是否能在此徘徊瞻顧，真是大成問題哩！但又想到維琪法國政府，若能不降敵人，讓我國軍在安南沿海各地去抵抗暴日，那不僅滇越鐵路全線可保，中南半島，以至於南洋等地，形勢顯然不會如此。

這次碧色寨遇到一位在關卡上工作的同鄉某君，他從滇西撤回昆明後，被派在這裏服務，異鄉遇故友，陪覺親熱，承他陪同在碧色寨市街上週遊一圈，知道這兒原來是一個荒山的角落，被人

認爲煙瘴之地，除少數稱爲土佬的夷胞外，沒有人居住。自從民初鐵路設站，人煙才密集起來。現在街道頗長，飲食百貨店舖各有幾家，米行也不少，還有幾個客棧，但是因爲不是鐵路上的宿站，這種客棧，僅供給四鄉往開遠蒙等地的小商人和脚伕居住，其污穢黑暗狹小，是令普通旅客無法居住的。

提到煙瘴之地幾個字，記者願在此作一解釋，一般未會到過滇南滇西，以至於雲南的人士們，對它會發生一種可怕的印象，好像雲南山地之間，有那麼一種氣，時常變化着美麗的顏色，人們聞到那種氣味，就會死亡似的。至今傳說，箇碧石鐵路，似乎還包括在煙瘴之區內，尤其雨季的時候，不能前往。實在滇南叢山之中，根本無瘴氣之物存在。

據記者臆測，有二種情況爲人所誤認爲瘴氣：一種是瘧疾病，瘧疾有好幾種，普通常發的瘧疾，發現以後，吃金雞納霜就可以好，但有幾種較重的，染到瘧疾菌後不發生熱度及感覺寒冷，却在血液之中大量繁殖細菌，破壞血球，起初患者並無重大感覺，只略覺頭昏不安，待一旦細菌傳播全身，發生高熱度時，人即昏暈致死，無法救治。當時醫學不發達，不明這種病爲蚊蟲所傳染，事先既無象徵，就以爲有一種令人嗅入即死的瘴氣存在了。另有一種是山間溪水，流經谷底，混雜了含有毒質

的礦物或動植物，但水色仍舊很潔白，所以過路的人不知道，接觸到時手腐足爛，吃到就死亡，因為肉眼不能看到，無法檢別，也就認爲一種瘴氣了。實在並無所謂瘴氣。旅行滇南的人只要不被蚊蟲叮，不吃生水，每週服一公分的金雞納霜製成的奎寧丸預防，傳染到瘴氣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

## 二 箇碧石鐵路的今昔

從碧色寨站啓行的箇碧石路客車，每日上午九時十分有一班開出，這是與滇越鐵路開遠南行的早班火車相啣接，滇越車倘若遲到，箇碧石客車就得等待，從前是無限制的等待下去，可是現在已規定，至遲等待到十一時，倘還不來，就開往蒙自了。這是箇碧石路最近的進步。

這兒，值得把箇碧石鐵路作一些報道，因爲這條路軌窄狹僅六十公分，比滇越路軌更要狹窄，僅合標準軌距七分之三弱，然而就是這一車箱只能載十噸以下貨物的小火車線，從創辦到現在，也是經過一番奮鬥的歷史的。

法國人建築滇越鐵道的開始，原先想入我國境後，沿紅河築到蒙自，經鷄街、臨安（建水）通海、宜良而至昆明，目的是可以經過箇舊附近，控制我國錫礦的運輸。當地遠見的人士，知道法人的

陰謀，竭力反對，乃改走現在由河口入境，經碧色寨、開遠、宜良到昆明的路線。由箇舊經雞街、蒙自到碧色寨，國人提倡自己集資創辦修築箇碧鐵路一條，以利運輸，並且造更狹的路軌，一方面是可以利於爬山，一方面也是抵制滇越路火車的直達箇舊。

滇越路經過了千山萬壑而造成，箇碧石鐵路的困難，不在人才和材料，而在於沿路的治安問題，目前在路上行走，老的旅客們仍談之變色，他們會遙指叢山中的鄉寨告訴你當時土匪猖獗的情形，的確，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文書上知道這些匪亂的情形，但到了民國初年，那種殺人、不眨眼的朋友，却有出來修路，作開路先鋒的了。

起初是緬甸沖、漾田沖、紅泥田沖等一帶地方，出現了幾個匪首，組織着附近鄉寨，凡從石屏、建水來往於箇舊、開遠的商旅，總遭受到搶劫，貨物被劫，人命亦所不免。對於他們，只有從水滸傳中那羣出沒綠林的英雄好漢才可比擬。少數軍隊來剿，必遭毒手，大批的軍隊來，那就平靜了，等待軍隊開走，又成了他們的天下。

當時主張造路的是蒙自道尹陳鶴亭氏，他是石屏縣人，他出面造路時，知道消滅土匪的不易，於是改用招撫的辦法，他經過了許多像傳說中一樣的英勇故事以後，陳氏的雄才大略，氣魄胆量，

畢竟壓倒了土匪的頭目，一個個投順在他手下，造路的公司中，給他們「彈壓」的名義，這些綠林豪傑，不但無害於修路，並且以全副力量來幫同完成了造路的工程。

箇碧石鐵路全線共長一百八十七公里，全線分四個時期通車：第一時期在民國三年，通車的部份是碧色寨至蒙自的十公里之間；第二時期是蒙自經雞街到箇舊一線，共長七十三公里，民國十年才通車；第三時期是雞街向西到臨安的六十六公里，民國七年開始建造，民國十七年通車；第四時期是民國十八年起造，從臨安到石屏的四十三公里，全線通車，已是民國二十四年了。造路的費用，總共是二千餘萬元。

這條路是商辦的，所以前一段工程完成，賺到一些錢，才加添股本修築其他一段，其中經過十八個山洞，最長的七百餘公尺，有橋樑二十六座。從雞街到箇舊，短短的數十公里內，從一千二百餘公尺的高地，爬行到一千七百餘公尺的高山頂上，工程非常艱巨。從宣統年間發動修路，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才完成。最初還有幾個外國工程師，及至辛亥革命，外人退出國境以後，工程完全是自己進行的。

這條路所以完成，陳鶴亭氏領導的功績最大。及至全路完成，陳氏被任命總經理。他死後，當地

人士建築了紀念標及紀念亭，以表永久崇拜他的意思。

我國偉大的事業，常爲一個英明的創業偉人建設起來，人在政在，人亡政亡，這條商辦的鐵路，也脫不出這一個範疇。陳鶴亭氏辦成了這條鐵路，並主持路政以來，從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四、五年，都是這條路全盛時期，沿路火車站的建築，較之一般沿海大鐵道，有過無不及。但不幸陳氏死亡之後，鐵路公司即發生了很大的人事紛爭，人浮於事，事無人爲，繼之簡舊市面因其他問題而衰落，鐵路也就到了最危險的關頭。該路的機車有三十餘輛之多，但是沒有人修理，結果只有二三個可用。因之開車時刻不準了，班次減少了，運輸量降低了。有從建水等地到簡舊的人甯願走三、四天的路，不願再坐火車，因爲原來一天可到的火車，現在要走幾天可到的地，簡直沒有人可以知道。

記者在昆明時，就聽到該路每月要虧數百萬元，大家都搖頭歎息，認爲到了沒有辦法的地步。雲南省政府見到商辦已經完全失敗了，倘若不能維持這條路，影響到沿路人民生計，可能重演當年貧窮匪亂的狀態，所以一再撥款，作消極補助，但仍無法振興，乃於今年三月間，成立簡碧石鐵路督辦公署，澈底加以整理。

沿路上，一般旅客都認爲督辦公署成立以來，鐵路交通，今非昔比。到簡舊後，與該路主任祕書

廖有倫兄長談了幾次，詢問他如何把垂死的鐵路救活過來，知道救生並不難，只在真正的幹。他不會更換公司的舊職員，祇是增加了幾個得力的幹部，推動一切而已。結果舊有職員，也發揮力量，活躍了起來，工作效率，並不在他人之下，現在都很興奮的工作着。以前公司時代，全憑私人調度，無會計及預算制度，每日支付更無憑藉，因之飽了私人，餓了火車，現在會計及預算制度也隨着組織健全了，行政方面走入了正軌，從「私」轉到了「公」，辦事的人爲「公」，事業自然就蒸蒸日上。其他在行車方面，注意啓程時刻；在工程方面，更換了四萬根舊枕木；在機務方面，修理了七八輛機車及幾十個車兜；在管理方面，嚴收貨運費及客票，禁止私人用公家煤炭，大量儲存機煤機油。於是四、五月起，收入漸增，六月份中又增加運費五成，鷄街站車務課楊課長告訴記者：每日收入，由不足五萬元已增加到十五萬元，如能長期的維持下去，箇碧石鐵路的前途，自可無限量的發展。現在該路發生最困難的一件事，是電料不足，電線太舊，所以沿路電話不通或不清晰，這一點正在設法解決之中。

## 三 箇舊錫廠之行

在中小學的地理教科書上，我們一再讀到箇舊和錫。果然，沒有錫就沒有箇舊，沒有箇舊就沒有滇南的繁榮，提到箇舊就聯想到錫，錫和箇舊簡直不能分家。這一次到箇舊後，更證實了這句話。

這地方是蒙自縣境內荒山中的一個小鄉寨，因為土地不肥沃，農產品少，居民也很少，不知那年那月，有人在荒山頂上發現了銀和錫，於是羣起開採，但當時只知道採用地面上的，他們不知挖掘地下的無盡寶藏。

箇舊縣是直到清末民初才設縣治，地位在老陰山和老陽山間的一個三角地帶，因為地勢限制，城帶有三角形，南端狹，北部寬，從西北角的箇碧火車站開始，有一條馬蹄形的街道，沿老陽山南行，折到老陰山附近向西北，終點是錫業公司。縣中商店，都在路的兩旁。

城圍只是一個高七八尺的石牆，城中心縱貫一條溝流，長約三四里，分爲上河溝，中河溝及下河溝。河溝兩旁，就是「選礦」「鍊礦」的所在地。城中所有的一切，均與礦有關，——商店爲供應礦商，鐵道爲運出礦產，運入應用的燃料食糧。以前有電影院一家，現改爲演戲院，看戲的都是礦商。

教育有初中一所，小學三所，學生大都爲礦商子弟。

箇舊有三多：砂丁多，爛屍多，豕多。所謂砂丁，就是挖礦的工人，最多的時候，到五六萬人，佔全箇舊人口的二分之一強，現在已減少到不滿一萬人。砂丁的工作，是在礦洞之內，背荒出洞，荒即錫砂，爲土石礦質的混合物，潮溼且笨重，洞道窩路，狹窄不平，深淺不一，洞深者三四千步，砂丁負荒，行走其中，都低頭曲背，匍匐而行，宛如爬虫，負荒出洞，又須經過崎嶇山路，才可到選礦處解除重負，所以工作異常繁重。

砂丁的生活，食粗米飯，菜爲鹽及黃豆湯，穿麻布短衫，短褲，住亂石或泥土砌成的小屋，雖有新式錫礦商建築較好的住屋供宿，但屋內下層爲食堂，屋頂攔板，才是居處，仍感黑暗缺乏空氣。砂丁生活如此，當地人士，乃與爛屍（卽下等私娼，供砂丁洩慾）及豕（箇舊居民，大都養豕數頭，以供食用）稱爲三多。

該地名勝，除寶華寺外，老陽山下有觀音洞一處，現闢爲中山室，略備書籍供民衆閱讀，書都陳舊，觀衆亦少。箇舊有私人所辦的油印八開小型日刊一種，名曙光日報，定戶僅三百餘份，每日聽取中央通訊社廣播，摘錄重要消息公佈，爲當地唯一文化食糧。創辦迄今，已有四、五年，因銷路所限，營

業頗難發展。至於生活費用，箇舊比較昆明更高，日用百貨，約貴一倍，可說是全國物價最高的地方了。

箇舊所產之錫，平均佔我國錫產百份之八十，產礦區域，在蒙自平原以西，建水縣城以東，北界開遠，南部則爲紅河峽谷地帶，自滇越鐵路碧色寨西望的一帶，重山峻嶺，即是。面積約九百六十方公里，平均高度二千公尺，最高在二千七百餘公尺以上，整個山脈，遠望似一獨立大山區域。丁文江氏於民初曾抵此考察，訂名曰箇蒙山脈。

這個箇蒙山脈，從地質上講，是老年期的侵蝕高原。錫礦產地，集中在山脈東部，此帶爲全脈最高峯，著名的老廠區，新廠區全在其中。這個區域南北沿長三十公里，東西平均寬度不足十公里。至於其他各地，有人謂箇蒙山脈各地，均蘊藏極富，千百年大量開採，可取之無盡，用之不絕。有人謂全山儲蓄有限，倘年產萬噸計，三數十年後，即開採殆盡，全山將淪爲荒區。論者均爲專家，論說各有根據。

從地層下面的號，鍊成精鍊的淨錫，普通是經過「採」「選」「鍊」三大步驟。大的錫商，資本雄厚，獨家可以全部辦理。資本微弱的，有的只做採號工作，稱爲「辦尖子」；有的只辦選礦工作，

俗名「辦溜口」有的辦理「熔鍊」。

「辦尖子」是最基本的工作，出經費辦尖子的人叫「供頭」，代替供頭來經營「尖子」的人，稱爲「上前人」，「尖子」就是礦區和礦洞。上前人之下，有「攪頭」，即普通稱爲工頭的人。每一攪頭帶領「砂丁」四、五人至十餘人不等。攪頭和砂丁就是直接鑽洞入地，背礦運砂的人了。現在新式的公司，除了攪頭和砂丁以外，已採用經理、工程師、辦事員制，俗名已不再用。

至於土法採礦的方法，普通叫「洞尖」，都先由上前人及攪頭尋覓礦脈後，即率砂丁數人，打開洞口，稱爲「槽門」，循礦脈挖掘而入，洞既打深，即稱「窩路」。爲預防洞口及洞內土石崩陷，常架木支持，稱爲「架鑲」，窩路短者三、四百步，長者三、四千步，砂丁即由此架鑲之黑暗曲折窩路中，一手攜鐵製菜油燈一盞，一手扶杵杖一根，以麻布製成之搭連兜包二個，背上負一包，胸前掛一包，將攪背負出洞。攪者，即含有錫質的原砂，現在新法開採，有以機器鑿坑，用機器升降出坑，但在地層下面的工作，仍舊要砂丁挖掘的。

第二步「溜口」是採攪整礦的場所，地位必須在平坦寬敞之處，以便設置採洗的設備。採洗以前，先用軋碎礦塊的碾子，杵杵或碓臼等，將攪碎碾成粉，然後放入洗礦槽內。洗攪是先把攪傾入

一隻建築在地面上，長約十五尺，寬約十尺，用火磚砌成斜面五十度的磚槽內，一人用水衝洗，二人用長揉扒和，使坭中所含的泥質，因份量較輕，隨水流出，含磷質較多的坭，即流存槽內。槽旁站立之另一人，亦持長竿揉扒出槽外。此種含磷質較多的坭，又放在石塊或木板砌成的平槽內，再加水洗整，最後坭質純淨，稱為錫砂，即可作為熔煉大錫之用。

最後一大步驟為熔煉工作，以錫砂置在火磚砌成的大爐之中，以栗炭燃燒，爐後有鼓風機，鼓風入爐增加火力。大爐頂上有孔道，可噴出火燄，大爐底下有出錫口，可讓熔解之錫液流出。此錫液即為淨錫，所含成色不一。凝固後，表面有各色花紋，識者即能從花紋之上，看出含錫成份之多寡，錫中含成份較雜的，即在熔煉爐中再加熔煉，使其成份合乎標準，此種最精鍊的錫液，以鐵勺溜入鋼製錫條模型中，冷卻凝結，成為錫條，即可運銷國外。

普通辦尖子的人，常在春季籌劃資本，購買應用物料，修理廠位，至附近各縣招募砂丁，來礦山開採。春夏之交，為挖坭出洞的時候，到六、七月間，雨季來臨，就利用雨水洗坭。一年出淨坭約三次，第一批在九、十月間，第二批在十一月間，最後一批在次年一月間，一面出淨坭，一面即加以熔煉，最後一批揉整出來，砂丁就結算工資，散廠回家過舊年。辦尖子的人也多外縣人，結束返家過新年。這是

尖子收束時期，簡舊的人口，往往大減，次年又復循環。

#### 四 蒙自建水和石屏

##### 蒙自

蒙自是這次所經過的第一個縣城，西南聯大文法兩學院曾經在此地上過一個時期的課，常被人回憶着。近年來，在昆明人士的心中，已另一種心情去看他，因為不少的走私物品，從越南走入祖國來，蒙自城是一個必經的集散地，昆明市民把它作爲一個可以買便宜貨的場所來注意他。記者爲好奇心的驅使，在那兒徘徊了半天，也參觀遊覽了當地的名勝和學校。這兒所能說的南湖沒有勝景，學校爲了一些風潮提早放假，沒見到什麼，傳說中的走私，也並沒有那樣厲害，店舖中便宜貨更是不多。據內行的人說，走私貨是一批批來到，就在私人家中售出，平時也不公開買賣。且因經關總司令（麟徵）的部下的嚴禁走私之風，已漸平靜下去。最近一個滇南郵局的朋友告訴記者，許多貨物，已自河口郵政局中寄進來，走私的風氣更衰落了。

有一個時期，昆明市上中國銀行的百元大票忽然絕跡，繼之又漲起價來，每百元漲到百零六元。不久之後，才知道河口一帶的交易，要以該票爲主，其他的銀行票不收。所以蒙自漲到百元值百

十數元，河口值到百二十元。到現在，昆明市上，還不容易見到中行百元票。

## 建水

建水縣是舊臨安府所在地，是滇南最早開發的地方，至今仍被稱爲「天南首羣」。現在是滇省第三行政督察專員所在地。縣城頗大，東西城門相距五、六里，南北兩距二、三里，東城門外還有二里長的一條街市，全縣五鎮十五鄉，人口二十萬，有省立臨安中學一所，縣立建民中學一所，中心小學十餘所，是雲南的一個一等縣。

據傳，臨安府原來是一大森林地，指林寺是該林中的唯一大廟。後來森林漸漸爲人所斫採殆盡，現在已是一片平原，舉目數十里內外平野山嶺之上，見不到一些森林的遺跡。鍊錫需用大量的木炭，起初在箇舊附近砍樹燒炭，漸漸砍伐到建水，現在的炭，是在石屏以西的山中運到箇舊去的，從這種事實上來推測，建水以往有森林，是未嘗不可能的事。只是聯想到我國現在因需用木炭、木材，只知砍樹，不知種樹，再過數百年之後，木材的供應，將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了。

建水最出名的是陶器，陶器的花瓶，氣鍋等，運銷昆明，爲數極多。氣鍋是建水的特產，鍋底有一氣管，殺雞切塊置鍋內，將鍋放在另一裝水之大鍋中，加火燒沸大鍋中水，水氣自氣管內上昇入氣鍋中，雞塊由此水氣煮熟後，其肉其湯，不失原味，爲雲南之一種特殊的吃雞法，在江浙一帶是沒有

的。

## 石屏

石屏縣是火車可以通達的最後一站，這兒南傍異龍湖，平壩頗大，是聞名滇省的一個山清水秀的城市。文風特盛，滇省唯一的狀元就是此地人；至今學校很多，在民國初年就有女學，所以在省內外的大學女學生很多。中學男女同學，但是小學反男女分校，城內有中小學校一所，分校幾所，其中有一所是女校，回去辦學的人幾次想合併，但是爲當地人所反對，沒有合併成功。

異龍湖的風景確是名不虛傳，記者曾前往湖中的大小水城遊，小水城上有來鶴亭，站此亭中，舉目遠瞻，湖光月色，漁舟片片，有似在杭州六和塔上，又似在南京玄武湖畔，引起旅人無限鄉思！

石屏的特產有大水石榴及條魚。石榴子大且紅，粒粒如寶石，味甜且香。條魚產於異龍湖中，產量極少，魚肉鮮細，出水即死，所以非在石屏，不易嘗到這種口福，在滇看產魚極少的省份，這是一種珍貴的產物。

從碧色寨到石屏，地勢自海拔一千二百餘公尺到一千五百公尺，因爲地勢高，所以氣候很溫和，一年四季，極少變化，溫度亦如昆明，可稱得「四季皆如春」，這種氣候上的享受，也是滇省大部

份地方所特有的。沿線的旅行，除蒙自以外，各站都沒有客棧旅店，要是沒有熟人，就無住宿，這是旅人最感不便的地方，也是箇碧石鐵路除了商運而外，缺少發展餘地的原因之一。

## 滇黔桂邊區的旅行

三月二十九日正當昆明市青年們準備熱烈慶祝他們一年一度的青年節日，記者却在黎明以前起了牀，去參加一個行軍的隊伍，這個隊伍由杜總司令聿明，盧總司令永衡，關總司令麟徵，麥克魯幾位將軍率領，隨行的四十多人，起初記者以為這僅是有百數十公里的短途行程，想不到臨行之前，才知道所經的範圍，却是包括滇黔桂三省的邊地上一個廣泛的引人注目的區域。同時出發的，有大小指揮車九輛和另外二輛美軍的供應車。

### 你忘了西南公路嗎？

記者所乘的一輛指揮車，由杜總司令親自駕駛，他去年十月里，從保山向怒江前進，視察松山戰場時，不幸撞車傷腿，迄今尚未痊癒，走路時還有一些輕微的拐腿，今天，他率領着一隊車羣，自西站出發，經過北門，環城東路，拓東路，走出了東站，浩浩蕩蕩，向東進軍。

東站，這矗立在金汁河堤岸下，距昆明城不很近的地域，當年會是大批英雄角逐的場所，兩年來，却爲了地面上交通的阻礙，逐漸在國人的心目中遺忘了過去。記者幾度的偶然機會中，到達那兒的時候，時常感覺得冷落得有些怕人。

大概是養路費少收了的緣故，或者是西南公路的管理局和此地隔得太遠，所以一出東站之後的車路，是損壞到有些不像話，汽車行進的時候，在露出地面好幾寸高的石子上面亂跳，這真令人不信，西南一個大都會附近的公路，却會壞到這程度，少數的民工在修補，杜總司令幽默的說：

「我們回來的時候，路會修好了吧！」

這樣壞的路，有十公里左右，沿路上公路的道房，也已經破舊不堪了，公路的不修似乎是意料之中的事，這一段路，現在車輛相當多，大多是指揮車和「新車」對國際的觀感上說，實有迅速修補的必要。

車輛向東走，走入了滇東的丘陵地帶，一直到嵩明附近，才見到了一片廣漠的平壩，這個壩子相當大，今天氣壓很低，向北看，遠山被雲霧所阻，我們見到的只是大地上綠油油的一片。過小新街之後，走入了山地，沿路上所見的民房，簡直沒有一所比較完整的，許多衣衫襤褸不完整的孩子們，

他們伸着大姆指叫「頂好」，車上的人們回他一聲「頂好」，「貧窮到這般地步，滇東的民衆，沒有一個人不咬着牙關，像全中國的民衆一樣，支持着長期抗戰，誰說不是「頂好」！」

這個區域之內的產品，只有木材和木炭，昆明市區，利用這兒的出產，新房屋一幢幢的建築了起來，到南屏街，曉東街，西壩，復興新村一帶去看看，誰會想到那些建築材料的來源呢？

西南公路是曾經繁榮過一時的，他像滇緬公路一樣，爲英雄們角逐，但是，你現在已經忘了西南公路嗎？

## 新軍的典型

四個小時不到的行程，我們已經到達了第一個目的地。僅只幾分鐘的休息後，記者已得參觀了我國新軍的典型。

起初，在一所大營房中間的廣場上，杜總司令去檢閱新自緬甸回來的新六軍，這一軍人馬，在廖軍長耀湘，舒副軍長適存領導之下，立功緬北，揚威海外，輾轉駐軍於此。他們除新的裝備，新的衣服之外，最重要的，還是他們新的精神和新的體格，檢閱時，沒有一個弟兄，不是精神飽滿，頭頂天，脚

立地。他們一樣的生長在貧乏的中國，僅只是營養的適當，訓練的有方，就和一般的我國士兵大為不同。這支隊伍，三年前出國遠征時，和別的隊伍一樣，同樣的情況，希望三年之後，這典型特種全國的部隊所獲有吧！

繼之，參觀了二個演習，第一個演習是摩托化的搜索敵蹤，這個演習，由一位排長說明了搜索排編成及搜索隊形後，就由一班弟兄實地表演搜索排逐段躍進法。遇敵戰鬥的處置法和通信連絡的方法，在一個小時之內，應用摩托車的力量，我們參觀了二十公里長的一個實地演習，要不是機械的力量，是沒有辦法做這種表演的。

第二個演習，是埋伏狙擊，演習的情況，是發現大量敵人向我軍某地推進，於是我們在敵軍前進的路線上面，以計謀和強有力的武器，埋伏狙擊，由於埋伏地點的適當，敵軍哨兵根本發現不出我軍，於是狙擊得以偉大的成就，廖軍長說：「這種辦法，在緬北應用了二十多次，每一次都有他的戰果。」同往參觀的盟軍，對我們這種埋伏狙擊，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更相信，中國的部隊，只要有新的裝備，就會成爲敵寇最大的勁旅的。

兩場演習完畢，已將傍晚，回到車部中間，記者先後會見了趙湘艇參謀長，李濤，龍天武師長和

梁直平副師長，滇西歸來的劉金奎師長也在座，國內外的長勝將軍，同到此地來相聚，大家把舊事重提，倍覺興奮，每一位戰爭有功的將軍，都不承認他們自己的戰功：

『都是你們戰地記者過份的吹噓……』

『那末緬北滇西的敵人到那兒去了呢？』記者興奮的反問他們。

次日一整天，繼續舉行教育演習，先是班戰鬥，在敵人砲火之下運動前進，排反斜面陣地之防禦，連攻擊準備位置到衝鋒準備位置，一直到營攻擊為止，且有兩連山砲連配屬演出，新軍演習的時候，都把過去作戰時候的實際情況表演出來，沒有一個人不似生龍活虎，精神飽滿，博得參觀者的好評。

新軍的給養是有一定的定量表，依照定量表，每日可以得到大米××安士，大豆和花生各×安士，麵粉×安士，新鮮牛肉和豬肉各×安士，食鹽×分之×安士，食油×分之×加崙，白糖×分之×安士，茶葉×分之×安士，新鮮蔬菜×安士，香煙，草紙，燒柴，燈油，火柴等。都有規定，官長和士兵略有不同，但食品方面，完全一樣，每個士兵都能體格強健。不是偶然的。

趙參謀長告記者，新軍的訓練，裝備，管理和給養方面，都不成問題，所發生的問題，是娛樂和性

慾兩個問題娛樂方面，現在有固定的時候看電影和京戲，性慾方面，也在適合於秩序及衛生兩條件之下設立再孀館，設法予以解決。但這兩點，都有繼續改進的必要。

另外關於幕僚工作方面的優點，更是值得提倡的，新軍幕僚制度，主重「簡單」「迅速」等原則，利用電話，吉普車作連絡的工作，減少文字上的繁雜手續，避免衙門式的工作，經理上減少訓格及手續，給養方面，第一絕對沒有浮報及舞弊，第二是業務於參三課辦理。

最後還有一點，關於辦公制度方面，主重以少數人辦多數事為原則，軍部只六十餘人，所以每人有忙碌的工作，更值得提倡的，是固定辦公時間，只有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此三小時內，把一切經常工作都辦理完竣，以便下午有進修的時候，但臨時的緊急工作，則不分晝夜，隨到隨辦，絕不誤時，就是作戰的時候也這樣。

## 滇 東 重 鎮

曲靖縣是滇東部交通中心，西南公路和川滇東路的終點，四年前鉞昆鐵路昆曲段火車才通行不久，記者曾到臨過一次。那時爲了節省汽油，政府有意思把曲靖作爲火車汽車的轉運碼頭；中

國運輸公司的客車，從貴陽來也到此爲終止，這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可是雖然「一滴汽油一滴血」，汽油來源既無問題，轉運的麻煩手續誰也懶得實行，一輛卡車或小轎車，從仰光動身，運人帶貨，直踏重慶，或去東南西北，多麼便利，轉運計劃乃無法實現。

那時，曲靖已漸漸的繁榮了，很多的旅店和飯店，在北門內外大興土木，修築樓房，記者那次共化了八元國幣，租賃了一家新旅館中間很清潔的雙舖臥室，接待了一位從上海內來的摯友，吃過價廉物美的晚餐後，舒適的長談了通宵。

時隔數年，記者又重上了敝昆路車，來到曲靖。臨行前一日，聽友說：「因火車太擠，往往有人帶了行李，先一晚睡到火車上去。」受這句話的影響，記者特別起早，趕到車站上去，固然離開車還有兩小時，一列火車，已是人山人海，簡直無可插足了。

現在敝昆路火車已添了二等車一輛，但僅五十個坐位，坐客很多，倘不是前一天託中國旅行社代購車票的話，很不容易坐得到位子，三等車有五輛至六輛，其中有二輛是坐凳，其他都是裝貨的蓬車，給帶貨的客人坐，等到行車的時候，車廂內外，以至在火車頭及車箱頂篷之上，都是坐滿了人，擁擠得像沙蠶魚一樣。

乘客大多是做小買賣的，他們憑一肩之力，挑着兩筐東西，從昆明帶到曲靖或霑益出賣，賣完之後，又買了當地鷄鴨回昆明。其中本地商最多，貴州、四川人做的也不少。除此而外，乘客中離開昆明，出來到曲靖和霑益等地求工作做長工的，也不在少數。

火車的行車時間，已進步了許多，當時每到一小站，莫名其妙的要停留半小時左右，現在那種弊病已沒有了。所以昆明到曲靖的火車，早上八點正開車，快一些四時可到，慢一些五時許也就到了。從曲靖去昆明的火車，早上九時半開，約六時左右可以抵達目的地。至於貨車，每日下午，也對開一列，次日中午可到。倘因火車頭發生問題而誤點那是另一回事了。

## 網 城 浮 面

當汽車未通以前，曲靖縣城，市街是在東門和南門，北門外是最荒涼的地方。曲靖縣城西南高，東北低，在最高處的張心閣俯首而望，全城均在目下，城牆彎曲不整齊又如網狀，故有「漁翁撒網」的古典，「張心閣」即是坐鎮山頭撒網之老漁翁。

現在北門舊街之外，縣政府特組織一新市場建設委員會，來建設新市。新市場為一十字街區，

從南到北的是中正路，從東到西的是志舟路，現在志舟路已開始建設，沿路土地，由縣政形收買，再劃分一定大小各格式，收買之時，每畝約八百元，出賣時間丈餘的舖面一間，約一萬元左右。記者上次來到的時候計劃未曾具體化，現在全部土地已經辦完了買賣的手續，不少新房屋也正在建設之中。

爲了是交通中心的緣故，旅店和食店是兩種最多的店舖。上次記者到臨時的新旅店，因缺少修理，現已污穢得簡直難以站足，幾家新的修築了起來的單人房間一千五百元一晚，雙舖房間二千到二千五百，三人房間三千以上。

吃飯問題也頗不易解決，普通一個菜，就在一千元左右，三四千元也還是平常的東西。因爲四方人士雜處，各地的店舖都有，四川館，上海館，廣東館，本地館。開館子的人，年來因爲生意太好，或是錢已賺得太多了，對顧客都顯出懶洋洋的神情。

拍賣行也應時而開設了，幾家娛樂場所也有光明大戲院一家，以往做京戲，現放電影。其他店舖最多的要算是藥房，記者隨意的數了一下共有十二家，沒有見到的還不在內。有不少的醫學士，都在門上掛出牌子來就診，醫生下鄉，這是一種好現象，但藥費的價格，却遠非一般平民所能購買。

得起的。

記者到達曲靖城時，正見城中心發生了一場火災，事後傳聞，因爲一個炒五香瓜子的孩子不  
留心，引起了火災，除了自己家中以外，連燒了隔壁一個寡婦家，傳聞的故事，也集中在寡婦身上，原  
來那寡婦的丈夫是來往於曲靖及貴陽之間，做香煙、金子，以及鴉片生意的人，賺到了錢，買紗來囤  
積。後來丈夫翻車死了，寡婦就未做囤積的工作。寡婦極小器，爲隣居所深痛惡絕，這次起火後，以低  
價要挑夫搶出東西，爲挑夫所拒絕，幸有駐軍幫助救火，搶救出來的貨物值 $\times \times$ 萬元，據云焚燬之  
貨達 $\times$ 百萬元，而所燒的房屋，僅三五間而已。

曲靖是一個滇東產米的縣份，農田中需要的水，東有南盤江，靠南城一帶是瀟湘河，上有「大  
壩」，「天生壩」等攔河壩，使水位加高，利用天然水源，附近一帶農民，尙無問題。

現在曲靖到貴陽去的客人，倘要乘坐公家車輛的話，可以向中國運輸公司去接洽，接洽的條  
件，一是有公家證明書，倘若沒有，就要尋找鋪保，然後進行登記，檢查，購票等各項手續。購票後要等  
待車輛，運氣好，隨卽有車可走；運氣不好，沒有車輛，等待的日子就不知幾天。至於車輛，也只有大卡  
車，而無客車。

汽油無來源，很多汽車改爲木炭汽車，很多改爲酒精汽車，於是在曲靖，酒精廠應時而開設，現在大小的酒精廠不下二三十家，大的資本數百萬，小的幾千元造二隻爐竈來製造。最大的一家講康酒精廠，日收升酒近萬斤，每日出產六百加侖，日來又在製造第二套造酒精的設備，最近可以完工，酒精生產量可以加增一倍。至於小的酒精廠，日產五六十加侖不等，且因提鍊水份不清潔，酒精的成份不純，買主少，於是在休止狀態中的很多。

## 光 大 瓷 廠

最後可報道的是光大瓷業公司的曲靖分廠，該廠在曲靖南門多里許地，記者這次詳細的參觀了一次。該廠總公司在重慶，分廠除曲靖外，另有瀘州分廠。原來總廠籌備設在九江的，但這是只得留在抗戰勝利之後再去恢復了。

曲靖分廠的工程方面，由工程師王兆助主持，（瀘州分廠也是他籌備起來的，）王工程師由民國二十八年底到曲靖開始籌備，因爲當時當地沒有火磚及磚瓦，於是設廠之先，即實行自己製造磚瓦來造屋，製造火磚來築窯的辦法。次年春開始興建，至三十年四月一日始將重要造瓷的建

鑄完成，於是繼續一面建設，一面出品的計劃，至現在為止，已經有大小五十萬件的日用品，電料及藝術品製造出來，銷售在曲靖和昆明，以至於其他各地了。

王工程師告訴記者，製造瓷器的原料，在曲靖附近五六十里地的山中，產量頗豐。現在所用的原料，是以各產地的地名來起原料名字，像底子溝沙、吳官坡沙、白泥坡土、周官營土等。

製造瓷器的手續，大致是把底子溝沙和吳官坡沙兩種做「坯子」，吳官坡沙加入白果青及方解石做「釉彩」，白泥坡土和周官營土加洗沙和燒粉成爲「匣鉢」。

現在有廠房五所，第一所是「原料廠」，把各種原料粉碎，淘汰澄泥壓榨，即成坯泥，即送到第二所「成坯廠」，用機械轉轆，蹴轆，手轉轆或鑄坯等，做成「坯子」。所謂「坯子」就是手續未完全的瓷器，把「坯子」放到第三所「繪畫廠」內上「坯藥」及繪圖畫後，再送到第四所「鑄廠」，將「坯子」裝入「匣鉢」，放進窯去燒三十六小時到四十八小時，出來就成功瓷器了，至於第五所是「檢收廠」，這兒包裝後即待發售。

製造的手續很簡單，這是一種半機器半手藝的製造品，手藝成熟的職工，可以做出各種最精美，的形式和繪上最優良的圖畫，現在因爲該廠人力缺少，離開大量出產的理想還遠，但在王工程

師和光大盜廠的工作同志們努力之下，對我國盜業的發展前途未可限量。

## 進入貴州境

關於青年軍的現狀，是中外人士們所共同注意的，他們的近況如何呢？記者離開曲靖的前日，見到了分佈在四郊的全師弟兄們，三分之二是住在一所大營房裏面，三分之一却住在營篷之中，每篷可以住八個人，一班人分住二個篷子，內務的簡潔整齊，更顯出他們所受的教育，與一般士兵的不相同，他們入營已二個多月，入伍教育將完畢，他們急於需要裝備。

三十一日的清晨繼續向東前進，霑益也沒有停車，龍師的王啓瑞團長本來準備一次良好的演習，但沒有時間再參觀，記者也沒法對這兒作一次巡視，但經過的雲那已看出霑益成了西南公路上的一個新起點。敝昆鐵路的火車，從昆明通曲靖已久，現在能直接到達霑益，這段火車路修築還不到一年，是將昆明向西到安甯的火車路折下來改築的，這短短的時期之內，霑益已將曲靖的交通中心地位取而代之，公路的汽車，自貴陽或敝府來到昆明的，大都已把此地作為終點，由此改乘火車去昆。所以從昆明經曲靖到此地以前，所見的汽車極少，而在此地和再向東行的時候，源源

不絕的見到往來的車輛了。

西南公路的大卡車，這幾年來已都裝上了車箱，行進的時候，車廂門上了鎖，「黃魚」就沒法搭乘，辦理得良善的話，私貨也能絕跡，如今中印公路開通的日子，這條在國防最前綫上的公路，決不能做時代的落伍者吧。

迅速的穿過平彝之後，車輛走在滇黔交界的地段中。兩省的交界之處的山嶺是相連接的，並沒有劃然的區分，但大自然往往會得造出奇蹟來，從貴陽向西，到四百十公里的地方，在滇境內是紅土，在黔境內却立刻成爲褐色，遙望過去，兩面的山嶺，有着顯明不同的顏色，僅只一綫之隔，可以根本用不到任何人工的界碑，我們已經知道，是在貴州行進了。

盤縣在黔東是一個商旅集中的小縣，處在兩個大山的夾谷中間，到縣城去，一定要盤旋而下，大概這是縣名的由來吧！一上一下，路程大概有六七公里，山頂的距離，不出一千公尺，那一天能以空中索橋的辦法，使汽車憑空而過，可減少許多行程。

一進貴州境就感覺氣候方面發生了變化，滇東天氣很好。可是黔東上空的雲霧，却變幻無常，「天無三日晴」的貴州俗語，與氣候的變化，是有直接關係的吧！

## 二十四灣上下

下午四時左右，我們一行七輛吉普車，已經到達了著名的「二十四灣」的下面，從二十四灣附近的地形來看，除此而外，實在沒有辦法可以另外再修一條公路，不打着灣可以上山去的，並且除了修路的這地方，還可以開山鑿石，以便打拐而上山之外，其他各山嶺更是陡峻矗立到沒法向山上爬的地步，這一件艱辛萬苦的工程，我國由自己的工程師設計建築完全不用機械力量造成，在盟友的眼光之中，不知作何感想，二十四灣中間的許多較小的灣拐處，現在已經完全加寬及改修。

二十四灣的頂端，就是晴隆縣所在地，晴隆又名安南，這名字顯然是歷史上經過戰爭所訂的名字，從這兒一帶各縣名字來看，我們可以想到當年開荒的祖先們，如何在戰勝苗夷同胞之後，驕傲的建立起縣城，並且用安順、永甯、鎮甯、普定、普安、興仁、興義等名字來訂為縣名。

不論名字用得如何好，可是這一帶治安的問題，並不因而有所影響，這幾年來，小股匪時常發生，大股匪也有過幾次，民性的強悍是一個原因，土地的貧瘠是一個原因，而漢人輕視苗胞又是一

個原因。我們要澈底的改善，必定要從教育、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分頭並進才有辦法。

## 晴 隆 街 頭

到達晴隆之後，在暮色蒼茫之中，作了一次浮面的巡視。記者到達時，第一件見到的事，是盟軍的供應站中，正在發小工的工錢，小工每人每日工作所得的收入，自一千元至五百元不等，所以他們平均的收入，是每人每月二萬元左右，每半個月發給一次，今天是月底，所以正在發工錢，小工所得的都是一疊疊的十元關金券。第二件見到的事，是見到街上警察局一張招收警察的佈告，他們每月的待遇，是一萬五千元。而第三件見到的事，則是縣政府的一張佈告，禁止人民及商店拒收國幣一元票。記者並不是說晴隆縣政府佈告有問題，但物價高漲一事，却在這兒同樣見到，這兒的米價，每三十五斤合國幣五千元。一個雞蛋也要四十五元，一元票實在有統籌收回國庫的必要。

晴隆縣城是二山之間的一個凹地，縣政府的所在，在靠東面的山上，圍牆巍然矗立，有似一個堡壘，這大都是過去因為地方上不安靜而遺留的痕跡。

這兒雖然是一個過路的中心，可是市面並不如何景氣，好幾所新房屋已經建就了木架和樑

柱可是沒有繼續造牆，記者向一個路人問訊：「這所房屋造了多少日子了？」他的回答：「去年造到現在，怕明年也是造不成。」

## 邊區的新公路

國民革命後的改革和建設，在人跡稀少的地方，同樣的表現出來，他們的的效果是更偉大，更光明，別的不說，第一件事，是修公路，四月一日的早上，我們從晴隆出發，首先回到沙子嶺，就折向南行，走在一條新公路的上面，現在這條路稱為黔桂西路，是廣西的戰時省會通到後方的唯一通道，在半年之前，却是絕少行人的，雖然行人少，可是沿路上的路基，却已大多修理完成，公路行進在山地或山谷之間，大部份都很平坦。要使沒有這條公路，或是需要臨時勘测搶修的話，現在的廣西，以及這黔西南的廣大區域，將要成爲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落伍的區域。

今天，我們一行七八輛新型的汽車，給這條新的公路和這個新的地區，帶入了一種新的活力，沿路上每一個縣城和鄉村，他們見到大批車輛經過的時候，都跑出來看，其中不少十歲以下的女孩子們，也是裸着下體，來欣賞這些新奇的怪物。有時，車輛和過路下山民在狹道上相逢，山民們不

懂得在路旁躲避，有的人背着犂巴，在車頭前面奔逃，也有小孩子爲疾駛而過的速度，嚇得大叫大哭的，修路的工人，其中大部份是苗胞或夷胞，當他們從山村中走來修造公路，想不到會有什麼東西來在他們修的路上走。如今路基尙在修理的時候，忽然來了車輛，許多人都睜大眼睛來欣賞，口中說着我們聽不懂的語言。

中午十二時，車到興仁縣，貴州第三行政區專員徐實圃，××軍副參謀長文諤，興仁縣長徐石晉及地方士紳，軍警，學生，都來歡迎，在匆促間，記者和徐縣長談，問他施行縣政時，所發生的困難，徐縣長的回答，出乎記者意料之外。「只有良心上的困難，」他說：「我不能爲地方人民盡更多的力量，因爲地方民衆，僅僅只夠自給。」

「那末關於兵役糧政兩件事呢？」徐縣長回答說：「敝縣田糧方面，去年的已增到了九畝，兵役已徵到三十五年度的。」記者沒法再說下去，因爲數年來，在各縣所見的，這是奇蹟。雲南比貴州富，人口比貴州多，黔西的山國之間更是見不到一方四五方里平正的土地的。

## 未開墾的處女地

在興仁縣路事休息之後，繼續向南前進，徐專員與記者同車，記者得以對貴州第三行政區，認識了一個概念。

這區所轄縣份，共十四個，西面有盤縣、普安、興義、關嶺，北面的爲鎮甯、晴隆、普定、郎岱等縣，南部爲安龍，冊亨東面到紫雲、貞豐、望謨，興仁在最中央，所以專員公署，也就設立於此，全部的面積，爲二萬八千七百二十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佔七萬六千六百餘畝。

這個區域內，縣道都已能通車，但過去有路無車，且因爲經費關係，所以大都爲泥路，其中北面各縣，有西南公路滇黔段通車，現在自沙子嶺經興仁、安龍、冊亨入桂省，已由縣道改國道，由交通部派員加寬，加石子路面，大事修理了。

全境人口約二百萬，其中三分之二多是苗胞和夷胞，漢人佔三分之一，有幾個縣境，只有十分之一，是漢人。政府對苗夷同胞，一視同仁，同樣的把保甲組織起來，每三保已辦到二個國民小學，每鎮都有一個中心小學，區立的學校，有簡易師範一所，學生僅百餘人。

這一區的保安工作，爲加強壯丁實力及建立撫勦重心，各縣的保警隊，都已經組織完成，前年春紫云土匪王小音作亂，目的抗兵抗糧，抗修公路，並強種鴉片，三月中旬陷望謨縣城，保警隊一到，匪徒就逃之夭夭了。

在安龍册亨等地的龍頭大山之間，去年中央地質調查所派員來研究的時候，發現石油礦，該區之內，沿路石層之中，均有濃厚的油質氣氛，數量尙未明瞭，倘若能夠詳加調查，進一步繼續開發，這個邊區的財富，自可增加不少。

傍晚，汽車到達安龍縣。明末清初的時候，永歷帝自廣西逃到了貴州境內，在此地駐蹕，稱爲安龍府。這一帶地方，在漢朝以前，都是夜郎國的境域，漢朝改爲牂牁郡，元宋時代改爲普安路，明代爲普安衛，到清朝初年，桂王被驅逐到緬甸後，就把此地改稱南籠府，據說是將「龍」加以竹筐，關入「籠」中，以免再造反的緣故。民國十一年，才改爲安龍縣。

全縣的面積爲一千七百二十方公里，其中耕地佔百分之三十一，人口共十一萬七千五百餘人。土著人民，佔全數百分之六十，分屬於夷胞及苗胞。

境內的山脈稱爲隴納主脈又稱爲龍頭大山，由興仁興義之間，經縣西北及貞豐邊境向東入

册亨主脈爲高出海面約二千英尺，另一支稱隴納支脈，由興義向東入縣境，復由南部延入册亨，與主脈相會，由此地入廣西境內去，一定要翻越這二支大山脈的。

交通方面，計有黔桂公路的興安及安八兩段而外，另有到興義去的縣道一條，現在汽車也已暢通無阻，由興義再向西，入雲南境，與羅平縣接壤。

天主教在安龍設有黔桂邊區佈道主教區一位姓耿的主教及許多神父分佈到窮鄉僻角，他們除了傳教之外，另外是作教育及醫藥方面的工作，對象大部份爲夷人，他們已在數十年之前，就編成了一本夷語拉丁文字典，作爲傳教士學習夷語之用。耿神父在我國四十年，在這個區域內，已住了二十年，現在六十多歲，仍主持着數十個縣的教務，天主教的這種佈教精神，是值得一般教育者所學習，政府所警惕的。

## 趕到百色

三日黎明，向南前進，走了數十公里之後，就走入了重山之中，不久到達册亨，這帶上大部份都是下坡路。

在册亨，遇見了黔桂西路的工程師黃君，知道這條路分二個工程處在動工修路，第一工程自沙子嶺到册亨，共一百八十五公里，這段路中的工程，大部份都已完成，現在僅是修補而已，全程自今年一月二十七日開工之後，二月底已可通車，但是全部加寬，改線工作完成，尚須相當時日。

我們經過這條路的時候，見到數千個夷胞，他們大都是男的，少數是女性，都在鑿石開山，有的把河底下的石頭，搬到路面上去，到路基。他們工作的地點，因為離家太遠，所以有把全家都搬到公路旁山頂上來的。

他們的生活，每天只有白飯三頓，無鹽淡菜，他們都穿着藍布的衣服，大部份相當清潔，衣服襤褸不堪的雖然也有，但僅佔最少數。

從册亨到八渡，八十多公里之間，每一公里之內都有幾十到幾百個夷胞在工作着，好奇的望着我們汽車過去，我們得感謝他們，沒有他們的力量，車子是沒有順利前進的。

下第三個山坡之後，一直到八渡，這是南盤江上的最後一個大渡口，南盤江發源於雲南潯益，先向南衝經曲靖、陸良、宜良、開遠，向東經彌勒、瀘西，而入黔桂兩省的交界處，雲南的大部份水利工程依賴此水，渡過河，便進入廣西境了。

從八渡到百色共 $\times$ 百 $\times$ 十多公里，渡河之後，時間約在下午二時左右，車羣即不停輪的前進，沿公路上，與在黔境內，有幾個顯著不同的地方，第一、路上泥沙特別多，汽車經過的時候，滿天塵土，每一個旅客的臉上，都蒙了一層很厚的灰，第二、沿路上都種了樹木，沿路亦有養苗場數處。

還有一個特點是平路多而山坡少，初入境之後，過一個小山嶺，以後就一直山間的平路上面前進，沿路上，居民都沒有冬耕，且不少平地和田野，似乎久已荒蕪了的，實在可惜。

傍晚六時，到達百色，張長官發奎等親自來迎，麥克魯將軍與杜總司令，我們將步行數天的行程，在幾個鐘頭內趕到了。

### 盟友在黔桂邊區

在黔桂邊區之內，雖然離開我們的所在僅只幾百公里，可是交通器具限制了我們的行動，外縣人能深入其境的，除了政府的行政人員而外，絕無僅有，過去能深入這社會中的，有天主教的傳教士，他們進入這個地方的時候，川滇黔桂各省的公路根本沒有通行，他們却遠涉重洋，來到我國，又翻山越嶺，進入虎色變中，長期的居住下來。

這半年之內。我國部隊前去的，大爲增加，於是許多盟友，爲了聯絡，教育，設備，衛生種種的工作，也隨着我軍來到這山國。

貴州第三區行政區專署和所屬各縣，以及在桂省西北角內所見到的，我國地方政府對待盟友是極端的給予方便，現在在安龍中學簡易師範學校等中間新造的房屋，最好的私人房屋廟宇，甚至於縣政府中最大的辦公廳，完全讓給盟友居住。他們不僅用不到化錢租賃，各縣的官民，都認爲盟友住到他的家中，是一種光榮。

盟友見到這種情況，非常的高興，他們衷心豎起大姆指來說：「此地的中國人頂好。」

黔桂邊區內的民家，和盟友能夠做到了赤誠合作的一點，盟友來華的任務，他們很清楚，黔桂邊區，雖然一向與外界比較隔得遠，但是他們推行政府法令的速度有的時候比交通便利的縣份還來得快。

## 到桂西前線

五日的早上，我們從百色出發到桂西前綫去，敵人自去年十月間，將湘桂、桂越、桂黔諸線打通

之後，原來有打通桂黔西路的企圖，從南甯向西北進犯的敵寇，被我軍阻止在同正的附近，於是黔西北的河山，得以保全，西北上游的右江沿岸數十個縣份，仍舊一片自由的土地。

從百色向東南，沿江而往，第一個城鎮是田陽縣的田州鎮，由北分路，一路向東北，經萬崗、東蘭兩縣，過盤江到河池，敵我就在盤江沿岸對峙中，另一路仍向東南，沿右江而下，經田東、果化、隆安，同正可到南甯，沿公路經果德、武鳴到廣陽、南甯，現在敵我在潭落墟、羅圩、靈馬一線對峙中。

經過田州，在市街上作了一度走馬看花的巡視，這是一個小鎮，居民將近千戶，有一所中心小學，學生來自各鄉，有千餘人，居民大都說廣東話，學校中都教學國語，所以男人和孩子，都能說國語。

到田東縣，戴縣長告訴記者，此縣南北長二百六十里，東西長一百四十多里，是一個長方形的縣，南境和北境多山，尤其南部是石山，有少數夷胞住在那兒。全縣二十一個鄉鎮，十二萬人，縣城之內，只有一萬人，桂南發生戰事之後，逃到田東的難民，不到一千人，全縣可耕的地方很多，但因為地廣人稀，還未曾全部利用。

關於兵役糧政兩件事，去年的壯丁一千二百多人已經完全整齊，去年田賦征實征借也早

已全部交齊，現在已經開始徵購了。兵糧二大要政，記者行經黔桂兩省，所經的各縣，和縣長談起，他們都覺得輕而易舉，並不發生什麼困難似的。

廣西的民衆，和駐軍都相處得很好，每一個前方的鎮村中間，軍民都雜處着，軍隊雖然只有每個月三百五十元的副食費，根本什麼東西也買不到吃，但對當地的民衆，未會有絲毫的不友善行動。

在幾個地方，我們參觀了駐軍，他們是由湖北輾轉來桂西的，雖然這半年之內，受盡了千辛萬苦，但弟兄們精神都很飽滿，××師師長段濤指揮着他的部下，舉行一個閱兵式，更見到了他們整齊的行列，這些久經沙場的弟兄們，倘若獲得新武器的供給，誰說不能成爲勁旅呢！

## 桂西軍政兩領袖

在桂西北的戰時省會內，記者多次會見了張長官。今日到桂西前綫去，也是由他率隊前往，這一位老將，仍舊不改當年英勇率直的氣概，他的身體，仍和過去一樣的壯健。

記者一月前，在昆明和張長官會面，他很直爽的說：「新聞界的朋友我都接見，但是不要發表

我的消息。於是他開始談了許多百色及桂西的近況。這次他直爽的性格更在他喝酒的時候看出來，事先向他聲明不能吃的，不加勉強，否則的話，他很爽快的要你大量的飲，像他一樣，但他的宏量，很使別人不易應付。

張長官的治軍精神，也仍然和過去的時候一樣，嚴格和確實。三十年的經驗，使他相信自己的方法，是永遠沒有錯誤，他在今天視察的區域之內也會作過戰，這些陳跡，使他更發憤在將來的反攻戰爭之中，要率領部隊建立新的戰功。這次他從黔桂西路進入桂西來，在他的一生中間，只有和敵人奮鬥。他沒有淚，沒有恨，敵人任何的力量，壓不住他復仇的決心。

在戰時的省會中間，張長官從早到晚，忙着工作，從軍事一直到每一個士兵的生活，他都注意。他到這個戰時省會來的時候，是在去年底，他來了，桂西的局面就穩定了下來，市場一些的恢復到繁榮路上面去。

「我們反攻的時候，歡迎你再來，那時你可見到我雪恥了。」臨別的時候張長官說。

從桂西前線返百色，在一個集會中間，記者會見了黃旭初主席，當日在昆明，記者也會和黃主

席會見過今日見面時，記者特地和他約定了一個時間，去拜會他，聽取最近廣西戰時設施。

六日的上午九時，記者準約前往省府，現在省府是在桂省第五行政專員公署。傳達把記者從門口一直領到裏面的一所樓房內，僅數秒鐘，黃主席已和記者坐在他的辦公室內談話了。

廣西初淪陷的時候，黃主席在淪蓉病了幾個月，病癒返桂，丁憂又辦理了喪事，對於省政，主持還不久，他告訴記者，最近的中心工作，第一件事是把過去全省十個民團，改隸於七個行政專員公署，以便集中力量，來辦理抗敵的工作，第二件事，將組織黨政指導的團體，前往淪陷區，對當地民衆的黨務、政治、組訓各方面，予以指導，第三件事，是開發水利，重建廣西戰地的農業。

桂省過去共設八個專員公署，第八專員公署在桂林，是將發生戰事之前才組織的，現在專員公署，完全未曾陷敵的，有第五及第六兩區，第五區區署在百色，第六區區署在天保。未曾陷敵的縣份，桂西共二十二個縣，桂南八個縣，桂東七個縣，桂北僅只二個縣，於此也可見敵人對桂北的重視，他可能向北再向貴州省入侵。

廣西民衆戰爭的教訓，很快的加到了他的頭上，於是在陷區之內，民衆反抗敵人的行動，已經一天比一天積極，政府看明白了這一點，也就在今日將原有的鄉鎮鄉村及保甲組織，積極加強，更

利用民團去和各地的敵人周旋。

現在未曾陷敵的區域之內，是廣西最貧乏的地方，過去廣西的農產品，是夠自給自足的。省府很注意這個問題，希望能從增產等方式來解決。

## 飛抵湖南芷江

三日傍晚，遊黑龍潭返報社，忽奉社長命，「立刻準備，明晨出發去湘西前線採訪戰地新聞。」我軍已定期在這方面由被動的攻擊轉而爲主動的反攻了。

大時代中的人地事物，真是變幻莫測，二十天前曾兩度到達的曲靖，隔日重臨，已是景物全非，遠征駐印軍就在這幾天之內，全部乘翼而去，今日所遇到了幾位，都是幹着辦移動事務的，五天天陰，由軍部乘車出發到霑益，才遇到了最後一部份的新軍同志在候機，等待數小時，眼看大型運輸機數架絡繹出發，陰雨之中，又來數架，才輪到我，同機載物資一噸以上，乘客二十人，均爲中美官兵，飛機穿雲直上，約二千公尺以後，就飛越雲層。青天重見，雲海無邊，景色美極了，記者這時却一心憧憬着前方反攻戰的前途，無意領略美景，不知不覺，已超越了整個的黔省上空，飛機一直傾斜着向下走，但並不下降，及至傍晚六時，抵達湘西芷江，才知道我們已由二千公尺高的雲貴高原之上，到了四百公尺的湘西山地中間了。

## 安靜的芷江

芷江，這是此次敵人發動數萬人，好幾個師團進攻的目的地，這次的敵人力量較之任何一次的襲擊，有過無不及，四月九日發動攻勢到今天，最危險的時候，距敵僅只一百多公里，所以記者下機後，即注意着此地「人心」的狀況。從機場入城，不到二里路，入市街，第一個印象，是出乎記者意料之外的安靜，後來才知道，初起人心有些慌，後來見到第×方面司令官王耀武將軍親自率隊在前方，最前線幾個重要據點，始終固守着，敵人鑽隙突襲，想盡一切計劃都等於零，於是再也見不到浮動的民衆了，一個到處跑的商人告訴記者，安江前線更要安靜，下面去到辰谿，沅陵物價還要低，使得記者更想急於到湘西戰地觀光。

當地人們稱「下面去」是指沿沅水而下。他們稱「物價還要低」，那麼芷江怎樣呢？第一件事進城停住之後，肚子有些餓了，就隨意在一家店內小吃，昆明的米線在此地稱粉絲，碗比昆明大三分之二，吃粉絲的人不是吃「宵夜」而是爲了肚子餓，滿滿的一大碗，較之昆明在量上多三倍，價格却只有一百元。他們說：「物價最近一個月來高漲得多了，雞和豬肉過去只二百四十元一斤，

最近要三百元哩！米價呢？「谷子每擔五千餘，白米已漲出一萬二千。」他們再說一聲：「物價漲了！」的結尾語時。記者「唯唯」而退，不敢作聲，另外經過棉花店的時候，知道棉花價格，每斤爲四百元。金價却也九千二百元一錢了。

湘西過去是一個駭人聽聞的匪區，當地的人們告訴記者許多的故事，在城內，在江上，在街上，簡直一個路人就會變成匪似的，他們傳說着不太久以前，由芷江到洪江的水上，有一連兵遭遇到匪劫的事，不久以前，飛機場上捉到幾個工人身上帶槍，城內短期內也發生過一次劫案。記者訪問芷江警備司令劉滌生將軍的時候，他說：「大夥的土匪是沒有了。」但是他否認數人或數十人的匪徒，簡直沒法斷根，土匪最重視的目標是什麼呢？「槍和武器。」

芷江的交通是相當方便，沅江的水流，平靜而寬廣，四野長着綠色的樹木，這樣的水流，在山國之間，是夢中也見不到的，江中來往的船隻甚多，向上去要拉纜，下流則可一帆風順，陸路是川湘公路通到西南公路的盡頭，靠近城西南角長約四百公尺的沅江大橋屬於西南公路管理，最近大批新車來到，有載量太大的，沒法通過，所以由美軍的交涉，西南公路局陳延炯局長，這天正好乘座專機來視察，着立刻大加修理，以利運輸，這座大橋不僅有關這次反攻，他永遠聯繫着西南的交通，十

四個大橋墩都用石造，非常堅固，要修的是上面木板架設部份改爲鋼條的。

## 芷江的一面貌

五年前芷江被敵機一再的來轟炸過，城內各條街道上面，都有許多遺跡，但表面上都已經恢復了，如今上空只見我們的飛機，三三兩兩的巡視，或者成羣結隊的出發轟炸敵人，沒有制空權就不能在現代的戰爭中得到勝利，敵人在我國上空簡直已看不到一架飛機，他們却至死不悟，死不投降。只有等待最壞的命運，加到他頭上了。反過來看，我們的空軍，現在是中美航空員同時駕駛的，可是飛機自己製造，根本沒有做到，這是值得隨時警惕的。

現在，芷江的最熱鬧的地點，還在南門外面的公路兩旁，以及由南門到北門的直街上，顯而易見的公路兩旁自南門城門口起，向西經芷江大橋，再走一里餘，這一條鬧市，是公開通車以來絡繹不絕，興盛起來的，所以房屋的建設，是簡單的公路房屋，像別的交通過道一樣，城內則爲舊式狹小石板市街，市上最近一個月來，才顯得繁榮起來。

芷江沒有戲院子，平時晚市到九時左右就關門了，旅店却不少，最近軍人過境的很多，所以整

個旅店，都被徵用幾間房屋佔爲過路軍人的招待所，這次從前方撤退來的難民却不太多，有錢的人，大都經過了此地向遙遠的後方去了，沒有錢的，却也不容易來到此地。過去到的難民却有不少人長住了下來，他們在鬧市開着鋪店，做了生意維持生活。

## 落後的文化事業

當地的文化事業非常落後，城內只有書店二三家，書籍非常缺乏，並且大都是過去的舊書，新書一本也沒有，雜誌更談不到，湘西的報紙，現在分散在沅陵，辰谿和安江，中國晨報和中華時報，都在辰谿復刊，力報和國民日報在沅陵復刊，中央日報在安江復刊，各地報紙，因公車關係，不能按時到芷江，快的一天可到，慢的四五天，記者到的那天，看見運到了當天的報紙，數十份立刻一搶買光。

在芷江的學校却不少，中等以上的學校有六所，我們住的沅羣中學校舍非常大，但學生并不多，女學生們都穿黑色短衣及黑色長裙，頗有古色古香，街上所見的女性，很少穿旗袍的，口紅脂粉，高跟鞋更是絕跡，當記者離開芷江的時候，才又想到湘西在戰前原來是山頭整個的都市，除了「新興」的而外，全已淪陷了，我來此的目的，正是面對着舊都市前進呀！

（五月六日寄于芷江）

# 湘西前線

## 隨新車上前線

習慣成了自然的時，就引不起新奇之感，記者七日晨由芷江乘坐駐印軍重迫擊砲團的輸送車羣出發，向安江前線進行，不下三十餘輛新車走在湘西的公路上面，沿着沅江上流的水源，路基平正寬廣，水泥清靜幽美。片片小舟，蕩漾其間，路旁更是柳樹成蔭，江南景色，引人入勝，久居滇黔等地的人，是不易體味到這種風光的。記者對於成羣結隊來往的新車，却并無所感。

但在進行途中，觀感却逐漸的變化了，宜人的青山綠水，不是當地人們欣賞的對象，來去不斷的新車，揚起公路上的塵灰，却從老人到小孩，都發生了興趣，在一個月之前，他們是絕少見到成羣的車輛在此經過，爲抗戰盡了最大力量的木炭汽車的軋軋聲，已被疾駛而過的輕巧的新車聲所壓倒……二三個月之前，在昆明所狂熱歡迎進來的的新車，已經駛行在每一方自由中國的原野之

間了。

「新車上前線，」這五個字應該包括着更大的意義，他不僅指新的車輛，供應給新的軍人新的武器，新的軍需；而是指將新軍原有的光榮，重新在前線上發揮，湘西的大捷報已傳到了後方同胞的耳中，湘西的部隊，是有堅強的戰鬥意志，從王司令官一直到各級幹部和弟兄們，他們有守住湘西不讓敵人越雪峯山脈的決心。

從芷江到安江約七十餘公里，一半路的時候到榆樹灣，這是由貴州出發，到長沙方向或衡陽方向的交叉口，公路在此分路，向北到辰谿、沅陵，向南去邵陽，所以市面相當大，沿公路街道很長，只因我們的車羣不能在市街上停止。所以沒有機會停留下來觀光，由芷江到榆樹灣一帶沒有大山，從榆樹灣開始，就上下了幾個高山和陡坡，駕駛兵說，從滇東來，經貴州省安南一帶的大山峻嶺之後，這兒的坡度要算得上數了，記者後來才知道，這是雪峯山脈的西麓，坡還不算大，經安江向東，幾十里後到主峯的時候，才有更險要的地形。

到安江附近，汽車要由小汽輪帶的渡船上過了沅江，才到市區，此地沅江廣闊近四百餘公尺，有兩隻小汽輪載車輛，每次可以載三輛汽車，渡船上的人說，近來忙的時候，平均每天要來往五十

餘次，二隻船這有一百多次，每日來往車輛的衆多，可以想見。

## 會見王耀武將軍

到達芷江的次日早晨，王司令官耀武請記者去吃早飯，因之得到一個談話的機會，王司令官於上月初旬，敵人開始進攻湘西的時候，就把指揮所移到安江前線，他本人在正面指揮，由邱參謀長在辰谿前線，另設一個指揮所，指揮防禦，由湖北益陽等地來攻擊的左側面敵軍。

一個月來，王司令官沒有得到休息的機會，但精神仍很健康。因爲他太忙了，我們最初的見面是在吃飯的前一分鐘，會見後立刻入席，席間，記者詢問最近戰況的時候，他以山東口音的官話回答，爽直簡單而扼要，歸納起來，大概可分成爲幾點：

(一)關於此次敵人進攻的力量，他說，此次敵寇進攻，發動兵力，較其他戰場要多，敵寇分路由新甯、邵陽、甯鄉、益陽等路進擊，計知番號者六個師團，此中一師爲僞軍，其他另有不明番號者一個部隊，估計第一線前後部隊，當在×萬以上，但分路進攻，均無戰果。

(二)敵寇攻擊的目標，從屢次獲得之敵寇文件中判斷，似有調集湘桂粵漢主力，攻略芷江我

空軍基地，并消滅我在敵後之野戰軍，以及在我守軍美械裝備未完成之前，打破我反攻準備的企圖。

(三)敵寇的進展當司令部初到安江指揮作戰的時候，發現敵軍似有自新甯、武岡、武陽方面攻擊黔江，直擊芷江的情勢，此處有被包圍形勢可能，但不久敵人的企圖，已經給我們全部粉碎。

(四)今後的戰事，擬以原有力量，恢復上月份之舊地。

一到吃飯，一面談話，在這時間之內，王司令官已同時打了幾個電話，接了一次電話，飯後，記得和羅幸理副參謀長談了些話，王司令才來找記者去：

「我飯後需要散步，在散步時我們來談談。」

於是他和記者在辦公廳前面的一個長方形的院子中，快步的來回走着，詢問了一些昆明的軍政近況，和關於報社中事，他問話答話，都是簡短而有力，像經過千錘百煉的精鋼。

## 湘西司令部——安江

安江，這是一個屬於黔陽縣的小市鎮，在普通的地圖上面找不到他，不是戰爭，不是公路，要在

此地渡江，不是此次湘西戰事中，把他作爲軍司令部的指揮所，後方的民衆是難以知道這個名字的。

如今，長沙、衡陽、寶慶各地陷落，陷區內的機關，榮集於所，流亡到湘西的難胞，轉徙來此，到湘西的商賈貿易，亦成輻輳於此，去秋迄今，數月之間，成爲五方聚處之地，這樣一個地方，平時治安，已不易維持，而今戰事緊急，顯已成爲敵我必爭的地方，但記者到達的時候，數日的見聞，顯然出乎意外，民心安堵，一如遠離戰區的地方，實則此地與火線距離，數日之前，尙不足百里。

安江全部的市面，是一條丁字街，十字路是最熱鬧之區，丁字上面一樣是公路，長約里許，東去寶慶，西渡沅水去芷江。下面一直，上一段是新公里，以下全是舊石板路，但亦平正寬廣，長約二里，愈往北，路愈狹，大都是舊市街，沒有商店，居民皆營手工業，以紡織業爲最多，入晚經過，紡織聲仍不絕於耳。

難民來此地居住的極多，除官兵而外，滿街都是，有數年來絡續而來的，大都已安居營商。參加了原有的手工業生活，去年衡寶失守之後來的都暫住上沿公路未曾修理完成之新屋內，有經營售賣香烟爲生者，有幫工餬口者，方面軍司令部爲救濟無法自生之難民，有施粥站及診療所維持

彼等生涯，日來天氣晴雨無定，難民生病者極多，每日求治者，將近百人。

因為是交通的過路站，所以這兒所有的商店，有如其他過路站一樣，以食宿之處為多。香煙和棉織業，因為以此地出產集地，外來商賈前來售賣，向西運去的很多，公路交通，終始有省公路局客車維持，尚稱方便。

湘省的第一紗廠第二紗廠都在此地，紡紗錠有×萬以上，棉花的出產，湘省是戰後全國最多的地方，所以供應不成問題，但最近軍事影響，第一紗廠已暫告停工，但有最近期內復工的希望，第二紗廠，則仍繼續生產中。

在安江設有一家書店，只有少數的幾家紙店，因為寶慶、城步等產紙地區的來源已斷絕，紙張已不見舊的，文化事業，只有從寶慶過來的湘南中央日報一家，該報現日出四開一張，廣告僅佔全部的八分之一，段夢暉社長初見面時，他剛從洪江回來，去的目的，是購紙張，但他表示紙張的來源，頗成問題，該社廣告收入極少，現在是「只靠發行收入來維持。」但每日發行，只有二三千份，這兒值得一提的，却是該報每週末出八開「敵復版」一張，以一週之新聞，摘要編印，由我國空軍帶住長衡寶等地，向陷區民衆投擲，據陷區來人說，他們得到自由祖國的報紙，大家都寶貝似的搶

來讀，一張報紙，讀者常在五百人左右。

記者住在安江的方面軍招待所內，住的是紗廠的宿舍，接近公路，交通便利，環境幽靜，入夜爲文之時，後面湖中蛙聲「各各」，已有初夏景象。

# 湘西戰地巡禮

## 一 再度到江口

湘西「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反攻戰爭到了第一期勝利的階段

十六日的下午，在湘西安江的中外記者十餘人，大家集齊到第×方面軍辦公廳，向勞苦功高的王司令官耀武將軍致敬，並表示慰問的意思。

在場的本國記者，當時決定了到湘西已克復的地區去參觀，這件事却忙了羅副參謀長幸理，後勤司令部鄭副司令雍若和軍務科吳科長辰天等幾位，即時爲我們辦理出發的程序和交涉車輛等事務，並派定了侯參謀應瑞作我們的嚮導。

次日的早上，這一個小小的記者團，由一位盟軍下士開車出發。

從安軍到江口，約一百華里，要翻越雪峯山脈的最高峯，記者上次隨何總長去過一次，那時開

吉甫軍的是一位盟軍上士，他知道任務的重要，以及沿路的危險，在山上行進時，雖然他技術很精明，路上却小心翼翼地，始終不超出二十碼的速度，但這位上士，却有些放縱，離開安江不出十里，剛開始爬上雪峯山的西麓，即直衝而上，彎曲的道路上，打着小角度橫衝直上，他沒有注意到路旁斗大的「險」字，直到一次衝在山腳邊的小溝之中，把溝中的泥水，灑得滿車，才開始有了些警覺，大家都担着心，怕出毛病，記者看了全車人的臉色，還都是紅光滿面，沒有一個憂鬱的，料想不至發生問題，這時，因為大吉甫車中空氣比較悶一些，早上吃飽了飯，心頭有些不舒服，於是橫着心，呼然入睡，待得醒來，已經過了大坪，枳木界，一直在下山。

十時許，經過了塘灣，汽車走在平路上面，不到十里，我們平安的到了江口。

## 一一 堅強的防守

昨晚，司令部已通知駐在江口的李琰師長，說我們要來，李師長派了馬培基參謀長到公路上來迎接，江口是湘西山嶺間的一個小小交通中心，除橫貫東西的寶芷公路（寶慶至芷江）而外，由此出發，向南可去瓦屋塘，向北可到龍潭司，那二路可以分別包抄安江後路，直指芷江，僅從軍事

價值上看是一個重要的據點，這次我守軍李師長率全師兵力固守了江口的外圍蘆山，阻止了敵軍沿公路而進的主力，由阻止敵軍，進而變成反攻的前鋒，當我們到達師部的時候，他已與副師長楊晶出來歡迎。與民族英雄相會，記者慚愧着不能在攻擊時，目擊他堅苦的指揮。

坐停之後，李師長報告他這次作戰的經過，他說：

「敵人的失敗，最大的原因，是太輕視我們了，所以我們只傷亡了一千餘人，而敵人的傷亡，當在我們五倍以上。」

「江口正面，我們所發現的敵軍番號，為一一六師的一三三、一二〇、一〇九聯隊，及十一軍工兵聯隊，一二二砲兵聯隊，主力為一三三，及一二〇兩聯隊，敵酋一一六師團長岩永汪，曾來江口正面的鐵平江山及青岩附近，指揮作戰。」

「敵軍的攻擊，常以大隊為單位，攻擊之先，必以擲彈筒集中攻擊，再用『波』式來衝鋒，但他受到我軍以六公分的小迫擊砲衝鋒槍和手榴彈反擊，他們失敗了。」

李師長他檢討他作戰勝利的原因，除了應用他一向的三原則：「縱深配備，堅強的守，機動的攻」之外，他認為應該有幾點：第一是士氣旺盛：敵人對李師的攻擊，每次均以善戰的一一六師來

攻擊，但守軍傷亡之後，或者受到某一點突破之後，其他均堅守不退，於是增速了反攻的完成。第二是火力優勢，我們這次一面打，一面裝備，所以武器彈藥，愈打愈多，在青岩山頂上，最激烈的一晚，曾用了三千六百隻手榴彈，阻止了敵軍的優勢衝鋒。第三交通方便，在公路沿線作戰，敵人補給容易，已經吃大虧很多，但這次我沿公路守軍，不到最後關頭決不破壞公路，所以自己運輸的車輛一多，我們得了補給的優勢了。

最後一點是陸空的連絡，有最偉大的成功，舉一個例：鐵山的最高峯，敵我拉鋸戰了好幾天，從四號起，我軍決定了方略，在事先已將部隊撤退，到了適中的地帶，以少數人來抵抗敵人，最後也撤了下來，這時是在白天，敵人到山頂放出信號鎗，自鳴得意的時候，那知我們預先約定好的飛機八架，及時到達，我軍於是在山下發射了煙霧彈，放好了標布，我機一到，除在炸山頭而外，並放燃燒彈，火焚山頭叢林，此時山下大砲，亦同時齊發，向殘敵攻擊，敵死亡無數，慘敗而歸，從此這個山頭，我軍只以少數部隊來守，敵人以後再也不曾上去。

這種辦法，在未來的反攻戰爭中，只要地形適宜，敵寇將明顯的吃虧，頑敵實在應該自量其力，及早投降吧。

### 三 機動的攻

李師的××團高副團長子日及葛營長道遂，堅守山門，××團馮副團長繼異，何營長叔良，堅守洞口，敵軍力攻不克，繞道到了後方，將上述二地包圍後，繼續前進，但守軍均固守陣地，決不撤退，官兵傷亡極重，數日以後，我反攻勝利，將包圍之敵內外夾攻，敵軍潰退，兩營戰士即繼續追敵，獲得偉大的戰果。

李師××團杜團長鼎，是去冬堅守寶慶的戰將，當日敵軍長驅入桂黔，但杜團仍在粵漢湘桂兩路的三角中守城，敵軍四面圍攻寶慶，杜團長親自率部固守城內，這時統帥部已有全盤計劃，命令杜團突圍退出，杜團長仍立志與城共存亡，經多次的命令之後，杜團長才衝出寶慶，到達指定地點，這時全團連輕傷只有二百餘人，城雖失，一個弟兄亦未被俘虜，重傷者自殺，輕傷者皆同時撤到安全地點。

傍晚，杜團長聞記者等到達，特來師部會見，這次他守住青岩，現在就在師部附近，記者久聞杜團長的英名，上次曾在青岩山上見過面，這次相見之後，又談了許多戰鬥的經過。

當我們晚餐後，正在閒談，師部的美軍連絡官湯祺中校到了，他知道我們是新聞記者的時候，立刻回去取了一幅地圖來，上面註着敵軍這次到達的最後陣地說：「沿公路的中路，敵軍最多，但守軍只有一師，我們的師長打仗頂好。」他是相當英勇盡職的盟友。

師長回答他：「我們有三師人馬，航空人員是一師，盟友也是一師。」

李師長是陸大特六期，上海作戰時，即在顧家鎮，廣福等地，與敵苦戰，武漢會戰時，守田家鎮，並參與上高會戰，第一次長沙會戰以及南昌夏季攻勢等，曾任團長十年，數年前升任師長。

這天晚上，新月一灣照耀着江口，師部附近的山溪潺潺的流着，夏蟲及蛙聲從四方傳來，我們坐在月下談心，師長把他的樂隊招來，演奏了幾齣優美的曲子，在這一個會戰場上，我們憧憬着反攻戰爭的來臨。

#### 四 獨發洋財的故事

晚上月色下的談心，杜團長講了一段獨發洋財的故事：

一個便衣隊的弟兄，自敵人的後面回來，到了我軍的哨兵線上，這時天色將臨黃昏，又到敵人

來襲擊的時候，所以哨兵阻止了他回來。

「給你一箱手榴彈，來抵抗獸兵。」

便衣隊的弟兄，沒奈何的得到了一箱手榴彈，自己也準備作肉彈投擲，不久天色已黑，敵兵真的來了，於是他的手榴彈，繼續的投擲，哨兵作了第二線，一直到最後敵軍被擊退了下去，便衣隊的弟兄最初所得的報酬，是萬分的疲勞。

但當他清醒的時候，他決心去搜索敵人的戰利品了。

「把槍帶回去嗎？」不，他在過去曾經把六支槍，掙了三百里報捷，得了×百元的酬報，現在他決心不要這酬報了，敵屍死在他手榴彈之下的太多，他一個人靜靜的搜索，衣袋中裝滿了還是放不下，把敵屍身上的背包又裝上了一袋東西，「現在可回去了。」他想。

哨兵又不讓他走了：「大家分分肥！」

這一下子，他不客氣了：「你要戰利品還是手榴彈？我生命換來的洋財，可不輕易給你了。」但最後他畢竟為感謝一箱送來的手榴彈起見，送了一些「洋財」給哨兵，自己滿載回到團部而去。

## 五 老子要你的槍

湘西的土匪，聞名全國，十八日的早上，我們要離開江口，向叢山中前進，臨行之前，大家談到了土匪的故事：

爲什麼土匪這樣多呢？

第一點，土匪見一二個帶槍的人，經過他必定先將人暗殺，然後搶走他的槍，湘西有叫張雲卿的，當地人們爲他們造了一首歌：「老子本姓張，家住在下江，你要老子命，老子要你的槍。」他出沒湘西公路上，殺人奪槍，不可勝數，要奪槍是當土匪的第一個原因。

搶了槍做什麼用呢，有了槍他可以擴充自己的勢力，自己勢力一大，做他部下的就多用兵來剿匪，他們人地熟悉，向深山野谷中一逃，沒有法子捕獲他；繼之就來招安，那他就仗勢講條件，由做匪首，一躍而做起官來，這第二個原因，促使不少「軍校畢業的學生，也以此法來升官，」李師長這樣的告訴記者。

湘省民性強悍，武俠小說中介紹得最多，自從曾國藩興「湘軍」以來，數十年間，湘籍軍人，建

設了中華民國，現在有「無湘不成軍」的話，許多湘籍軍官，告訴記者，他的入軍校做軍官，一部份的原因，是本省土匪太多，家鄉民不安生，於是決心入軍校，來抵抗他的敵人。

我們也知道土匪，往往在他的行為上，劫人奪貨，無惡不作，但做人方面，時常最講義氣，他們也有爲人做事的一套大道理。

嘗英國開發西落磯山脈以西的富源的時候，匪徒時常橫行不法，勾結土人，無惡不作，政府經過了長時期的奮鬥，匪徒中許多人都做了拓殖西疆的先鋒。

我們的西南廣原，物產豐富，土地肥美，從開發方面講，抗戰以前，實在談不上，抗戰以後，戰爭促使大移民，過去沒有人到的叢山峻嶺之中，每一個角落，可以找到全國各省的人，整個的西南各省都如此，戰後建國途中，已移殖的民衆，使他能在所居住下的地方，安心服務，不再回去，從經濟上使他安居，是一個辦法，從政治上下手，更重要。

土匪促使移殖的民衆想逃回家，但政府若能從政治上下手肅清，使土匪不但不妨礙移民，且能做開發的先鋒，這實在有決定政策，迅即實行的必要。

## 六 做了一次傷兵

十八日早上九時左右，我們由江口出發，沿公路向西，退四十里路，到塘灣折向北行進，開始翻山越嶺，從地形圖上看，向北前往溆浦縣屬的龍潭司，似乎也在翻山，依照記者數年來在滇省的經驗，從甲縣到乙縣，必定是翻越一、二個山頭，才由一個平壩到另一個平壩，所以今天起初向北走入一條山沖之後，在山腳旁邊的一條石子小道上前進，以為不久要上山，那知一直就在山沖中走。

今天整日的行程，由一個山沖折向另一個山沖，除了有時要爬行數十公尺而外，却始終沒有一個大坡的，沿着山沖中的石子路，數十里長，沒有一地一處不是水田片片，這一條路上，在這次湘西大戰中，因我軍固守，未遭敵人蹂躪，現在戰事已向湘中推進的時候，老百姓都回來耕種了。

由塘灣轉灣走了三四里路，到黔陽縣洗馬鄉水井渡一個小村子的時候，走入了一個涼篷的中間，這種涼篷，是過路人休息的地方，石路時常沿小路而行，涼篷所在，一邊傍水，一邊是民房或小舖子，人多路狹時，交通頗不方便，記者等今日由××師部準備了幾匹馬，以作代步，想不到就在這第一個涼篷中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原來到達此時，前面馬上的嚴兄下馬了，記者正待下馬，前後二馬接得太近，前面那隻大灰馬，一些不客氣的飛起後腿來亂踢，馬快是雜兵，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這時努力救急，記者的左腿上受到了連續二下的鐵蹄，這真正的鐵蹄，使記者立時鮮血從襪子中間流出來，流到了皮鞋的上面，頃刻之間記者成了一員傷兵，幸而記者的背包之中，尚有滇西二百師醫院中取的一包白藥和救急包，迅速的包紮了起來。

但是負了傷的腿，馬雖然仍可騎，其痛楚亦可以想到，血跡的襪子和褲腳，途上引起過路的士兵們注目，要使這也可說負傷的話，却也並非難爲情的事。

××師的士兵和馬匹，在半途上的龍口坳來迎接，我們換了馬再走，到達龍潭司師部時，已經是傍晚了。

## 七 原有的武器守龍潭

當晚周志道師長，盛席爲記者們洗塵，周師長是這次担任防止北路攻擊芷江的名將，沒有他在放洞及龍潭司東三里地的圭洞等地，與敵血搏，右翼的敵人，自叢山之間，鑽隙而進，箭頭直指大

江口將芷江辰谿間公路切斷，再向芷江推進，敵人可把×方面軍司令部包圍，那湘西的戰爭，將完全改變了形勢。

龍潭司這一個地方，已隨這些的戰爭名聞了全球，舊金山會議中，少不上提起他一聲。

記者的想像中，這兒一定如高黎貢山的大塘子和南北齋公房一樣，是一個羣山中的一個小鎮，那知完全不是意料之中的，原來此地是湘西農產品最多的一個平壩，人口密集，房屋的整齊廣大堅固，較之雲南的任何一個縣城（昆明除外）有過無不及，要使在滇省，他一定是一個縣城的所在。

當時記者因為整日的過份疲倦，且脚上創痛難行，沒有再去欣賞一番的心情，所覺到的，這真是一個山明水秀之鄉。

周師長洗塵的席間，我們沒有系統的，隨便談了一些此次作戰的裝備給養等問題，周師長說：裝備未完全，每連只有增加了衝鋒槍三枝，以及一些彈藥，只是交通不便，補給的極少，周師長說：

「我們以旺盛的士氣和原省的武器，守住了龍潭司。」

誰說原有的武器，不能與頑強的敵人來抵抗呢？當新裝備增加完全之後，敵人實在不堪一擊

哩。

飯後，師部各位愛好平戲的同志們，特來表演了幾齣清唱，記者等也報告了一些滇西的戰績，和說了一些小故事來感謝他們的盛意。

入晚，記者睡在一所巨大的樓房內，玻璃窗，天花板，紅木傢具……這兒老百姓也已經回來，沒有以牙還牙的決心，現在，或許是敵人的司令部將把他佔有吧！

## 八 江南的儒將

記者的故鄉，是在長江下游的三角洲上，這一帶被稱為「江南魚米之鄉」，歷史上向來只出文人，絕少有軍界人士，抗戰一二年後，記者的三弟，從上海出來要進軍校，一位姑母經過了千山萬水，已由故鄉避難到了重慶，她仍舊來信，說出「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話，阻止三弟入軍校，當然三弟進軍校的計劃，是依然完成，但姑母每次信中，均表示不滿，這可以看出記者故鄉人士，仍有不少保持着前一個世紀的觀念，反對的仍在反對，環境却已成了另一個時代，有事實為證。

我們到達龍潭司的時候，知道×百軍軍長李天霞將軍，已經率部由溆浦縣城推進到了此地，

日內即將去江口，李軍長的故鄉，是江南之中最文弱之區的嘉太寶屬的寶山縣人士，抗戰初期，姚子青營長全營殉難的地方，正是記者的小同鄉，這一位軍長，是糾糾武夫呢？還是一個文弱書生？他是怎樣一個人？記者急於知道，以便向後方的同鄉們報導，當晚由侯參謀去約定了會見的時候。

十九日的清晨，從招待所前往，不到三百碼的地方，記者與李軍長會見了，第一個印象，是他中等的身材，清秀和年輕的臉色，他穿上便裝時，決沒有一個人看得出他曾經指揮過十萬大軍的，第二個印象，是他一口土話，一聽就是下江人，二十年的戎馬生涯，不知他的部下，當他演說的時候，能聽懂幾許，但記者聽來，即使字眼再含糊，百分之百可以翻譯出來的。

李軍長原來是在上海復旦大學商學院攻讀，他像其他的江南人士一樣，想讀了著名上海商科，好從經濟界上求一條出路，復大商學院畢業生，是執了全上海金融界經濟界實業界的牛耳，他畢業出來，出路不成問題的，但當他僅入學一年那時，正是江浙之戰（又名齊盧戰爭）發生的時候，嘉太寶三屬成了主要的戰場，滬北江灣復大，也是停課觀戰，那兒也駐了兵。

「往何處去呢？」

黃埔軍校正在上海秘密招生，於是書生斷然投筆從戎，他和在法政讀書的朋友方先覺毛邦

初一葉遁舟，從上海到了革命的發源地廣州，加入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之下，作了國民革命軍的先鋒，畢業後，因為年齡小，留校任排長了一個時期，後來調入部隊任新一師的連長，清黨之後，在北路總指揮部某師，任營長，南昌行營任參謀，福州剿匪任編練團團長，補充旅任旅長，五十一師任師長，最後在一百軍任軍長，一年來作戰有功，今年三月間，得了最高領袖的「武功狀」的獎勵。李軍長只有三十七歲，雙親及夫人均亡，有一個十餘歲的兒子常隨着他。

## 九 雪峯山嶺的左翼戰

湘西這次戰役之中龍潭司的得失，足以影響全盤戰局。固守龍潭司一直到新化附近，三百五十里正面，即這次我軍北部左翼戰役的防守部隊，全部由李軍長指揮，固守寶芷公路桃花坪據點的，是這軍的一營官兵，後來正面漸漸縮小，××師五十七團少將團長鍾雄飛即又配屬友軍指揮堅守青岩。

李軍長談話時，特別的介紹了鍾團長，他說：鍾團是湖南部隊的精華，長衡會戰時，該團阻止了粵漢路上敵軍的西進，他這一團人馬，在湖南作戰，總是愈打愈強，到了一兵一卒的時候，他還能固

守，且能從戰爭中強大起來，起初在北路左翼最初攻擊的時候，岩口舖以一連人守住了，到青岩作戰，只有五個連打潰了敵軍二個大隊。

敵軍此次開始攻擊即佯攻新化，這是有友軍守住了新化以南的地區，李軍長當時判斷敵軍沒有爭取新化的必要，果真，敵軍一〇九聯隊的一個突擊大隊，已由寶慶的方向以堅強的裝備，由山間小道上，一路不和我軍接觸，一直向西鑽隙直進，內有少數漢奸引路，一部份僞軍及民伕担任負重的的工作，九百多日本兵，以數日的日夜行軍，於上月十七日就到達了放洞（本地人叫木敖洞）先頭到達龍潭司以東四五里的圭洞，與我急行軍趕到的周師接觸。

這時主力的敵軍，已由聯隊長帶着，增援放洞敵軍李軍的楊師及徐師各二團也由北部分路而下，李軍長即命令以連爲單位，分別守據點，在岩口大橋邊鳥樹下，馬王坳等據點，與敵展開戰鬥，將整個聯隊切成了數段，敵犧牲四百人以上，聯隊長帶着大部份的部隊仍帶着輕敵的姿態，一直仍向西衝。

衝到隆迴司附近，這時與楊師的五十五團接觸上了，一營官兵，帶着充足的糧食，及彈藥，固守隆迴司，與敵主力接觸上了，苦戰了四天，但畢竟在最後五分鐘，咬緊了牙關，阻住了敵人正面上的

前進。

敵軍正面受阻，這時血氣正盛，擇隙亂鑽，四月二十三日，與五十六團的劉振洲營長接觸，劉營長率部守長沖，敵寇來勢凶凶，劉營全營，在長沖殉國，犧牲慘重，但攻擊的敵人犧牲更重，雪峰山脈敵主攻東路的後援乃全部失敗，敵死高級軍官一名，我軍除去獲得大批戰利品之外，得到了很多寶貴的文件。

## 十一 二種影響全局的文件

劉振洲營全營殉國，換得了幾千件文件，其中有二種文件，一種影響了這次湘西之戰的全部戰局，一種看出了敵軍數年來的行動。

第一種文件是敵人的作戰情報蒐集計劃，這個計劃之中，分十餘節，約百餘條目，詳細的計劃着，自寶慶爲基點，如何對我軍分路偵察，如何推進到達若干地區之後，再分路如何偵察我軍第二線，一直經桃花坪、石下江、洞口、江口、安江，以及正路兩翼到達芷江爲止的佔領及向前偵察，這一個計劃，明白的看出了敵人的企圖和前進的路線，這文件立刻送到司令部之後，我軍步驟於此調整，

迅即完成，從此敵寇再亂鑽時，就到處逢到我軍迎頭痛擊，開始了湘西戰失敗的端倪。

第二種文件是稱爲「關係書類」，內容是各種重要文件的彙集，其中有二篇是油印的湘西地方性的調查，一篇是「洪江的經濟調查報告」，對這湘西的第一個商場，有詳細的研究，一篇是「邵陽縣概況」內容除對沿革、政治、經濟等報導外，其他一節是居民中有避難外出的商政各界要人的名字、財產、以及現住地點，及當地匪賊的名字及勢力，這些調查，怕比我們自己的調查還詳細，或許對洪江的一切，我們自己根本沒有調查哩！

「關係書類」中其他有敵人的「戰時日報」等十餘種，而最重要的是「敵軍戰力編成」，他對我們軍隊的編成，全國各戰區司令長官軍師長的名字，及各部隊戰鬥力量詳細的調查，最怕人的，是對×方面軍湘西部隊半年來調動、匿名及戰鬥力等，完全按時按地，詳細分列，這個文件，簡直是我軍最高級司令部，才有的文件，要使我們記者得到了，實在最好的參考資料。

另外所得的文件有一本五十多萬字的「湘桂作戰戰鬥詳報」及其他「陣中日記」等。

## 十一 椅子形的戰鬪

當時，從新化之南，向西鑽隙西進的突擊大隊，經過了隆迴司、白馬山、油溪坪，經青山界，到了放洞附近，遇到了我軍抵抗，分三路向龍潭司推進，關於這一個戰役的經過，記者在「放洞戰役」中將作詳細的報導。

李軍長談話的時候，也敘述了一段關於青山界以東的戰事，他說：「敵人的官兵，是經過了嚴格的山路戰的訓練，所以在叢山峻嶺之間鑽營本領真大，並且佔領了一個地點，就不易再攻克，此次青山界，若是爲敵人佔領，那仗，就不能再打。」

李軍長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來抵抗敵人呢？

到龍潭司附近的敵軍被李軍長指揮的××師周志道師長抵住之後，他同時又指揮××師楊蔭師長由東面向青山界壓迫，將敵軍前後兩面包圍。

龍潭司方面，外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從四月十七日，戰到五月十三日，青山界以東，經過了數日的戰爭，四月二十九日我軍已將此地攻克，所以龍潭司以東的山地上，敵我在肉搏，敵據高臨下，

而敵人所佔領地區的靠背，青山界這最高的椅子背上，我軍却比他更高，俗語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真正成了這個形勢，放洞的整個戰役之中，我們很迅速的把敵人裝在一個小口袋之中，敵頭脚同時被擊，他的潰敗，早在意料之內。

頑敵死到臨頭還不覺悟，又增加了一三三聯隊的二個大隊，來打楊師所守的銀角岩，友軍胡璉軍長這時率部到了新化以南地區，與敵戰鬥，李軍××師徐志勗師長，亦率二團到楊師所在地，增援到達，於是方面軍司令部的命令，五月八日開始總攻，李軍於七日即開始總攻。

「二十四小時之內，將全部敵軍擊潰，」李軍長的命令。

果真，不到二十四小時，敵軍右翼已全部總崩潰，由突擊大隊一直到最後增加上來的敵人，總數六千餘人，只有一千餘人由放洞向南撤退，李軍長並沒有放鬆這些殘敵，徐師長五個營分路追擊將敵擊散，再絡繹的局部殲滅，敵××聯隊長瀧寺保三郎，被我一八七團擊斃。

## 十二 龍潭司的座談會

十九日的中午，周師長特別召集了全體營長以上的軍官，在師司令部內，和記者等會面，同時

舉行了一個座談會，記者得與此次湘西戰役中，被敵軍四面包圍過的各位將校見面，精神上說不出的愉快。

席間周師長系統的敘述了他對於這次會戰的觀感，對於敵人進攻的目的，是爲了什麼呢？  
詳細的分析了：

從軍事方面說：敵軍是準備打擊我們的新裝備，消滅我軍反攻的力量，破壞我芷江及沙灣的空軍基地，佔領雪峰山，防禦我軍的反攻，和確保長衡的目的。

從政治方面看：敵人在破壞我軍反攻必勝的信心，乘六全大會開會時，予我嚴重打擊，打破我國上下一心的團體，加強我國政治上的種種糾紛。

從外交方面說：正當舊金山會議開會時，予我嚴重打擊，使我在國際上沒有說話的地位，同時因軸心國的崩潰，敵人國內人心動搖，他想從湘西再來一次大襲，以便增張他們國民已失的信心。

從經濟上說：周師長認爲「沒有什麼目的，」因爲這個叢山大嶺之間，農產並不富庶，礦產的開發更不是這個時候。

但是敵人的目的失敗了，我軍已大勝了！我軍的致勝原因何在呢？（一）我軍受最高統帥精

神所感，司令官部署適切指揮有方。(二)我軍能以攻爲守，立於主動，把握時機，主宰戰場。(三)官兵企圖旺盛，必勝信心堅確，且咸抱必死決心，故能忠勇奮發，殺敵致果。(四)攻擊精神旺盛，且始終不懈。(五)爭取時間及時反攻。(六)敵情明確。(七)空軍協助得力，陸空協力之成功。(八)士兵紀律嚴明，受民家愛戴，自動集中協助，軍民合作成功。(九)發揮××師不落伍，不打败仗的傳統精神。(十)一年來一面訓練一面守備教育，發生成果。(十一)美籍軍官不辭勞苦，協助得力。(十二)敵孤軍深入，補給困難，所以雖然有充分的準備，但後路被切斷，雖然有十五天到安江，四十天到芷江的計劃，但三十天還到不得龍潭，於是計劃完全失敗，最後敵人士氣大爲衰頹，失敗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最後說出了：

「敵人守必固，攻必克的信心，已全部毀滅了。」

## 十二 敵人想到了投降

在湘西上空活躍的空軍，是中美聯合大隊，所以來作戰的飛機，有時是美籍人員駕駛，大部份

却是我國空軍駕駛的，於是陸空連絡的人員，時常用國語和空中講話，指示他轟炸的目標。

我國的空軍像陸軍一樣，每一個人都有以身殉國的決心，他們所以轟炸的時候，必定低飛到不可再低的程度，來轟炸敵人，掃射敵人。

等候敵軍爲我總攻擊潰敗的時候，地面上和空中同時向敵追擊，敵人狼狽不堪，一些也沒有戰鬥的意志，當他們在我袋形包圍中彈盡糧絕的時候，布板溪的敵人數百人，曾推舉了二個可以說幾句中國話的代表，到師部來投降。

第一次一個人來了之後，不會有妥切的條件，好像他們要不受俘虜待遇，只是繳下槍械，他回去的時候，師部派了一個人同去，同去的人過了幾天才回來，他的觀察，敵兵中有四個長官，無投降之意，少數頑固的鬼子，也不肯投降。

想投降的人中間，又派了一個代表回來，他根本不能代表那些籠中的烏鴉。

於是，這個回來的人是留在師部內沒有再回去，因爲我們不能再放鬆把這些殘敵苟且貪生了。

殲滅戰的結果，數百人殲滅五分之三以上，百餘人漏網而逃，但他們已成零星小股，不久也分

別爲我軍殲滅殆盡官兵一樣的成了游魂。

投降的代表，得以保全了他的生命，他與其他的俘虜一樣，知道了我軍對他仁慈的優待，他痛心他的夥伴和好友，不能多出來幾個人，他衷心的感謝了中國的恩惠。

想三個星期佔領全中國的皇軍，在八年之後，第一次發生了投降心理，這是大和民族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數千年來的武士道精神，不知到那裏去哩！

有了第一次發生投降的心理，這傳染病立刻會傳播到整個皇軍的心中去，「大大的」「皇軍」自己伸出大姆指來：「中國兵大大的，」過去他是覺到可恥的，現在却成了滿不在乎的事。

#### 十四 英雄嶺上今戰場

二十日清晨，我們由龍潭司出發準備，經圭洞，一路參觀大小黃沙及英雄嶺的戰場，再到放洞向南翻山越紅岩戰場，下山到黃連江，布板溪，參觀這一帶的袋形陣地後，直接回到龍潭司。

我們又走上了山菁小道，傾斜着向東南方向前進，二旁的山上，以及沿路的田野之間，到處都是用粗大木桿架設着木柵，來阻止敵軍的經直推進，這種木柵自山下至山上每隔半里路有一條，

木柵後面，挖成着戰壕，建築着機槍陣地，敵軍想在此通過，是萬不可能的事，這種以迅速的手腕完成的工事，是佔着木材來源方便，但攻擊防禦戰術的堅強，及官兵精神的旺盛，是最大的原因。

行進不到二里路，就到了一個小山的脚下，伴同記者前往的胡副師長景璇說，這是龍潭司外圍的最後一個據點，名高莊舖，我軍自四月十八日開始與敵接觸之後，經過一個星期的肉搏血戰，在二十五日才將此地攻克，要使說放洞之戰是打破了敵人右翼突破我軍主力的話，高莊舖是打破了敵人放洞的佔有夢想。

過得賽龍橋，就進入了戰區，圭洞是一個戰鬥很激烈的場所，我軍師部指導所，及陸空連絡的場所，就在圭洞西北的鹽井山上，圭洞是山間的一個小村鎮，房屋相當多，街市也有一段路，當時敵軍侵佔到此，因為怕我空軍轟炸，街中沒有居住下來，於是沒有遭受到直接的接觸，房屋都還完整，今天經過的時候，老百姓大都歸來了，他們一個個睜大着眼睛看我們，最近幾天以來，老百姓們又傳播着謠言：「敵寇又要捲土重來。」我們就把這次敵軍慘敗的程度告訴他們，以便安慰他們的心，老百姓見到副師長和記者們光臨，謠言的力量，已很自然的風吹雲散，這些謠言，也許是漢奸放出來的，整個的軸心已經要崩潰，這些漢奸，不知爲什麼還要爲虎作倀呢？

走出圭洞街，即轉彎向山嶺地帶去，面對着二幢大山脈中間的一個小山，看上去似乎不高，那知爬上一半路，就有人主張到此爲止，但仍舊到了頂上，這個稱爲英雄嶺的小山頭，當我軍一營官兵，由山下直衝西上，確切佔領之後，不久就四面被敵包圍，姜如永營長率部在此堅守不退，敵人衝鋒肉搏數十次，最近的攻到了距小山的頂點只有五十公尺不到的地方，但仍舊爲我軍打退了去。

英雄嶺的南面似乎還是一個較高小山頭，敵人固守於這山頭上，敵我的哨兵線，今天量了一下，不出三十公尺，敵人要便能抬得頭來的話，他們的擲彈筒，一直可以打到我們的全營陣地之中，但敵人所在地的山頭，雖然較高，他們的戰鬥意志，早被後方來的接濟太少而破壞了。

## 十五 結束戰爭好種田

在英雄嶺頂上參觀了我軍的工事，這些戰壕和蔽體，都是在敵人凶猛的攻擊的日子，逐漸完成的，滿個山頂，都有交通壕，曲折相連接，上面本來是大樹和冬青樹的叢林，可是經過了猛烈的戰鬥，現在已經很少見得到一支完整的樹。

由戰壕及折斷的樹木上向南前進，立刻發現敵我哨兵坑，當時哨兵時常在此罵敵人，敵人也罵我們，可是，「罵的話大家都不懂只知道都很不客氣。」

起初記者以為敵人所佔領的也是一個山頭，那知一走就知道完全不是，原來這是一條長約三四里的山脊，南起放洞，北達圭洞以南里許，從圭洞到放洞，由山脊上走，直徑只有四里許，但是在走山沖間的平路，就要加上一倍半的路程，這是回頭走的時候才知道的。

滿個山脊上都是冬青樹，只有中間的一道羊腸小路，山脊也很陡狹，敵人爲了防止我軍的進襲，在冬青樹下，山脊的二旁，每隔三十步，即有一個散兵坑，他們這樣嚴密的防禦那知不經我軍的一擊。

下得山脊不到半里，已是放洞，村民的房屋，都四散的建築着，沒有一條完整的市街，老百姓不聽見了槍炮聲，都絡繹的回來了，他們對這次的戰事有什麼感覺呢？

一個曾經在湘西一帶跑過的農夫說，當然他是比較見過世面的：

「敵人到了東面數十里青山界附近的時候，就得到了消息，但是是什麼部隊呢？傳說中那些部隊到了之後，就殺了一隻豬，向老百姓家中取了不少米做飯，別的大家就不知道了。」

「放洞的人們，雖然摸不清來的是什麼人，但嗅覺中覺得有些不對，所以再派人去打聽時，回來的人說：已經來近了，鄉民們就向山凹中去逃命，家中只留下了幾個老婆婆和老頭子。」

「果然到臨的是敵人，他們向每一家人家去搜索，一切可用的東西都取走了，對於留下的老婆子在六十歲以下的都是『胡鬧』起來。」

一個鄉民說出了他母親的死：

「我家中留下了母親和老嫂子，敵人當着七十餘歲的老母對老嫂子沒有禮貌起來，並且臨走要帶走一些東西，母親就和他們爭，」於是槍刺之下，他的老母親就與世長辭。

如今，鄉民回來了，這一個出米尙能自給的小鄉中，他們已急急乎的下肥下種，初夏的雨已滿了田野，及時耕種，還來得及。

## 十六 放洞的洞

這兒一帶，稱爲洞的地名很多，記者未曾到達之前，就對這一帶的名字起了一個疑問，這是山間的洞名呢？還是地名，在路中也向帶路的兵請教，他們說是一個洞，今天經過了圭洞，和見的是一

條市街，所見的放洞，却是一遍鄉落。

於是在放洞就與當地的老百姓談了：放洞在那裏。

「沒有洞了，已被大石封門了。」

這顯而易見的是一首神話的故事了，於是記者釘着問了一個明白，一個熟於世故的鄉民，在行進途中，絡繹的說完了他的意思，他說得並不文雅。

大概在明朝的時候，放洞（他稱木敖洞）中出了一個怪物，它時常化作女身，出來尋找男人，發生性的關係，男人與她發生關係之後，就很快的死亡，當地的人們對這件事，非常的担心，於是請了一位巫師來請天神幫助。

巫師大做法術，天神附到了他的身上，他於是囑付了徒弟在洞口，準備鑼鼓，見到洞內有草鞋打架的時候，就打起鑼鼓來助威。

據說草鞋在洞內，果真打起架來，滿洞飛舞，五花十色，精彩萬狀，看熱鬧比較打鑼鼓更有趣，巫師的徒弟們忘記了他的任務，大看其熱鬧。

毛病就出在這個時候，放洞的門，突然的封閉住了，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從不知何處落了下來。

來，巫師和怪物同被關在裏面。

後來如何呢？有人說巫師殺死了怪物之後，在數百里外的雷打通地方，已從洞的另一邊回出來，有的說巫師與怪物已經同歸於盡，據說前一說更可靠，因為這個洞是其長無比的。

以後，怪物也就不出來傷人了。

我們想去看放洞，走到了一個大瀑布的附近，參觀了一下風景，引路的人說，再前面一些靠右邊一方大石頭就是，他回去了，記者去找大石頭，找了半天，沒有發現。

這兒一帶的洞特別多，但多在山上，敵人這一次利用了它，作為防禦我飛機的最好的地方，有幾個洞中，敵人頑強抵抗，我們把他封鎖門口，餓死在其中，但是洞內沒有出過怪物，也就不爲人所注意了。

歸途上再問圭洞，圭洞也沒有洞，沒有名的洞，滿山多是。

## 十七 半路上折回

依照原定的計劃，到放洞之後再問路程遠近，時間已在下午二時，而尚有路程三十里，來回要

有六十里，只得到此爲止，原路折回。

這一帶路上，半個月以前，大批的敵人，曾經此過地，未離此地的老百姓說：曾經在最初作戰的時候，在一場戰爭之後，全部敵人都大哭起來，有如喪了考妣，後來才知道有一個敵酋戰死了，就葬在前面的山上。

這個敵酋所葬的地方，從這天起，每一個經過的部隊，騎馬的下馬，備槍的倒下槍頭，很恭敬的行三個禮。

是死了什麼人呢？鄉民們不知道。

許多穿敵人制服的人，却並不是敵人，而是邵陽人，這些人的工作，都是挑担負重，抬傷兵的夫子，他們爲敵人所捕，強迫出來當民伕，敵人却給他們穿上「老虎衣」，以壯聲威，當地的人，向他們問話的時候，他們都不敢回答，所以從他們的口中，一些也得不到什麼消息。

放洞的老百姓們，希望記者們，仍舊向前進，願意在絹溪給我們設法住的地方，因爲我們一到這三十個人的一個行列，和十二匹高頭軍馬，「是會使得老百姓們安全回鄉種田的。」

我們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否則影響了自己的工作，但一再的對他們說明了敵人決不能反

攻的原因。

他們報告出了我軍這次攻擊的偉大勝利，以及敵人大敗的情形，那狹小的山洞，陡深的山谷之中，滿堆了敵奸的屍首，這是他們殺人所得的報酬，敵寇自從進佔放洞，到狼狽的退出為止，許多的男人被槍殺，許多的女人被強姦，姦後亦以毒辣的手段，處以死刑。

看到遍野敵屍的軍民，無不歡欣萬狀。

## 十八 第一程巡禮完畢

記者，起初是打算從龍潭司經放洞向山門出發的，想不到這一場大戰之後，行動異常困難，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交通工具，於是大家商洽決定，原路回安江。

二十二日師部派了六匹高頭大馬給我們坐，一年來記者騎慣了馬，摸到了一些馬性，所以歸途上，相當順利，但同伴的坐騎，一匹馬老是把後腿落在低凹的地方，把侯參謀跌下了好幾次，幸而他都跳得快，一些沒有負傷，另一匹馬最愛打架，時常路上鬧得滿場風雨，但傲倖的是誰都平安到達了塘灣的公路旁邊。

經過幾度的交涉，黃昏八時得乘上了二圈的汽車，這天在路上，天公不美下起雨來，好在大家都帶一些雨具，尙免強過此難關，坐上汽車時，廢曆四月中旬的一彎明月，把大地照得翠綠色，汽車翻越雪峯山時，只有優美的一片景色，數日來的辛勞，都在此時發作起來，看看風景，疲倦萬分，危險早已忘記在度外，呼然入睡，三小時的行程，醒來已到了安江。

（五月二十三日於安江招待所）

# 湘西火線的背面

## 一 湘黔邊區經濟重鎮——洪江

到過湘西的人們或與湘西商業上發生關係的生意人，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洪江鎮這一個名字的，但洪江鎮屬於那一個縣份，却很少有人回答得出，地圖上常錯誤的從芷江到寶慶去的公路線，通過此地，但這是不確實的，洪江以西的高山和衆多的河流，使得芷江和洪江間的公路迄今尙未完成，安江和洪江間三十餘公里，却早已通車了。

洪江爲什麼這樣的有名呢？原來他佔了一個大重要的地位，當公路未通以前，有四通八達的水道，從黔東東南以及湘西南的大宗出產：木柴、桐油和鴉片這兒是一個集散口，所以那時更是他的黃金時代，如今公路雖然通了車，鴉片已經絕了跡，可是車輛的缺乏，木柴的笨重，水運仍舊是最好的辦法，得商業地位上講，確然落伍了不少，可是因爲湘省中部大批難民退下來，現今人口數字

却由二三萬人，增到了十萬左右，人口大量增加，這一個小鎮中却可容納了下來，這可以看出他「底子」的雄厚。

記者從安江出發，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已經到達了洪江鎮的東岸，洪江的市街，原來是在沅水和巫水交界之處西南角的一個山頭下面，從公路上遙遠望去早已見到了一大片櫛比相聯的山城，因為地形的限制，沒法再發展，就擴展到巫水的東岸來，巫水上有一條水門汀鋼骨的大橋相接，長一百五十多公尺，這條水不能算小了，可是當地的人們，稱巫水爲小河，河水似洪江一樣的平靜，小舟極多。

東岸是汽車站所在，他的發展。像其他交通要衝一樣，有些食館和茶館，但是這兒並不能將西岸的鬧市奪過來，過了大橋，立刻走進一條狹長的街道上，這完全是個舊式的城鎮，長約二里的整條街上，沒有一個新式的店鋪，但這樣多的人擠在裏面，狹街上真是人山人海，從這條正街上向西部任何一條小巷內走進去。都是上山的路，洪江地小人多，巷道太狹。發生火災就不堪設想，自私的人民，於是造起五六丈高的圍城來防止大火延燒到自己家中，於是行走在巷道之內的時候，非高仰起頭來，不見天日，太陽光照到門前，都是難有的奇蹟。

因為商業市場旅館極多，整齊清潔的却並不多見，價格也相當的便宜，商人除了解決住的問題而外，就是人生的兩大基本欲望滿足了，這樣，應時而產生的，為數極夥，從陷區中撤退下來，舉目無親的大姑娘們，還有什麼出路呢？

## 一一 離別了安江

湘西大捷的基礎已經奠定了，偉大的勝利使整個的安江軍民們歡欣和緊張，沅陵、安江、洪江、辰谿、溆浦的民衆，有的組織了慰勞團，到×方面軍司令部來向王耀武將軍及其英勇的部隊致敬，有的把慰勞物寄到了司令部，隨着勝利的來臨，民衆高漲的情緒，在這湘西的司令台上表現出來。

駐印新×軍的全軍官兵，帶着興奮活躍的精神，由滇東凌空開來，他們沒有一個人不是滿心願意把立功緬北，揚威海外的精神，在湘西戰場上再度發揮一次，廖軍長、舒副軍長如此想，李二位師長如此想，趙參謀長如此想，全軍的官兵都如此想，可是新××師剛到湘西前線，準備在五、九號作拂曉攻擊，敵人却在八號的晚上，被王司令官的舊部一再攻擊之後，整個的崩潰逃亡，新

×軍沒有機會接上火。

「接上火的話，我們一口氣追到他邵陽，」弟兄們這樣的狂呼。

現在，新×軍只有繼續訓練和教育，來達成他們未來更光榮的戰績了，五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第××師四十團王啓瑞團長率部舉行了一營人保衛安江鎮，一團人攻克安江鎮的實地演習，軍長師長都親自去指導，記者也乘機學習了二天營防禦，團攻擊的戰術學，廖軍長指揮下的部隊，現在都已有了攻無不克，守無不堅的必勝信心了。

王司令官的決心，已將湘西雪峯山建設成爲鐵的長城，從此以後，記者願以目擊的一切來担保，湘西永不再見到敵寇的鐵蹄，舊的部隊就可以保衛他的安全，新來的部隊更完成了他攻擊的力量。戰爭之魔，與湘西一天天遠離，記者於是與同住在安江前線司令部內的全國各地各報記者，於五月二十九日的早晨，踏上了行程，英勇的王司令官，他的智囊羅幸理副參謀長，鄭雍若後勤副司令，吳吳天處長和張望伯副處長等，都親自來送行。大家同時過渡了這一個偉大的時代，一旦離別，都是悵然若失，相約於總反攻時，再共聚痛飲長沙。

## 三 平靜的川湘路

記者自從到湖南以來，對湖南省的公路，印象非常良好，但因為始終行進在小縣份內，沒有見到公路的負責當局，所以在這兒，只能寫出一些見聞，第一點是公路的平坦，從芷江經榆樹灣到安江，到江口，又從榆樹灣到辰谿，最後由大江口到淑浦，任何一次的翻山越嶺，渡船過河，或走在山間的較平高地上，都是如此，全部碎石的路面，絕少波浪式路面，車輛行進時，很少跳躍的，第一點是車站的完整，沿路上，每隔數十公里，就有一個同樣式的車站，四周圍着木棚，棚上蓋着頂，大站中可停放六輛至八輛汽車，小站中可停放二輛汽車。這是形式化的，但秩序却可因之而維持。

第三是交通的方便，這一次戰爭中，敵寇的鐵蹄，已經到達了安江以前七十餘公里之處，我軍沒有把公路破壞，於是汽車也得由安江向前線駕駛二十餘公里，沿路人民，得以安然的撤退下來，至於其他的各站上，有每日對開的，有隔日行駛一班的。車輛雖舊，奔駛的精神却同樣存在，民衆的交通，並無任何影響。

湘西的公路，養路的工作及交通的維持兩件事，完全做到了，現在的問題，第一是加寬的工作，

第二是搶修的工作，第三是加鋪柏油的工作，爲了戰爭，除搶修而外，別的却未見實現，但僅只時間問題了吧！

二十九日早上動身，車行二小時，由安江到榆樹灣之後，即走在川湘公路的北線上，由榆樹灣到辰谿，僅七十五公里，兩旁雖然有羣山，但公路却在山間的平地上，平坦而直線，兩旁水田秧綠水清，驟見有如大好江南。

下午一時許，已到達了辰谿縣沅水的渡輪處，大批的汽車要過江，每次渡輪只能載大卡車二輪或小吉甫三輛，記者不及久候，叫了一個夫子，背着行李，第一次坐小划子過了沅水，到了辰谿。

#### 四 辰谿的印象

湘西最大的城市是沅陵和洪江，第二流的就輪到辰谿和芷江，辰谿也是在抗戰中長大起來的，一個到辰谿七年了的書店老闆告訴記者，當他來的時候，只有他現在設店舖所在地的一條舊街，如今這條舊街已被中山路和汽車站附近的那些新的大路所湮沒了。

物價在最近二三個月以來，像別的地方一樣的突飛猛漲，米價高漲了一倍多，由一萬不到，漲

出了二萬的大關皮鞋要五六千元一雙，牙齦要七八百元一條，毛巾也得四百多元一條……大家高叫着生活過不得了，可是記者買了一本世界地圖，只有一千二百元，一張湖南省詳圖和日本詳圖，每幅只有三百元，覺到有些像奇蹟，但一個朋友却又說：一個月以前，只有一半價錢，在湘西億昆明，實在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

文化教育事業在辰谿相當發達，除了湖南大學之外，還有幾所中學及十餘所小學校，報紙也有三家，二家日報一家晚報，原來在晃縣的對開的中國晨報由五月初還在辰谿出版，這一個新興的報紙，編得相當精彩，其他八開的辰谿晚刊出了許多年，四開的中華時報也在此復刊，但是消息是太貧乏的，人手也不多，在此地辦報，都要自己收電訊，他們的服務精神，却值得歌頌。但因當地人們讀報的習慣沒有養成，營業狀況都不見佳。

辰谿的人口，也由三萬左右，增加到了十多萬，其中以長沙及滇湘區域（即沿洞庭山一帶）來的最多，外省人也佔到一半，不少的人已租屋頂租了下來，娶了本地的太太，開設鋪子，做了半個當地人。

因爲此地是一個交通的要道，所以有的店鋪，也以食館及旅店爲多，可是都沒有較大範圍的，

香煙店在湖南特別普遍，以手工業爲生的人們，對這一宗巨大的消耗，正是營利的好對象，新的牌子層出不窮，比較大規模經費的香煙倣效美國香煙的形式和裝璜，當地價值，每包三百元，他們大批的運送到貴陽及昆明，銷路的範圍不能說不廣，百貨店不少，正是抗戰推廣了國貨，佔貨品的十分之七八。粗紗的毛巾和襪子，只有昆明的一半價錢。

## 五 沉江上的輕舟

記者多年來久居在山國之中，所見的大江洪流，無不是險灘林立，怪石嶙峋，不要想有航船之利，這大東行到湘省，原來以爲這湘省著名的四大水，也是和怒江瀾滄江一樣，那知見到之後，完全改變了一付面目，江水東流，可是清波蕩漾，沿岸稻田片片。江面寬廣而平靜，兩岸交通，隨時隨地可以小船擺渡。而沿江各縣，每日有班船，隨時可以載客遠行，公路未通以前，水路是最良好的交通工具，如今商民們，載運貨品，仍以輕舟載重貨，順流走萬里，不吃汽油不吃炭，一些人力就足夠，在這個艱苦時代之中，何樂不爲。

前一天，班船夫到旅店裏來，與記者約定了次日搭船去大江口，於是三十一日的清晨四時，記

者就在黎明前的月色下摸索到了江岸，經過很長的一條跳板，到達了停留在江心的小舟之上。這是船倉之中，已經擠滿了乘客，橫躺直臥，黑黝黝的一大堆。

天色微明的時候，船就開始出發，從辰谿到溱浦的大江口，是逆水行舟，所以行程是要一整天，離開辰谿的船碼頭，不到一里，就遇到了第一個灘，平靜的大江上，水流驟急，三個船夫跳入水中，拉着纜繩，一個船夫把舵，三個老關分撐竹桿，約半小時之後，渡過了灘，於是拉着纜順利而上。

這些船夫特別強健，他們從開始到最後，將所有先出發的船，一隻隻的超越而過，沿路上有不少灘，他們熟練的技術，也在使船平靜的過去，足足十二個小時，已經平安的第一個到達了目的地。記者所乘的那隻船，是三個老關合夥的，其中二個曾在軍隊裏當過兵，負過傷，一個是老於斯道的船夫，姓穆的老關河南人，幾個月以前才離開部隊，他身體裏面還有敵人一顆子彈，準備可拔一個機會去復仇，普通他們都是行走在辰谿和大江口之間，趕着二地的墟場，大江口是趕逢一、六的場，辰谿是趕二、七的場。所以他們逢五號十號由辰谿動身，上水一天到大江口，次日趕了上午的場，十二時前動身，下水走得快，來回都是六十里，不到天黑已可到達，次日即可在當地再趕場，趕場的日子，船隻來往特別多，平時則逢得巧，偶或有來去的。

船頭上空氣是清爽了，可是中午時候，初夏來臨的湘西陽光却不好受，記者硬着頭皮，乾脆穿着短褲來舉行日光浴，待得到達目的地之後，皮膚上却痛了二三天。

## 六 後勤重於作戰

大江口住了一晚。兵站派出的朱所長告記者，這次敵軍北路來犯，我左翼新化以南及龍潭司等地，這一帶糧彈補給，都是第三分站供應的，三分站設淑在浦，大江口第二派出所，彈藥從安江由公路或水路運送到淑浦前線，此地是一個必經之站，另外糧秣方面，也在此集中，由安江運去，所以此地相當重要，最忙的時候，曾經限一日之內，運送××噸彈藥到前方，倘船運必須要二三天才可運到，幸而他們全軍及美軍官兵，服務精神良好，一天之內，每輛卡車來回運送五次以上，得將彈藥按時送到前線，戰爭賴以好轉。

次日早上，乘運彈藥的運輸車出發，三十公里的路程，一小時已到達，因為沒有軍部及師部在此，就找第三分站，分站王站長，接到鄭副司令的電話，招待非常週到，並且爲向縣黨部交涉了一間房屋暫住，在淑浦，在大江口，只有異常狹小的客棧，昏黑和悶熱，沒有機關或私人的住宅，簡直就無

處可住。

這一次分三站設立的時候，原來是準備供應一二個師的糧彈的，但想不到戰爭驟然的吃重，於是成爲一個組織狹小而工作範圍龐大的部門曾經供應到兩個軍，一個派出所擔任了一個分站一個支部的工作，分站中只有十幾個官長，派出所中只有二個官長，要負起如此重任，如何應付得了呢？

記者可以這樣的告訴讀者們。美國在我國的各部門，每一個小單位都是只有一二個校尉官階級的官長來負責，帶着幾個或十幾個士兵負着重任，而過去我國非官長不能辦事，士兵只能做簡單的笨重工作，可是此次因爲形勢的突變，分站做了超出他範圍數倍以外的的工作，所得的效果，却是超乎尋常的，分站王站長，李主任和派出所朱所長都告訴記者，他們的人手是不足的。

不足的人力，完成了更多的工作，我們應該如何說才好呢？從效率上說，從成果上說，這偶然的試驗是成功了！從×方面軍後勤司令部開始，一直到最小的派出所，這次人手全是不足，但湘西的戰爭是勝利了，這次事實表現，我們不必要龐大的組織，衆多的人手，我們只要健全的有能力的，有犧牲我精神的少數人員，人盡其力，許多工作反而能迅速完成，且有更大的效果，後勤工作如此，各

級政府的行政機關，何嘗不如此呢？人浮於事，事無人爲，這一個大毛病足使中國亡國的呀。從這次兵站第三分站來看，記者對於這一件基本的重要的工作及其未來的趨向和方針，寄以無限希望。說到車站，還有一件事要提的就是戰鬥部隊的副食費已經增加了，但兵站中的士兵，每月副食費仍只三百元，每天平均只有十元，十元可買什麼菜蔬呢？同樣在前線，同樣在戰鬥，爲什麼不能同時提高呢？

大批的盟軍還未到達我國戰場上，原因呢？兵站未曾設立，巨大部隊到達之後，給養及武器都成問題，SOS時常比部隊推進得更早，現代戰爭，沒有後勤就沒有前線，後勤的工作已重於作戰。

## 七 上士敵後送彈藥

這一頁緊張的故事，是一個兵站的上士親口告訴記者的，他的名字叫鄒斯，浙江紹興人，讀過六年書，已在小學畢業，五六年前戰爭把他趕出了家鄉，當了一名士兵，經過幾次戰鬥，最後做了某軍長的衛士，三分站玉站長把他調到了兵站內，升爲上士，擔任接收及護送糧彈的工作。

正是五月上旬，戰爭正在激烈展開的時候，他在放洞東北梁了坪的兵站派出所中，奉到緊急命令，將六十箱手榴彈，四十箱步槍彈，五十箱八二迫砲彈，送到被敵人包圍在金雞籠的我軍×師×師五十六團去，他們彈藥已經有被敵殲滅的危險。從梁了坪到金雞籠，中間隔着一條人跡不能通過的大山，所以要繞大山的北麓前進，但北麓下面二個小山頭叫黃土坑的，已經被敵人佔領了，切斷了後路。

當鄒上士接受到這個緊急命令之後，即在鄉公所中發動了七十五個民夫，並借了四個鄉公所的槍兵，也不知道槍能否應用，立刻向前去強送彈藥，他也穿上了便裝。

在山間小道上前進時，傍晚，遇到了一個營，老百姓知道黃土坑附近敵人正在加強搜索，有前進模樣，這把民夫們都嚇壞了，一個個想逃走，幸而被他勸阻住了，於是他自己取了一支槍，上了紅瞳，走在前面一百多公尺的地方搜索前進，由槍兵壓着行列在後面走。這時已漸漸的黑暗下來，在黃昏的天色中，他們發現了一小隊巡邏的搜索兵，大家急忙分散躲避，也是蒼天保佑他們，竟然未被發現，於是繞道安然到達金雞籠。

五十六團得到這些武器之後，對包圍的敵軍，積極反攻，數日後，援軍亦已來到，於是得以與堅

守陣地的孤軍會師，反過來包圍敵人而殲滅之。

這僅只是兩次對被包圍的孤軍補給故事中的一件而已。

## 八 溆浦鳥瞰

這次湘西大戰之時，溆浦縣的南境，已有敵寇侵入，縣城附近，險遭兵燹，但幸得安然渡過難關，真是不幸中之大幸，當緊急的時候，一部份人民已疏散，約在四月二十日左右，某天晚上，忽然隆隆之聲不絕於耳，全城的民衆都驚慌了起來，什麼原因呢？是敵人大砲聲嗎？前方的部隊一個也沒有向後撤退的，所以一定是飛機場附近出了什麼問題，於是勸民衆鎮定，並派人前去十餘里以外的飛機場探訊，翌日早上，知道飛機場自動的破壞了。

為什麼原因破壞的呢？沒有方法知道，有的說電話中聽錯了話，有的說有漢奸特地造謠生事，有的說電報翻錯了地名，在機場的盟軍，當機場破壞之後，立刻從溆浦撤到大江口，可是次日早上，又回到了原陣地上去了，經過這一個波折，機場上的人員有人受了處分，可是規模初具的機場，又從新要修築了。

記者在溆浦的時候，適逢湘省九區行政專員陳迪元來縣，並召集附近各縣長來商討征用國防工事材料，民夫征集等工作，以便搶修機場及辰谿至江口公路，溆浦一縣，有三十餘萬民衆，除一部份地方淪入戰區而外，此次動員之民夫，先後約三萬人，共計二十二萬六千餘工。

溆浦是湘西山國之間一個二等小縣，在四、五兩個月份之間，所動員的人力物力如何呢？下面報導一個簡單的數字，計征集民夫運輸彈糧傷兵修國防工事等共一萬九千名，並控制常備民夫九百名，征用國防工事材料及連舉費一千六百餘萬元，城區供應部隊副食馬乾，差價二百六十餘萬元，船舶供應一百五十隻，慰勞運傷官兵十二萬元，征集慰勞金七十萬元，現在尚有民工在擴修機場，預計××完成。

第九戰區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會湘西分會，設立在溆浦，負責人是駐會委會朱如松及祕書趙子玉兩位，一年以來，在各地設立招致站，委託有關機關的搶致劫後青年，發動智識青年從軍，將青年予以短期師資或職業訓練，分發升學或服務，並資送投親，去冬又籌備第九戰時中學於谿浦市，於今春一月間開學，收容學生千餘人。

此次敵寇迫近溆浦，該會於四五月份之間，招致青年約六千人，其中選送軍校二十餘人，分發

戰時九中者一千一百人，委託各校借讀者一千五百餘人，介紹職業者一百二十餘人，並於戰事緊張之時，組織服務戰地，擁有隊員千人以上，展開傷兵難民之服務工作，並任駐地附近之警戒工作。

## 九 重回芷江

溆浦縣境內有公路一段，自大江口鎮起至安化縣的烟溪鎮爲止，僅長九十多公里，大江口接沅水，烟溪接資水，這是二頭不接的一條山間公路，以往是某兵工廠修造了作運輸用的，想不到這次反攻之中，從水上運來了幾輛軍用車，就把這條路變成了湘西大捷中軍用的公路哩！

因爲軍用車是美軍的，所以這次的運輸統制，也由美軍負責，向前方去運彈藥，回頭運傷兵，運到大江口以汽划子再將傷兵送辰谿，記者五日早上，在車站候車，準備趕到辰谿，那知等待了一整天，到傍晚七時才動身，到大江口已是暮色蒼茫了。

承美軍的厚情，記者當晚就在沅江沙灘畔，與管理汽划子的美軍，同宿在一個篷中，他是一個水手，熟於修理工作，一早起來就修着引擎，到十一時出發，同船的除美軍數人外，另有重傷兵二十餘名。

沿江岸的山上正在修辰谿到大江口的公路，在傾斜的山坡上進行他們的工程，他們要在三個月內完成此路，未完成以前的荒山僻野之間，將是他們的居所，前途沒有路，人類不相通，公路通了，行路的却不是開路的先鋒，記者對這羣荒山僻野的人山人海發生着無限的敬意。

到辰谿爲交涉車輛停了兩天，九日才得動身，美軍交通車一口氣從田灣到達了芷江，上午八時動身，十二時許已抵達目的地。一個月以前來湘西，正是人心驚慌未定，社會秩序相當紊亂的時候，今日再過芷江，遇到許多前線上退下來的難民羣已經攜老扶幼，挑着行李，紛紛向老家回去。

芷江在城西，在城東，那兒正在動員着五六萬的民工和包工在做工程。只見得西方有一批批的車輛，飛揚着黃沙，滾滾而來，在芷江上橫貫東西的十四孔的大橋，有民工和木工在動工大事修理，橋上，入晚之後，忙了一天的人民，爲求得一些涼快，成羣結隊的在上面吹一些涼風，一個月以前，和今日相比，竟然是兩個地方似的。

## 十 湘西邊陲的晃縣

在芷江承譚所長的介紹，十日下午即有車去晃縣，利用上午的時間，去拜會×方面軍後勤司

令張乃恆及副司令鄭雍若兩位，他們半個月以來，當補助作戰完成之後，爲了新裝備及補給的問題，在湘西前線奔波了許多天，鄭副司令，又定於今日下午卽去武崗視察。

記者在芷江候車，傍晚五時左右才動身，此地久旱未雨，大地太乾枯，氣候太燥熱了，汽車都怕輪胎爆裂，所以只能在早晚行車，車到晃縣，非常順利，天未黑卽抵達，想不到公路車壞了，有票無車，於是在晃縣停留了一天，得以匆匆的觀察了一番。

晃縣是湘西入黔東的門戶，芷江橫貫其中，是一個湖南省商業的集散地，當公路未通之前，商業中心在龍溪口，以花紗布爲大宗，過去鴉片烟當然免不了，政治中心在龍溪口對江南岸的新晃城，當地的以及中央駐在地方的財政機關，都在那兒，自從公路通車之後，交通中心，却與上述二地，相隔了一公里多路，一向荒蕪了的老晃城，現在此地有一條興隆街，相當熱鬧，可是他們沒有法子把商業中心，從龍溪口奪過來，沅江上的水流，是先經過那兒的，黔省陸路小道，亦必經此地。

現在晃縣有人口十五萬，城區只有三萬多，氣候在此相當的悶熱，不脫大陸性氣候，一個月以前，除了氣候的悶熱之外，更有人爲的悶熱，許多投機的機關，明知前方戰事很好，可是有意的造出謠言，以便貨物跌價，以便大批收購，他們造謠前方某地已經失守，敵人從某某等地，可以繞過芷江，

直取晃縣，並且計算某地到某地，多少路程，敵軍什麼什麼時間，可以抵達。造到後來，就說敵人已經到了某地，向晃縣境內進犯了，一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可是商民見前方平靜，又知新軍已飛抵芷江。所以物價，不但不會跌落，竟沉淪物價大跌時，此地花紗布反而貴起來，要比阮陵高上八九千元，想收購價物的，以及囤貨居奇的人們，大家都懂得「謠言心理學」他們在門法。

文化事業談不上，一家在此出版的報，已經搬走了，有人想辦一張力生日報，已得批准，不久可出版，當戰事緊張的時候，他們收中央社的廣播，出過一張簡報，民衆得以明瞭一些消息。（十一日寄自晃縣。）

# 記湘西文武兩典型

## 溆浦訪廖院長

抗戰初期產生了湖南藍田的國立師範學院，藍田師範學院造就着大批抗戰建國的師資，有人把「藍田」對「黃埔」這真是再工也沒有了，因為除了字面上的對工適合而外，更深的意義在精神，黃埔創造了國民革命，藍田更使國民革命的精神，立下萬世的基礎。

領袖創辦了藍田師院，請海內數一數二的教育專家廖茂如先生來主持院務，廖老先生今年已五十四歲，他一生創辦了三隻學校，軍閥時代主持東南大學附中，養成了無數革命青年來與惡勢力奮鬥，北伐完成之後，主持光華大學附中，造就了中學教育最光輝的歷史，抗戰開始之後，主持師範學院，繼續訓練國民的師表。三十年來的中華民國，三個不同的時代，時代在進步，廖老先生的教育更在領導中國走上一條光明的大道上去。三十年間，許多機會可以使廖老先生棄教從政，但

是高官厚祿沒有使他紅過眼睛，數千隻睜大了眼睛，使他留戀着清苦有意義的教育工作，過去如此，未來還是如此。廖老先生是新中國的萬世師表。

記者是廖師過去的一名學生，這次特地到溆浦晉謁請示，在國師內同時遇見了故師張貞用、涂文、胡榮魁、胡昭聖、周仲池、薛熾濤諸位光華附中時代的老師和學長，大家聚會了一次，聚會的日子却在「六三」光華校慶紀念日，又是創校二十週年，光華的產生，是在「五卅慘案」反帝運動高漲的時候，幾位老師親歷着這一頁光榮的歷史，憶往事，大家的眼睛前面，更顯着未來的光輝。

去歲敵人發動長衡戰爭之後，國師由藍田遷向溆浦。藍田在近幾年以來，已經成爲湘西的一個學校區，除國師外，另有中學八所，那山國之間一方山清水秀的原野，抗戰建國教育史中，忘不了他的名字，如今國師仍想遷回到那兒去，因爲溆浦的環境是不夠成爲藍田第二的，經濟力量使學校無法可以再建築教室校舍，許多分散的民房成爲教室，圖書館和宿舍，從頭到尾拉了三里多長，下雨的時候，橘樹和田野間的泥濘小道，行動頗不易。

爲了戰事的影響，學生的人數大受限制，這個學期只有四百多人，可是教授講師人數却有七八十位，所以平均每五個學生有一位導師，學校有如家庭，師生有如父兄，學系亦極完備，國文、英語、

教育、史地、數學、理化、公訓、體育系等八系及四專修科；一附屬小學；從藍田到溆浦，書籍儀器也全無損失。國師始終是在最前線上一所最完整的學府。

廖師的教育成功了，可是，將近十年不見，長得身材更覺清瘦，最近從重慶視察青年軍回來，數月的辛勞，病了一個星期，現在已痊愈了。

## 訪十八軍胡璉軍長

當記者到溆浦的次日，胡軍長適從前方回來，暫住溆浦，記者乃於四日晨趨訪於市郊之某地。胡軍的愛民敢戰，是記者早已聞名的，但在前線上，因山程遙遠，沒法與他及部隊會面，想不到有緣千里來相會，從早上到中午，我們暢談了幾個鐘頭，明瞭了這次他部隊英勇作戰的實際情況。同時并見到了高魁之高參及蕭銳參謀長。

溆浦的民間傳說着一件事，當四月中旬，前方戰事正緊張的時候，十八軍奉令於湘北濱湖一帶，增援寶芷公路的守軍，并襲擊敵人後路，全軍將士經溆浦縣城路過時，窮一夜時光，草木不驚，已全部通過，次日早晨縣長聞訊，率着紳民衆，到郊外前迎軍長入城小餐，但胡軍長堅不停留，他說：

「二小時的居留前方軍事可有幾十里路的進展。」

果然，四日四夜的行軍，胡軍已經推進了四五百里，十一師楊伯清師長，十八師覃道善師長及一一八師戴樸師長，已分別在山門，大橋邊及賽市等地，與敵激戰，將攻擊龍澤司放洞的北路敵軍主力，切成數段，並推進到寶芷公路上的龍潭鋪，切斷中路敵寇的主力，結果消滅敵軍一聯隊，俘獲敵軍馬匹，十一師一師，即獲得四百餘匹。

胡軍長是軍校四期生，高高的身材，陝東的鄉音，給人沈着和堅毅的印象，他不善於美好的辭令，而有誠懇及虛懷若谷的，樸素的態度和儀表，他是代表着硬幹，苦幹，實幹的精神。

數年前，他率部守宜昌外圍，敵攻勢猛烈，當時已有彈盡援絕，全軍被殲的危險，但是由於部隊過去光榮的歷史，以及各級官長的電報勉勵，他們甯願守到最後的一兵一卒，一彈一槍，全軍人馬，又苦撐了八天，才有援軍到臨，於是轉危為安，陣地寸土未失。

記者與胡軍長，從談這次的戰況開始，談到過去的戰績，以及未來的新裝備等一切問題，這次戰鬥之中，胡軍的裝備與其他各軍一樣，只增加了幾挺衝鋒槍，和多數的手榴彈，即將敵寇全部殲滅，現在胡軍長已到適當地點去實行新裝備了，反攻戰爭中，他這支部隊將是一支偉大的力量。

## 湘黔道上三日行

抗戰八足年記者經歷十四個行省幸運的沒有受到過公路上奔波的辛勞，這次在湘西戰地採訪之後，特地在川湘及湘黔兩公路上，作了一次遊覽，從湘西最後的一個門戶晃縣開始，買票坐客車，以便實地的觀察。

以往所聽到關於公路車輛的情況，記者一向有些神往，公路局的客車太少，又不易多帶商貨，所以旅人在售票太困難的時候，爲了少化一些候車時的食宿費用，作了「黃魚」，坐在堆積如山高的貨物上，或者悶不透氣的車廂中，不論客車或貨車，沒有一輛不是逾齡的老車，車爛貨重，每日車行的進度不多，路上又常常的拋錨，再加「黃魚」不是人，遇到辛勞過度，脾氣急躁的司機，那就成了公路上的囚徒。

說到司機，也有他們的苦衷，商人的貨車被徵軍用，吃慣玩慣了的「公路上的特殊階級」，像公車司機一樣，每日只有出差費二百元，湘黔道上，還算物價便宜的地方，可是每頓客飯六百六十

元，旅館也是六百六十元，別的一切費用不算，二餐一宿，就是二千元，與出差費相差十倍，司機帶一個助手，每日四千元，的最低限度費用何處來？再加司機心理上發生對前途的渺茫感。以及種種的嚴重壓力，這口氣向誰人去發洩呢？

記者從湘西到達晃縣的次晨，得站長幫忙，立刻買到了車票，滿以為當日可走，那知一早等待到十二點鐘的時候，才知道客車壞了，仍是等待了一整天，次晨動身，木炭車却走得異乎尋常的迅速，從晃縣到貴陽，三百九十里，平時分三天走，這天却一天走了一百九十里，貴州省第一行政專員公署所在黔東第一個大縣鎮遠也沒有停留，很快的把前二天開出中途邊修邊走的客車追過，木炭車及貨車趕過頭的更多。

好景不長，司機準備當晚達到黃平縣，想不到在相距十五公里路叢山中間發生了障礙，天色已黑，電訊不通，真是叫天天不應的時候，勉強到達了名叫黃沙坪的地方住下，寨中有十多戶山民，平時在門口擺一個小攤，出賣一些稀飯給路人，勉強維持生活的，他們自己也沒有牀鋪睡覺。現在胡亂的接待了這十多個遠客。

十三日一早，大家急於趕路，起來把車身推來推去，推了兩個多鐘頭，總算發動，可是走不上五公里，終於不能再走，派人搭便車到黃平，叫「救濟車」三四個鐘頭救濟車到了，一陣修理，下午二時許到了黃平，木炭爐拆下來大事修理，那知已漏了氣，非用電焊不可，公路局答應明日用「救濟車」送我們動身，只好死下心來，在黃平找旅館住下，等待明日。

在休息的半日間，記者得盡量利用時間，在黔東第一區的實驗縣黃平，遍訪地方人士及機關負責人，明瞭一些當地的實際情況。

黃平，黔東山國中的一個小縣，不為一般人所知道的古代夜郎國所在的地方，全縣十二萬人口之中，苗胞及傜侗各夷胞佔全數三分之二，大多數住在縣境的南半部，以公路為界，黃平的縣城原來在北部的舊州，那兒有平廣草原，遠較南境富庶，乾隆年間，為了使苗夷同胞與統治者容易發生接觸，所以把縣城南遷二十餘里，建立了新黃平，公路現在通過此地，到舊州僅一條支路相通，如今舊州是我××基地，人口密集二萬以上，盟軍亦近千數，新黃平則為政治及交通中心。另外重安江鎮，在縣境西南，是一個經濟的中心，過去不用說是鴉片的集散地，如今以木料、藥材等為大宗。

縣境西北有大水二道此爲沅江的上流經舊州流入芷江南稱青江河經重安江鎮去湘西洪江亦歸併入沅江，黔省雖多山地，黃平亦已拔海近千尺，但河流却仍平坦，船隻通行無阻。居住在雲貴高原上的人，是不易想像到黔東湘西叢山流水間，曾有一葉扁舟，順流而下，悠然自得的，但這一次旅行之中，已司空見慣了。

黃平縣最近的工作是發動民工建築機場，自去年以來，已發動八十萬民工，去年嚴冬來臨的時候，民工奉命搶修，黔省的冬天本來多細雨，風吹雨露，結果凍死了不少人，這並非此時此地獨有的慘劇，在大西南各地，已屢見不鮮。爲了大量發動民工，黃平每年八百多名壯丁，去年已經徵足，今年當局特別通融，五百民工可抵一名兵役，依照現有民工數字，今年度已可全部免除兵役而有餘了，但據負責人謂，已有第一批壯丁徵出去，貴州省對於徵兵一事，相當努力。

縣境分劃爲二十三鄉鎮，一百五十多保，全縣有完全中學一所，和私立中正中學一所，中心小學二十三所，國民小學共一百三十多所。民衆教育館成立不久，各地的報章訂了不少，爲了提倡教育，館中特於去年起，辦了一所實驗小學，教員的程度相當高，辦學的精神也很好，但在這一個苗胞多於漢人的社會中，如何啓發苗胞的固有力量，灌輸他們民族思想，民權意識，爲了抗戰勝利後的

建國是值得教育當局者在決定政策之後迅速加以實施的。

勝利已有了端倪，想不到天公不作美，湘西及黔東之米產原來可以自給自足而有餘，自從入夏以來，到處苦旱無雨，湘西尤盛，稻田大地，已生枯裂之象，黔東地勢雖較高，因山地之上，原來有些水利，所以反較良好，但在湘黔兩省，却有一個最好的現象，就是報章之上，迄今為止，沒有一個縣政府有報荒的消息，兩省政府當局，則爲了大旱成災，已紛紛在議論救荒的辦法。

十四日早，無篷無蓋的救濟卡車，於早上七時出發，酒精車要比木炭車輕得多，三十里到黃平縣處的經濟中心重安江鎮，吃了一頓價廉物美的早餐，此處多水魚，辛勞旅程得此給養爲快。

正午到達馬場坪，與車站交涉原車到貴定，三時左右順利到目的地，此地距貴陽只有七十五公里，換了另一輛救濟車前進，這輛汽車，三里一停，二里一息，見到路上有人，馬上停車下來講價錢，高抬價格，每二三十公里要一千元，於是「黃魚」不成，救濟車却不能開動，要旅客下來推車。

說到推車，沿路上已經推了不少次，一遇推車，記者本人即自窗口躍到車外，第一個來推，但大多數人都坐在車上不動，遇到太難推的地方，記者及其他下來推車的人，向他們勸導，同舟共濟，協

力推車，他們似乎都很懶，缺乏服務的精神，記者等責以大義，他們都「服從」了，「服務」和「服從」的差別，却正表示出我國人民，自私的性格。

最後這個司機，却是以命分式的要旅客推車，這引起了每個人的不滿。最後離貴陽十公里以外的圖雲關檢查所之前，司機利用公路上的大彎來使「黃魚」逃避檢查，及至檢查處，檢查及辦理行車登記的人員，均似有氣無力，吊而浪當，一停半小時，「黃魚」在這個機會之中，已超小路走三里路，到前面又候車回去貴陽，原來天黑之前可到，却一直到了十時許，汽車才進貴陽站。

(六月十八日)

## 黔桂道上話獨山

十八號早上，一輛「不中看」的舊卡車的步機槍子彈箱上，記者團沿黔桂路向桂北出發了，這一個團體的組成是偶然的，現在記者也自然地成爲其中的一員。第一天順利的到了馬場坪，第二天更迅速的經過都勻，吃了一頓飯卽到了獨山，在一個劫後餘存的旅館中住了下來，這一帶路上，除去年十二月三日至八日，獨山曾經淪陷了一個時期之外，其他的地方，也都直接受到一陣可怕的騷擾，都勻的城區已燒了，汽車路上的市街已受嚴重波及，過去黔桂鐵路早已通車到此，車站鐵路和市街隔得相當遠，遙遙的望去，有零星的車輛分列在鐵路上面，及至離開都勻再向前去，我們才見到了「百足虫」似的火車頭和車輛半死半活的臥在生了鏽的鐵軌上，有時火車頭吻着火車頭，車輛吻着車輛，一大串集合在一起，已有被火燒黃的，都破爛不全。

經過了獨山的飛機場，汽車行走在機場高地的下面，不少飛機停留在機場下的凹地上，另外一部份正在時起時落。這機場大劫之前，已開始修了，大劫之後，在葛君博處長和丁士英副處長等

領導之下，很快的搶修完成。貴州是「地無三里平」的一個地方，獨山也不例外，本來的機場是在幾個小山頭之下的一方平地上，那是不適合於當前需要的，怎辦呢？人類與大自然宣戰了！誰說「愚公不可移山」，在大批工程師和民工流着血汗之下，三個小山頭被刮平了頂，兩個山間凹頭被填了起來，在山國之間，一艘大陸上的航空母艦落成了，獨山是戰鬥的起點，獨山的第一個戰鬥是人與天爭，人類是勝利了。但更大的困難，却是人與人爭。

當時，獨山大火了，火光與青雲相接，從鬼門關逃出來的人，可以借着火光，在黑暗中前進數十里。但是，敵人退走之後，人們摸索着回來的時候，過去的獨山已隨時代過去了。

我們的專車，進入市街之後，除了見到人頭擁擠，以及許多新舊的草篷，長約一公里之外，見不到沿公路上有任何的殘跡，一樣的人，和別的地方完全一樣，甚至於想發財的心理，也是完全一樣。但是，當我們進入城內一看的時候，已到過的人呼出：「我找不到過去住過的地方。」獨山，一切都變了。這僅是一個「變了的城市」，記者看不到一些新的氣氛。

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設了一個黔南辦事處在此，他們以二萬萬元的經費，在此試辦救濟三個月，救濟的事項，分農業救濟，難民救濟及醫藥衛生救濟等三項，現在都已開始辦理，獨山貸給稻

籽，南丹貸給雜糧種子，敵人來了之後，耕牛被殺太多，已實行調查，將來與農行合辦耕牛貸款，醫藥方面則與衛生署，紅十字會等合作，組二隊分別工作，至於難民救濟工作，除了消極的救濟着三百五十人，每日免費施米七百五十人以外，積極的貸款難民做生意，或以車輛送回老家，並將辦生產之小企業。他們有一種新的計劃，準備要今夏畢業的四十名大學生來作協助難民生產及經商者的指導者，獨山的難民在這個「試驗」之下，記者可以這樣說，在沿黔桂路一帶，他們是萬分幸福的了。

新運總會傷友總社，與長沙青年會合辦了一個新兵服務總隊，在貴陽到獨山路上，有四個服務隊在獨山以南，有二個流動服務隊，在獨山的新兵服務社，記者承張總隊長介紹幾位隊員，有一位隊員，從肩頭放下了水担，和記者握手，因為人手太少，工役不在，過路的兵太多，供應新兵的茶水來不及，所以他是自己去挑水的。這一批青年的服務精神，值得歌頌，他們的工作很簡單，供應新兵及過境軍隊之醫藥、茶水、洗澡、滅虱、洗衣、縫補等，並在醫院中供應病兵特別營養，有時也站在民衆的立場，替軍民調解誤會，不怕工作項目的簡單，只怕有計劃而不做，他們簡單而實際的工作，在獨山有相當成效，唯一的問題，隊員人數太少，不夠去應付廣大的對象。

獨山是黔省的第二區專員公署所在地，記者特別去拜會了一次專員，他新到任三四個月，他所能報告的，都是「大概」的，面積大概一千華里長，七百華里闊，人口大概在百萬以內，漢苗胞大概是各半，教育有中學數所，小學大概每鄉鎮保都有。他自從接事以來，實行了二個第一，是「治安第一」及「剿匪第一」。「治安第一」要懲治土豪劣紳，「剿匪第一」要管制民衆武力，黔省多匪，無知民衆，因為要種雅片煙，抗兵抗糧，在「文化低落及由自保而成匪」的情況之下，管制民衆武力一點，確可以滅除匪患，專員到任以來，親自率保安團到各處剿匪，他是軍人出身，作戰極有經驗，所以省境邊的匪患，給他大部肅清了。

他對夷胞教育的意見，的確有開明的見解，因為他是發現了以往邊教失敗的癥結所在，我們所施諸於苗夷胞的教育，不可謂不努力，但是十年來的努力是普遍的失敗了，失敗原因何在呢？「不切實際」四個大字而已。當初學時，因為邊胞過去沒有文化的習慣，由不易學習而怕學，但畢竟其中有少數的人學好了，他似乎搖身一變而為洋學生，從此他的言語行爲，與當地人格格不入，當地工作不願做，當地習慣不願用，成為當地的一種特殊階級，甚至有女人受了教育之後，他不再肯自認爲苗胞，這是事實，西南各省同樣失敗。失敗的結果，癥結的所在發現了，那應該如何去進一

步的改善呢？他沒有說出來，我們可以原諒他，因為全國的教育專家也沒有說出來。

獨山是漸漸的恢復了，敵人佔領獨山時間並不太長，所能運走的物資並不多，所以獨山在大火之後，仍遺留了不少的物資，真像過去滇西保山一樣，當敵人走後，比保山強的一點，沒有被亂匪所劫，因為國軍不久就到了，但在敵人退走國軍未到的一個短時期，物資却被另一批匪徒及一批來不及撤退的難民所得到了，發洋財者仍有人在，於是瓦爍區仍爲瓦爍區，新市場卻成新市場，在獨山，不調和的對立着。

當時敵人怎樣會撤退的呢？記者沒資料，無從批判。在當地的人們却傳說着：敵人後路爲我軍切斷了，當地的自衛隊對敵攻擊太英勇了，這些確實有一些理由，但所佔成份共多少，記者也不能知道，僅寫出給讀者作參考，有一個故事，在上述各點之外的，却是可以作爲輕鬆一下的材料。

原來獨山城與飛機場之間，有一個石山，山下有一個大洞，洞底藏有數十噸火藥，外人不易發現，這些火藥，與其他的物資一樣，沒有辦法撤退，它是被棄着的廢物了，敵人佔領獨山之後，我機連日去炸，炸到第四天，敵人照例向這些山中去躲避，那知道這一天，飛機在炸市區，這洞內的火藥忽然同時爆裂了，洞內的火藥與四百多敵軍，在石山迸裂之下，同歸於盡，記者這次尙能看到百餘公

尺見方的石山迸裂的遺跡，洞內是敵人所在。石層厚數十公尺，洞上有廟，向來是獨山之名勝所在。這次爆炸原因不明，沒有證實的材料，但是此日以後，却只見敵人向後撤退。

（六月十九日於獨山）

## 光復前後的桂北

我們的汽車由獨山南行的時候，每一個人的心緒是隨着酒精的氣氛在震動，眼看着全部燒成斷牆的沿途大小村落，在眼簾之下飛遊而過，下司上司見不到一椽所房屋，進入桂北到六寨，情況一樣的淒涼，因為去年大混亂之時，張長官發奎在興險遭不測，大批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此蒙難，記者的心目中印象特別深刻，一個大意的譯員，翻譯錯了一個地名，把「六甲」翻譯為「六寨」，致使許多無辜的國人蒙上了劫數，數十萬的人頭擠滿了黔桂公路和鐵路，千辛萬苦從大山塘到六寨的人民，二萬多人的鮮血在此流成了血海，過去事過去了，湘桂退下來的同胞，永遠補償不了這一個缺憾。

獨山到南丹並不太遠，撤退的人曾經化五六天以上的時間，今天六個小時已經欲進，敵人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陷南丹，十二月十六日此地復被我國軍所佔有，我軍續向河池的外圍前進，與敵人在大山塘一帶對峙約半年，南丹足足陷敵十八天，人民在十八天內有如過了十八年，一進一

出之間，桂北的最後一個都市全盤的變化了他的地位，如今萬多人擁擠在半里長的街道之上，難民佔着半數。

在南丹並沒有見到窮無立錐之地的難民，縣長說人民有吃樹皮的，記者沒有足以證實的根據，却眼見到南丹出乎意外的繁榮，原因何在呢？從黔省來的公路，半年來以此爲終點，廣州灣却有一條小路，由廣州灣到廣南鬱林之後，很自由的可以從賓陽、龍山、都安、保定、河池、大廠來到南丹，二十幾天北回歸線上的步行，在南國的夾候中並不是一件苦事，草蓬之間大批躉售洋貨，由此向後方流通，黃金交易在此作怪，七八家的金店以七萬元收進，九萬元售出，但他們顯然是一羣只進不出的投機家，售出時「沒有了」，收進呢？第一個來源是當地的難民，第二個來源是過路的軍民，來源的來源是「洋財」，出售者，不知金價應該值得多少。一個鄉下老太婆，可以偷偷摸摸的在他手中的破爛小包裏，給你看一隻衡陽、桂林，甚至於長沙、韶州來的戒指，上面刻着文雅的名字，戒指的主人呢？在重慶、在昆明、在貴陽，或者流浪躑躅在街頭，或者已是荒草中一堆白骨。

在南丹，會了××師的趙琳師長，長長的身材，北方的口音，留給我們一個誠懇的印象，他們尚未參加戰爭，所以對這個部隊的新裝備也無庸介紹，臨行時相約另一個時候在火線相見，記者可

以告訴沒有上火線的人們一個印象，「你們在後方所認爲的前方，在前方是覺得還是後方，」真正的前方是在火線上，勝利的攻擊中，火線很快成爲後方，戰地火線上是一個快樂的場所，精神上從來沒有壓迫，士兵及下級幹部永遠想不到後方會有吃血的魔鬼存在。

在×方面這前方指揮所中，記者會見了苟吉堂副參謀長，他是湯司令官戰地上的靈魂，在丹的一鄉村之中的燭光下，在苟副參謀長時斷時續的電話機前面，我們認識了一個月以來桂北黔桂公路和鐵路上全盤戰爭的概念，戰爭永遠沒有便宜可討，「傲倖」不是軍人字典中的字彙，老的裝備加上士氣也是勝利，在第一幕反攻時，即截獲敵人二門平射炮，這輕便的快速之火器，敵軍不是狼狽的竄逃之中，會捨得撒手嗎？苟副參謀長勝利的報告之後，把我們送到了更前面，次日，專車由南丹冒險出發，以司機精熟的技術，過了許多橋樑及便道，通過了大山塘的新公路，看到了許多敵我半年來對峙的工事，順利的到達了金城江，「不中看」的舊卡車，四天的行程之中，完成了他第一步的任務。

廣西的山水聞名天下，汽車入樓境不久，到處都見到了奇山異峯，確比西南其他各省的黃土

高原或平淡鋪着一些草木的山頭不同，桂林陽朔的美景，在過去記者只聞不見，但聽得已經過癮，如今沿公路全都是「獨秀峯」堆積成了一個萬秀嶺，當我們在二面石峯的一方平原上停下來的時候，金城江的草蓬，映着秀麗的山峯，滾滾的龍江水源，撞在貫通大江南北，被炸斷的鐵橋上，怒吼着「向前衝」的呼聲，火車站附近一帶的高樓殘跡，雖已頂踢牆斷，可是剩下的一根根支柱，顯示出獨立不屈的精神，他們堅強的撐着腰，似乎在向我們第一批從大後方來的人們渺視着。

面對着聞名已久的金城江，記者低下頭來，心中默默的想着：「後方的人們是忘記不了你的。」一切傷心慘目的事，從戰爭來臨一直到如今還在發生，後方的人能忘得了金城江嗎？

因為車子出了毛病，在金城江停車一日修理，我們得以聽了一日的故事，這一天，我們把路上的白骨，和難民口中的報導，自然的結合了起來的時候，整天在緊張的情緒之中。這一種緊張，一直到桂北之行完畢之後，才發熱似的退了燒。

當大山塘敵人撤退下來的時候，金城江已被我突擊隊攻入，所以敵軍沒有順交通路線撤退，都是在山間的小路上退走的，敵人準備撤退的時候，沿路上見到民衆就拉夫，所以不及躲避的人，被拉去了不少，在山間住着的「驚弓之鳥。」半夜間聲都紛紛開後門向山頂草木叢中逃避，起初

他們以爲敵軍又慣例的「清掃」運動了，可是見到一批又一批的敵寇狼狽撤退，才知道這一回與半年來的行爲不同，才一個個伸出頭來，向遙遠的交通線上去窺察，回來的人們，報告敵軍已逃走，追擊敵寇的國軍已來臨的時候，難以形容的興奮情緒，在他們沒有血色的，骨瘦如柴的，眼眶凹下的臉色表現出來，半年來，他們受盡了敵寇的蹂躪之外，每一個人是充滿了眼淚，心中有說不盡話说不出的苦衷。

家人分離的苦不說，疾病的苦不說，吃樹皮及吃粗穀的苦不說，敵人派漢奸來魚肉的苦不說，露天居住的荒山爲家的苦不說，這是敵人所使的，一個平常的女人告訴記者：「我們不願做順民，流浪已是我們中國人的本份，總有一天會報仇的。」

但是「說不盡話不出」的苦，像魚骨一樣，鯁住了他們的心和口。

在難民羣中傳說着，一個鄉長曾經殺了八個丈夫，把他們八個妻子做了自己的妻妾，難民敢怒而不敢言，當國軍克復了這一個鄉村之後，這個人面獸心的鄉長，被當地的縣政府捕獲槍決了，那鄉長是一個老年人，快到七十歲。

記者專車過河池到金城江的時候，路上見到一個女人被綁着壓解着向西去，「女匪嗎？」「女

漢奸嗎？」我們議論着，到金城江知道了一隻故事，故事是悲劇的演出，待重返金城江之後，更聞說了悲劇的結尾，記者反輕鬆的感覺：「與其苟且貪生不如死了乾脆。」

悲劇的本事是這樣的：

三百多個難民，爲敵人追到金城江的時候，由「萬秀嶺」之間的小道上，逃向「山洞」中去，廣西所謂「山洞」等於滇省的「寨」，那些地方不一定有山洞，而是被許多獨秀峯所包圍着的，那三百多難民逃到了白兔街，在街道上，屋簷下，草叢中，大樹前住了下來，他們活該如此，誰叫他們不生翅會飛，生輪去會滾呢？

難民所到的地方，往往有小部隊的敵人，在漢奸引路之下也趕到了，已疲乏了的身體，經不起再度的打擊，他們又一度的擲下了行李，向無路可走的山叢荒草中，以及根本沒有辦法可去的山頭上躲避，現在，他們只要不爲敵僞所俘，身外之物已全都顧不到了，敵人對這些山洞並沒有佔有慾，只在清掃時，見沿路難民擲下的東西，選上一些好的，見當地民衆家中有吃的東西，也挑選一些好的，帶着退走了，漢奸們見主子走了，也來一個第二道選擇之後，隨着去了。

難民在山中，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清疏大地，再也找不到原來丟下東西的地方，即使摸索

到原來的地方，他們的東西，除敵奸帶走之後，剩下的破布爛鞋，又給第三批土匪全部掃除清。從此，天爲被，地爲褥，六個月中，這樣的與大自然親近着，——他們呀！還算是幸運者呢？

就是白兔街的一次敵軍清掃中，三對失了羣的夫婦，在敵人走後，摸索着去尋找他們的難友，可是歸途上遇了匪，三個男人都被殺，三個女人做了「壓寨夫人」，其中最老些的一個不久被棄而歸，不久也就死亡，那年輕的二個呢？他們被任了三個月的「壓寨夫人」之後，又失寵被逐，「走你們的自由大道去吧！」他們走上了再度流亡的道路，很快的被敵人收羅起來，做了兩個多月的營妓，一直到敵人潰走時，他們又重到了金城江。在金城江，他們見到了從山間出來的同伴，就一起在草蓬中生活着。

幾天之後，他們被蹂躪而尚未變瞎的眼睛，看到了匪首和兩個匪徒堂然皇然在金城江出現了，他們的怒火再可以壓住嗎？「捉強匪呀！」那二個年輕的匪，帶着槍逃走了，匪首却落網了，怒火不僅只有他們兩個人呀！整個金城江的人日疲憊了的人呀！那匪首已五十多歲，活活的被敵人所遺棄的鐵絲網綁着，一根電桿木上被綁了兩三天之後，一個過境的部隊在野外演習打靶時，機槍聲中，這萬惡的老人是嚇死了。

悲劇主角中的二個女人被綁着向河池去了，他們死得活該，因為救出了他們的苦難，他們的罪名「替敵人服務有據，沒有人聽到他們臨死之前，有什麼聲音，人死了，一切都乾脆完結了。」

\* \* \*

敵人退走之後，過去金城江南北兩岸撤退向二面山中的入陸續的回到了火車站和火車站的附近，沒有熟人的悶着頭，有熟人相會而見他們家中少了人時，從來也不再開口，大家心照不宣，人們回到金城江之後，拾起地下燒焦了的枯木，搭成簡單的木架，上面加上一些草料，成爲一所無門無牆的住房，這簡便的房屋，比起他們山上的生活要好得多了，生活又怎樣維持呢？他們燒着一壺開水，每杯十元，零星的得到幾元，積聚成爲一頓晚餐的錢，剩下幾文的話，跑幾十里地趕一次「場墟」，回來帶一些香煙，黃瓜，利上加利，行潤之中，一面添些家具用品，一面再來生利，一絲一毫，難民在建設起金城江來，金城江的難民，與南丹的，有不同的環境，所以創造着不同的作風。

街頭上，我們見到衣不蔽體的母親，帶着一二兒女，訴說他丈夫死亡的慘劇，以及懷念着他過去的小康之家。不是劇變，安分守己的家庭，是不會得流落到這般地步的，同行者某君，當一個中年女人叫他的時候，他想起他是長沙二所小洋房的主人，那女人的風度尙存，可是滿頭有着不調

和的白髮，以及風塵僕僕的衣服。

現在，龍江的南北二岸，有一萬人以上，如此的在生活着。山間的人尙在出來，他們遲到者，沒有燒焦了的木頭可以搭木架，火燒過了的火車廂中，成爲他們暫時的公館。

誰在促使金城江繁榮呢？天色黑暗之後，在植物油燈的市街之上，記者發現了二所點着特別光亮的燈草蓬，好奇心去看，臭汗氣氛中見到大堆的人，大堆的五千元關金，緊張的情緒有勝於火線上，并帶着皮帽子的人，一面在排着三十二張牌，一面把兇猛的眼光向賭客從頭到手的獵視，他有似一頭獵犬，又似一隻猛獸，十回之中有九回他收進了一堆的鈔票。

不知何處來了一個「特務長」，第一晚輸了二十萬，幾天之後，他每隻口袋中摸出一疊疊的新鈔票，他是來尋仇了嗎？

（七月二十二日於金城江）

## 桂北走向黎明之路

桂北金城江和宜山之間，公路與鐵道相並而行，更有水道龍江蜿蜒其間，是當時交通最方便的一段路程，正因為太方便了，到戰爭失敗的時候，却成爲破壞的對象。

公路一進廣西境，山峯仍然那麼多，羣山之間，却天然的有狹長與遙遠的一條山沖，雖然地勢仍起伏不平，可是與雲貴高原上的大山陡坡相比，簡直稱得到完全走在平地之上。走出一帶羣山，就有廣闊平正的一方平原野，這些原野，種什麼也好，只是歷年來當地人口太稀的緣故，大好良田，全無利用，到這半年，使過去耕的農田，也都荒蕪了，青草蔓延，却看出了土地上原有的富庶程度來。

戰爭開始了，這桂北的平原上，三次口和懷遠二個渡口上的四座大鐵橋（公路及鐵路各二座）全部都被壞了，張發奎將軍當年擁擠在人羣之間轉進時，英雄流着淚，盡了一切力量，延遲作橋的時間，雖然那些時間在人生的途徑之上短到不可再短，但無辜的難民因之而被救出者不可限量，但一個人的力量畢竟有多少呢？英雄流淚了！

從金城江出發，我們的專車在三江口由木渡船勉強被渡河，但到德勝及遠處的平原道上，五六條小河和便橋却在冒險之中渡了過去，過懷遠的江面時，長二百公尺的一條木船所架的便橋之上，我們的專車又勉強的冒險過了去，向前進的是萬分順利的，一口氣到了宜山。

沿路上見到了數千輛倒斃的百足長蛇，沿鐵路的橋樑，車站及水塔設備，均已被破壞殆盡，只有路基及軌道，大致尚屬完整，每一處可以舉行一個全國鐵路車廂的展覽會，浙贛、平漢、粵漢、湘桂一路，直到黔桂，甚至於其他更遙遠的地方的，安適漂亮的藍鋼車及各等車輛，橫七豎八的公開陳列，車廂之中常有病兒的哭聲及父母的嘆息聲，車廂之下，有白骨尚未爛盡的新死人。最近交通部及黔桂路派賀技正和樊副處長等率一部份員工，在沿線整理材料及勘察破壞情況，據估計，至少有三十輛以上的機車及數百輛車皮稍加修理即可使用，沿黔桂鐵路的損失為數驚人，但是湘桂戰後之挫敗却是全盤的事，侯局長是否應負一切責任的重担呢？

\*

\*

\*

\*

沿路的城鎮破壞到如何呢？從城市至鄉村，沒有一間房屋不是仰面下大雨時，裏面下更大的雨。數千幢的大房屋之中，有一些微風時，屋內沒有一個角落可以燃亮一根火柴，房屋的門和窗上

的糧，百分之九十點九不知何處去了，兩廣城鎮的房屋相當標準的，最想像不到的是普通地圖上所不見名字的小鎮，房屋的規模，有勝雲貴二省的一個二三等縣。沒有通鐵路以前的宜山，就有不少水門汀的樓房。

人們都以好奇的眼光來看死了的公路之上又走上了活的車輛，我們的汽車却也拋錨在小鄉的附近，小鄉中的老百姓當敵人來臨的時候都上山去，現在他們都回來了，幸運者的家庭，僅是無門而已，不少的房屋却因為是無人管理而牆倒頂塌，一個鄉民用竹在編門，他沒有精神的問着：敵人確已遠去了嗎？開始在種晚稻的田，再成得遭受禍災嗎？懷遠的米價出乎尋常的便宜，「趕集」時最初只五十多元一斤，一直漲到七八十元，但是沿路的老百姓家中大都已經改吃包谷，他們是受到直接的損失的。

我們在宜山先後曾有二整天的居留，住宿在此的日子更多，此地老百姓大都已回來，生活於此，物價的壓力較小，與昆筑等城市比較，後方一個月的生活費用，至少在此可活二個月以上，我們初到的那天，金價售出僅三萬五千元一兩，到次日漲到五萬元，離開宜山時，已漲到八萬元，宜山縣三分之一的市區被破壞，現任的新縣長蕭君是一個軍人，却頗想辦一些事，對軍隊的幫助還努力，

尤其是他知道軍隊的困難及需要，爲了前方沒有報紙，所以七月一日出版了一張光報，由桂柳撤退下來的報人來辦理，主編者胡危舟，是一位詩人，胡於去冬在河池被敵擄去，幼女被殺，本人被迫返宜山充苦力，後經當地父老在天河自衛隊營救出險，但至深山間又遭匪劫，饑寒交迫，卒至全家罹病，宜山光復後，即應縣長之請，來創刊光報。

宜山淪陷期間有一個姓陳的本地人出來做偽縣長，這個人做過小學校長及參議會副議長，敵軍敗退時陳逆潛伏鄉間，圖逃法網，但爲當地人民所捕，現已鑼鐐入獄，人心大快。對付漢奸政府一定不會有任何姑息的。

自從××軍陳金城軍長夏季屏副軍長王禹謨參謀長率部來到宜山之後，這一個紀律嚴明的部隊，給當地老百姓一種新的印象，他們受了半年的毒害之後，見到愛民如兄弟的士兵們，經過愾喪的情緒，給春風吹醒了過來，中央政府對他們是愛護的，體恤的，他們感覺到了，國軍的士兵來自四海之內，都是真正的同胞，不少的廣西民衆悔恨自己半年來的行動，從新的行爲中明顯的表露出新的覺悟，他們扶老攜幼，帶着行李，不到十天的時候，把殘破的宜山重新建設了起來，記者

以宜山爲據點，分別到柳山及柳城外圍去觀察，每一次回到宜山之後，都見到宜山一天比一天熱鬧，新的店鋪如雨後春筍一樣的生長，物資一天比一天增多。

一家贛州人開的理髮鋪開了張，那老闆是隨部隊來自南丹，當軍部在南丹的時候，他們在南丹開理髮舖，待軍部移動時，理髮舖的老闆立刻捲起鋪蓋，跟着部隊跑，軍部在城鎮中駐下，他們立刻租起臨時房屋來經營生意，他的目的地在柳州，以前他在柳州開四種鋪子，理髮店中他自己不動手，今天他却一面理髮，一面告訴記者：「我看這樣好的部隊，一定會很快進柳州城去的，我可在哪兒重理舊業了。」他說的「好」字如何解釋呢？隨着軍隊前進，不僅他可以得工作的全部代價，並且他半年前從柳州帶出的東西，一些也沒有被匪劫或其他損失過分毫，——他過去也當過兵，他知道這一個密訣：「跟的部隊却一定要『好』部隊。」

無數人一樣的跟着部隊前進，在途中，記者親見在渡口上，及公路行軍中，有許多老百姓排着行李跟部隊走，他們在逃避後方吃人的物價，到新收復的地方去吸一口新鮮的空氣。

一個士兵病了，他靠在一家店鋪前和記者閒談，他是陝西人，輾轉沙場已九年，「什麼地方我沒有到過呢？」他沉重的西北口音，有氣無力的說他被敵人包圍時的奮鬥經過，把滿身的傷痕拉

開衣服給記者看：「但是現在好了，待我病體恢復之後，我一定要多殺幾個敵人，可以報復自己的仇恨，也可以回老家去，向家人多說一些故事。」沒有精神的病體之中，却可看出他殺敵的決心，全軍的官兵都有這樣的決心。

優秀的當地老百姓們，在國軍到臨之後，他們脫離了自衛隊的組織，回家去種田，一個忠厚的農民在他的破屋中，回憶着過去的生活，敵人來了之後，當地民衆澈底的不和敵人合作，這次廣西的表現確實良好，他全家逃到了山上去，立刻架木爲巢，做起原始人的生活來，起初他是有少數的糧食，可是被敵人一再搶劫之後，即無物可食，眼看全家餓死嗎？不，他們要活下去，他們要抗爭！他們在可能的情況之下，殺了少數敵人，得了幾支槍。幾支槍打死了敵人得更多的槍，他們的自衛力量，在叢山之間，一天比一天強大起來。起初敵人二三人就敢到山上去搜索，但後來二三十個人也不敢進入山中去了。

一個本來在柳州做鐵匠的難民，去拾了一把老虎鉗代自衛隊修理機槍。作爲抵抗敵人之用，當敵人撤退的時候，自衛隊對敵人報復落伍的殘敵死了也莫名其妙，他們因爲鑑於漢奸的可恨，在敵人撤退先後，也殺了許多漢奸。

但是少數的匪徒也混入了民衆的組織之內，利用民衆的殺敵及殺漢奸心理殺劫了不少難民，這種行爲被開明的縣長，鄉長，自衛隊隊長及優良的隊員所阻止，阻止是阻止了，沿公路，沿鐵路，又犧牲了不少不幸的難民。

在桂北，我們會以宜山爲據點，分別沿公路及鐵路到前方去視察，我們作戰的部隊，亦以此爲據點，分別沿公路及鐵路向柳州及柳城兩個敵人的大據點攻擊前進。

沿公路我們乘吉普車前進了五十多公里，只有九公里可到大塘了，想不到車輪破裂，裂口太大，沒法收拾，於是步行了九公里向大塘去，大塘是黔桂路和桂南公路（去南甯）的交叉點，地位很重要，因當時我軍追太急，且已到了里高等地，所以在此並未戰事，但因爲敵人半年來以此地重要，不許民衆回鄉，故房屋無人收拾，在桂北大撤退時的火光，也化此爲廢墟。

在大塘駐有曹玉珩師的姚營，姚營長是此次戰事中第一個與敵遭遇的，所以現在作爲預備隊，他第一個報告我們的好消息是三都光復了，當我軍進攻到柳州城南郊時，此地敵人一大隊常在固守，經我軍將此部份敵寇包圍加以殲滅，我們到達前，不久，敵大部被肅清，小部份狼狽竄向桂

東叢山中去，向後面的敵人報喪哩！

不久以前，三都發生過這麼一回事，某友軍的砲兵營長，與美軍上中校各一人，及其連長一人，美士兵數人，爲了到前面去觀察砲兵陣地，小吉普車駛出了我軍哨兵，沿公路直向三都去，結果誤入敵軍哨兵線，爲敵將彼等全部俘虜及擊斃，等到此次光復，發現了他們的屍體，中美砲兵的對作戰認真，於此故事可以概見一般。

因爲沒有車輛，雖然記有心到三都及柳州外圍去觀看第一線的戰鬥情況，但距離太遠，五十餘公里的路程，頗有望洋興嘆之感。

當晚是廢曆五月十五日，月色分外光明，三數日前，此地尙爲敵人所佔，今晚却有桂北戰士和記者等在此踏月談心，精神上頗爲愉快。半夜三更，我們包在一條被軍軍中睡覺，軍長接我們的車輛正星夜趕到了，於是在月色朦朧之夜，我們回到了宜山城。

隔一日之後，我們又從宜山出發，乘船向柳州外圍去，船是走在龍江城游的激流之中，順水而下，行走頗速，交副軍長及××師譚副師長南光陪我們同往，龍江兩岸皆一二丈高的石壁，江水之中，水灘亦多，日來水不大，所以灘露水面並不見險狀，我們舟上又遇大雨，幸船篷良好，一路上談風

說景，也聽了許多戰地的小故事，雖在戰地，因在勝利之中，心曠神怡，正是快樂的旅行。

在三岔住了一晚，此地市容亦已恢復，想不到三岔是宜山縣東境的一個很小的鎮，可是房屋整齊，街道寬廣，且市區長約二里，雖經戰爭，因房屋爲石塊和水門汀所造，磚屋尤多，且未經砲火直接戰鬥，故房屋完整，敵人在牆上有不少宣傳標語。其中有一句是「驅除米鬼」是驅除美軍的意義，但這種宣傳，未免太愚笨了。

次日又由三岔去柳城外圍，在流山最前面的山頭上看攻擊洛滿，王鐵吾師長及胡理修參謀長等同往，此地可以南望柳州，北望柳城，叢山相連，間有平原片片，此時此地，距第一線敵人只三四公里，而我泰然觀察，並聽作戰空兵報告其戰鬥經過，記者情緒中，大有讀「赤壁賦」的感覺。

因乘舟逆流而上，時間太慢，回頭時乘馬，軍部高頭大馬，奔馳於被損壞的公路，鐵路之上，後來又走在廣西省的鄉村公路上，廣西縣道極普遍，這已是近十年來的事，這些路可惜年來缺乏實際的加強工作，所以都是泥路，橋樑涵洞皆談不上，平時可以走走，可是不能應付現代的交通。

由三岔到宜山之間，經洛東路西等地只見廣漠平原，數十里一片，如今荒草漫漫，過去亦不像開墾過似的，鄉村附近則不然，但春耕亦未下種。過去這些荒田，不知因人口過稀呢？還是水利不足

利用

回到宜山的當晚，宜山下大雨，從湘西，黔省一直到桂北，記者此次親見了旱災的日漸形成，政府和民衆都很擔心，現在喜逢季雨，收穫尚未絕望，大家都不勝高興，可是在前方，這些被蹂躪過的鄉村縣城，一下雨沒有一屋不是漏起雨來，記者睡在一所大屋的樓上，樓上面很大，但只有牀舖一席之地沒有漏雨，可是在宜山的許多難民，本來就無衣無食，疾病睡倒的很多，如今下起雨來，就睡在泥地的水中，這種情況，實在不忍去目睹。

冒着雨，記者與同伴李君到了一次九龍岩去，九龍岩是離開柳州約十華里的一帶山澗，當時黔桂鐵路在此建設了一個世外桃源，公路及鐵路，分別在山沖間修通進去，到處是石山，到處是涵洞，房屋是洋式的，設備是新式的，環境真幽美。這半年來，敵人因此地有軍事價值，外面圍了四道鐵絲網，有內斜的三角形，有外斜的三角形，有地上的梅花瓣狀的，也有一條是直立的，他們以此作爲師團司令部所在地，原想在此固守，但我軍包圍了他鐵路，飛機也來炸此地，九龍岩爲我很快克復，今日前去觀光，見那大好園林，全已荒涼不堪。



## 附錄

# 湘西大捷

## 一、保衛雪峯山

——隨何總司令王司令官視察江口記

「予打擊者以打擊，不能再讓敵人過雪峯山。」王司令官耀武這樣大聲疾呼。

湘西敵人在五月上旬，集中了湘、桂、粵三省的主力，發動攻擊，那時，似乎有一口氣超越雪峯大山的叢山峻嶺，將我中原大地的最後據點全部佔領的形勢。

以邵陽爲據點的敵寇向我軍進攻的時候，狼奔豕突，側攻，佯攻，主力攻擊，分路包抄……從洞庭湖畔的益陽，甯鄉開始，通過邵陽一直到湘桂交界的新甯，東安，分路先後發動攻勢。

敵人的進展，經過一個月後，始終在雪峯山東麓上，有如蝸牛爬行，在別的戰場上面的那股盛氣，不知消沉到那裏去了。

我們的抵抗，除了正面之外，沿公路上，在都市上，實行了點的固守，敵軍從邵陽正面沿公路前進，他遇到抵抗，向山間小路包圍，突入了我據點後面，我們仍是堅守着不放棄。

這次的堅守是有條件的，桃花坪、洞口、武岡等地，我軍是早在半年之前，建築了堅強的工事，豐富的槍彈。最少足供我們守軍一個月以上的應用，不到最後一卒，最後一彈，敵人進不了我們的陣地。

商場裏面投機取巧的把戲此地決不能應用，你是一個善於經商的人的話，戰爭正像你和人算賬似的計較着一分一厘，一絲一毫。

雪峯山脈的地位，真是西南半璧的屏障，洞庭湖和長衡一帶的平原和湖泊，到此都已絕跡，湖南省有名的河流，資沅二水都在此發源，越此大山，半個中國，都進入山岳地帶，他的最高峯達到了海拔二千公尺左右。當春季大地上白雪溶化了的時候，人們還能在那兒見到白色的山頭，這大概是他命名的來由。

記者沒有更多的材料，可以來報導雪峯山的形勢，除了目睹而外，十號的上午，一個機會中，記者踏上了西麓一個高峯。

九日的早晨，我們的西南陸軍最高軍事長官，何兼總司令應欽，他同着盟軍將領索爾登、麥克魯、齊福士、巴本諸將軍，和總部的軍務處冷欣中將等，由昆明飛抵湘西前線某空軍基地，當日下午，到達安江，召見了王司令部以次各將領。

次日早上，何兼總司令偕同王司令官率領着全體中美將領十餘人到九日拂曉才克復的作戰最烈的江口東南青岩視察，汽車到達江口之後，步行十五里到最高峯，這兒遙望可見洞口，我軍這時正在向包圍洞口我軍之敵圍攻中。

記者趁這個機會到達了雪峯山脈的山嶺中間。

從安江出發的時候，約在上午十時。一行十餘輛小吉普，向東前進，起初走了十餘里的丘陵起伏地，過了數里路的山間小高原，汽車走上了山脈的邊緣，路闊四五公尺，非常平正，但是到處都是彎曲着向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機會極多，於是公路局在太危險的地方，豎立了木架，上面寫着數尺大的「險」字。

上了十幾里的山路，從遠端望那頭，有如一條長蛇蜿蜒在叢山峻嶺的山腰上，到達最高峯，都是只能用二十碼以下的速度駕駛。下山時同樣的轉折在許多山頭的中間，又行二十餘里，才到一小平壩中，不久到了江口鎮。

在江口，遇見了固守江口四圍重山的李琰師長、鍾雄飛、杜鼎、宋子玉、孫希賢諸位團長。在師部參觀了許多戰利品，五六面太陽旗放在戰利品的旁邊，美國朋友見了，大家一搶而光。

江口是敵人從邵陽沿公路西犯主力的中路，我守江口外圍的部隊，分守三個據點，中間的稱為鐵山，東南的叫青岩，東北的名天台界，這三個地方，每一處包括着一羣大山的山頭，其中戰鬥最激烈的是青岩，其次是鐵山。

青岩的守軍，先是鍾雄飛團長的部下，當官兵傷亡太重的時候，由杜鼎團長率隊接替，鍾團長苦守陣地二十天，把敵人殲滅大半，敵大批援軍來增補時，杜團已增援來到。第二營營長李中亮，第五連連長周北辰，於四日清晨到達主陣地，向世愛排長，毛高翔排長，彭厚昌排長，楊伯炎排長等，率各排弟兄先後分別苦戰到八號，除向排長之外，其他三位排長，均力戰陣亡，而陣地始終沒有被擊破，結果敵軍因各路太勢已去，八號整日對我軍作猛烈之攻擊，山砲直打到江口附近。但顯然這是

掩護退却的明顯動作；我軍一面以更大的力量來支撐，一面準備機動部隊追擊。果眞，九號拂曉以前，敵遺屍遍野，向東潰退，我軍隨後緊追，一直到洞口附近，替洞口守軍解了圍。

在師部吃了一頓午餐，就動身向青岩山頂上去參觀，那兒一部份敵屍尙未掩埋，可以讓遠來的貴賓們看到新鮮戰爭的痕跡。

離開江口，約一里，經過了闊四五丈的一條溪流，從臨時由工兵担起一座便橋過河，沿江前一二里，即開始向上，山陡路狹，走幾百公尺石板路，就走上了梯田間的羊腸小道，石板和泥上有一灘灘的血跡，是傷兵流的。

走了一程，天色漸漸陰起來，一半路，剛到半山團部，大雨驟然降臨，以爲是時雨，下一陣就會停，那知越下越大，半小時還不息，杜團長就命令將全團的雨傘集合起來，搜集了三十餘頂，每頂一人或二人用，於是一隊雨傘的行列，走出團部後門，向山上繼續前進。

這時，路面寬度僅一尺，一面都長茶樹，雨從天上和樹葉上同時向下流，半身全溼。路又是泥路，雨量一多，經「雨傘行列」的許多人一踏，更是其滑無比；記者小心翼翼的前進。團長作戰班主任

李學恆特從團部伴同記者前往，以便隨時報告作戰經過，我們乾脆慢慢的，拖在後面，一邊走，一邊談，到達山頂上面，大霧迷了遠山，只見附近的許多山頂，和遠處山凹間，洞口鎮所在的方向。

二十四小時之前，此地是我軍與敵人所爭奪的地方，現在，只見到處都是敵屍，從我們所站的地方，一直到遙遠的山谷間，所能目睹的，不下六百餘具。

敵人死了之後，他的夥伴常把他的左手小指割下帶走，有時把左手切下帶走。

美國朋友們對伏臥的敵屍，喜歡翻身過來看看，雨點落在敵屍臉上向下滴，有如在落淚，他們翹着姆指說：

「頂好！」

雨從他們身上向下流，沒有用雨傘，他們忘了自己的狼狽。

下山走到便橋旁邊時，河水已驟然增高了數尺，增闊到六七丈，方才上山時所行經的便橋，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滾滾的山洪，沖向資水中流去了。於見向上流沿江前進，輾轉數里，始得小橋渡河。

上汽車時天已將黑，待走上雪峯山頂，大霧迷了路，開了燈簡直是白茫茫，一直看不出公路所在，只好關了燈在慘淡的暮色中摸索前進，巨大的「險」字更增加了它的危險性。

畢竟，在奮鬥中，我們汽車摸過了大山，走盡了險路，雖然是遇着一些小雨，卻安然返了安江。

（五月十三日）

## 二、予打擊者以打擊

### ——放洞保衛戰的經過——

#### 一 敵人鑽進了放洞

湘西的敵寇於四月八日開始蠢動之後，由邵陽北向新化挺進的部隊，突然派了一大隊突擊隊兵，在雪峰山脈北部的山間小道上，利用土匪及漢奸引路，向西鑽隙而進，翻山越嶺，星夜奔波，一路上避免與我軍接觸，箭頭直指龍潭司，想乘虛直入，在安江以北的銅灣市，大江口等地偷渡沅江，進襲榆樹灣，挺進到芷江。

敵人對這一帶的情況，早經偵察明白，他們知道，由山頂的隆迴司前進，經過了青山界之後，到放洞附近。抵達龍潭司，就可以走在山菁間的平路上，他們知道得更加透澈的是：湘西農產最豐富

的縣份是溆浦縣，溆浦最富的區域是龍潭司鄉，只要取得了龍潭司，糧食補給問題就可以全盤解決。

鑽隙而進的敵軍，先頭部隊約五百餘人，十七日晚，抵達紅岩，放洞等地，掩護其主方向西猛犯，十七日以前，龍潭司方面，我守軍是空虛的，因為那時的敵人，正集結大兵，佯攻新化，誰也想不到他在無路可通的山地之中，超越而來的，我軍正向新化後蹙大增援。

當敵軍鑽隙前進到隆迴司附近，我軍湘西前線指揮作戰的最高級司令部，得到情報之後，立刻將溆浦之南，剛才到達小橫章由李天霞軍長指揮的周志道師，迅速回到龍潭司，奮力阻擊西犯之敵，十七日晚，即與敵在放洞以西的圭洞附近，展開戰鬥，阻止了敵軍的盛勢。

從這個時候起，周師展開了放洞的保衛戰，在放洞四圍攻擊敵人，一直到五月十三日，才將敵人擊潰。

周師長告訴記者，他們的保衛戰，可以分爲四個時期：

從四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是攻擊時期；

從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是防禦時期；

從二十九日至五月八日是反攻時期；

從九日至十三日是追擊時期。

## 一一 放洞形勢

記者因交通關係，於五月二十日，才趕到放洞。觀察了一番放洞的形勢。見到這兒真是一個好戰場，要使失守就不再容易爭回來，用簡單形狀表示的話，可以拿麻將牌中的「九索」來表示。

中間的三索，自東向西，是放洞，英雄嶺，圭洞，這幾個地方，又像一隻弓，二端是低的，正中是高山，左右兩邊的三索比中間的要高得多，是一羣大山組成，左邊自東向西是紅岩，潘家嶺和小黃沙，右邊是一四五〇高地，臘燭鋪和大黃沙，這些山頭，東邊的皆比西邊的高，在紅岩和一四五〇高地再向東，是青山界，那兒是雪峯山脈北部的西麓，比這兒一帶還要高，在大小黃沙的西部，中間橫着一條鹽山井。再西是龍潭平司壩，地勢比這兒一帶低。所以從整個的形勢上來講，這兒是如此一隻椅子形，整隻椅子上的戰鬥，是李軍長所指揮的，在坐人的一部份上的戰鬥，是周師長指揮的。

因為敵軍的指揮所在地放洞，我軍集中四圍的力量，向放洞攻擊，記者稱這個戰役為「放洞

的保衛戰。」果真，三個星期之後我軍是將放洞保衛住了。

### 三 三路的迎戰

敵軍在圭洞附近與我軍接觸之後，知道我軍中路已有守備，乃分別由放洞登上了紅岩和四五〇高地，來作後身包超的故技，想居高臨卑一衝而下。

那知他的偷雞小技，我軍早已洞悉了，中路正在圭洞作戰的時候，我軍亦分了二路，向二側大山，搜索而上，我軍右翼，在紅岩附近，與敵接觸了，左翼方面，敵軍却已下了臘燭鋪，并已佔領了大黃沙山的一半，三路迎戰之中，敵人佔了絕對的優勢。

在英雄嶺的頂上，曾被敵人四面包圍的王夢庚團姜期永營長向記者報告他戰鬥的經過。原來他十七號午夜越過英雄嶺的時候，不知山上有敵人，十八號拂曉登山時，才知道山頂已被佔了，於是與邵允任營長，率部同時分頭攻擊，攻擊了兩天沒攻下，二十日晚，即將全營組成七個突擊小組，分路向上攻擊，到達山頂的時候，四周同時高唱「第一號武功狀歌」起來，殺喊聲震天，敵軍乃不支潰退，守住了英雄嶺上的第二個名美信山的山頭，我軍乃積極修築工事，防禦敵人。二十五日，

敵增援部隊來到，九連連長賴心平率部英勇抵抗不幸殉國，陣頭固守未動，二十六日，一旁大山皆被敵人佔領，英雄嶺乃四面被敵包圍，此時只有小黃沙山頂之上，時聞敵我戰鬥聲。

包圍時，最奇怪的，敵人未將我電話線切斷，爲了防止敵人的偷聽，所以電話中不敢與後方電告消息。這時，師長派人突圍而入，送了一包糖來，每個陣地上的官兵都興奮異常，都抱與陣地共存亡的決心，日夜與敵激戰，有幾次，敵軍一直摸到我哨兵線之後，將哨兵殺死，到我戰線旁邊，營長的衛士第一個被發現敵人，乃與之大戰，將敵擊退，次晨發現敵遺屍數具，步槍十餘支，一直到圭洞克復，才與後方又取得連繫。

王奎昌團的劉晝德營長是守小黃沙山頭，最後也被頑敵圍住於山嶺的，他也愉快的向記者報告他戰鬥的故事，當時他是奉令向紅岩去搜索敵人的，紅岩山頂極高，山頂上有一座廟，廟前有一方坪地，廟後有一個山洞，所以第一步不易進到廟的前面，第二步更不易攻到廟的後面，攻擊士氣正旺的我軍，如何擊退敵人呢？十九日拂曉，爲了爬上土坪，當時率隊而上的朱副營長就想出了一個辦法來，以數匹牛，在牛尾上點了火，作火牛陣的攻擊，再選了幾個士兵，由劉鶴林連長率領爲敢死隊，滾滾而進，殺了許多敵人，但上去的人，一個也沒有回來，紅岩攻不下，就將敵包圍在山上，但

此時敵愈來愈多，仍轉進到小黃沙附近，最後被敵包圍在山頂之上，苦戰待援。

當小黃沙一帶山地失守的時候，山上有一個哨兵叫楊天瑾的仍在哨兵前線，等待了一天一晚不見人來接替，拂曉之前，即摸索上山，到宿營地去找夥伴，到得山頂之上，見坑內有四人像死豬一樣的睡着，他「老王老李」的叫醒他們去替班，那知幾個人咕里咕羅的推不醒，他一聽聲音知道不對，見到旁邊有支輕機關槍，就抱在手中，另外解開一個手榴彈，丟在四個敵兵的中間，自己一溜的向圭洞方面逃去，現在這個士兵，很安全的還在作戰。

\*

\*

\*

\*

攻擊大黃沙的謝愷棠團的周亞球又是一番狀況，大黃沙山頂是很長的一條山脊，約五六百碼，山頂上種着冬青樹，中間却是一帶大石頭，天然的把山頂切成兩半，二十五日以前，敵我各守原陣地，皆無進展，二十五日黎明六時半後，我機來轟炸掃射敵軍，最後投下燃燒彈來將敵人所佔的山頭火焚了一場，周營長這時即令兩個年輕的兵，各取國旗一面，在山脊二側前進，國旗所到的地方，攻擊部隊就要跟着前進，想不到右側的一個小兵，勇敢萬分，取着旗一直衝，排長負傷了，副排長仍隨旗前進，從半夜四時半開始，天明時經過我機的一陣轟炸，八時半就把全山佔領，敵人遺屍一

百多具美軍運給官親自去殮了屍

#### 四 第四期的戰鬪

師部的指揮所是在鹽井山之上，對於這個戰場上，是最好的一個司令台，所以周師長天天率領着，副師長胡景環，陳傳鈞，參謀長皮宜獻，步兵指揮官張忠中及師附李宗仰等，在此分別指揮作戰及陸空連絡。

從四月十八日與敵軍接觸以來，起初我們攻擊了一陣，接着各營固守據點，以攻爲守，到鬥成熟時期，陸空同時大舉反攻，敵不支潰退。

這時敵軍青木界，緝溪等的來路，已爲我徐志最及楊蔭兩師人馬，從北面山中殺出來，切成了十幾段，於是放洞四圍山上的敵人，只有越過紅岩，向東南撤退，他們想向山門方面退却。

由紅岩下山叫黃連江，山前經過一帶狹長的大山沖到石板溪才彎向山門去，我追擊的部隊，於是協同自北面下來的友軍，將這一帶山沖，從頭到尾的守住了，敵人鑽入其中的時候，有如鑽到了牛角尖之內，長二十餘里的一帶地方，二旁高山皆爲我軍，密密叢叢的機關槍封住了小道，空軍

也追跡而至向下掃射，這裏敵人密集其中，旁有高山，下有深谷，我軍側擊旁敵，敵人只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無不大哭起來。

敵軍侵入時，人數當在三千以上，及至退守黃連江，只有七百餘人，最後由布板溪漏網而出的，不到一百七十人，我軍捉到大尉一名，他招供着：

「我們五天打開了桂林，此地却撞到了大釘子！」（五月二十一日於龍潭司）

### 三、武崗戰役一健將

——霍世才團長之死——

湘西大捷我軍得到全盤勝利，我軍斃敵二萬四千三百員名，敵陣亡聯隊長瀧寺保三郎等數名，幾個師團被「天皇」撤回本國，俘敵三百多人，戰利品有大砲八門，輕重機關槍八十多挺，步騎槍一千二百二十八支，鋼盔一千五百七十三頂，戰馬五百餘匹，其他物件所數，總數重十一噸以上，全部戰利品，分別在貴陽及辰谿等地公開展覽，湘黔兩省觀衆不下數萬人，有人起初還疑心，敵人的

自己撤退的，可是後方民衆所見的是戰利品，中外記者在最前線所見的，却是漫山遍野，沒法計數的敵屍，湘西大捷，是血和肉換來了更多的代價。

我們這次也傷亡了不少官兵，但因為我軍所施的戰略，都是依照最高統帥所指示的，出奇制勝，大兵圍擊敵後路，所以傷亡數字，爲數遠較敵人爲輕微，但不幸九十四軍一二一師三六一團團長霍世才上校，因爲英勇過人，想以一團官兵，將大批敵寇及敵山砲截獲，不幸立功心切，在可能不犧牲的情況之下，竟爲國成仁，他可以爲國家建立更大的功勳的。但是，這責任惟在後死者了！

霍團長的陣亡消息傳出來之後，全國軍民均悲痛不已！但當時記者沒法得到他陣亡的經過情況，這次在貴陽，從牟廷芳軍長及朱敬民師長的口中得知了一些，特作一簡單的報導。

當我軍於五月初開始分路發動攻擊敵人之後，南路右翼由靖縣向東出擊武陽武岡方面敵寇的我軍，先克武陽，又解武岡我固守孤軍之圍，這時霍世才團長所奉命令，爲切斷武岡以東的敵寇，所以霍團即率部強渡資水，向東北方向前進，又要經過一條山間溪流。

霍團長當他部下一營官兵過河之後，發現有大批敵將被他包圍的可能，興奮極了，自己立刻

輕裝過河，在最前面的一連中指揮，敵人發覺之後，當即強力反撲，一顆子彈將團長的小姆指打落，他把血止住之後，仍照常指揮。

他大聲的向弟兄們呼出：「截獲敵人的槍砲。」

但是，第二顆不留情的子彈，又在他大腿之上，穿了過去，普通子彈穿過大腿，不傷及骨骼，醫藥的力量可以立刻止痛，一星期可以使傷口復原，他又加以包紮之後，仍舊指揮部下作戰。

這時敵軍已經知道他們來勢的嚴重性了，萬分的恐慌起來，子彈及手榴彈，四面亂打，敵人一向不亂發子彈的，這可見他們已到沒有辦法的地步。

從敵人四面打來的子彈中間，忽然有兩顆交叉的從霍團長腹部穿過，他倒下了。像一個巨人倒下了。

當他被送回後方之後，醫院加緊的救治，可是昆明的美軍醫生也請來了，但沒法再治，這不幸的死亡，不是醫藥上的誤事，只是負傷太重，流血過多，再者，霍團長的年齡也太大了！

\* \* \*  
霍團長有二十年的革命史，他沒有軍校的資歷，而有偉大的戰功，戰功使他從班長起，一直昇

到團長，使他從士兵昇爲上校，他的家境並不是一個富有之家，兄弟五位是從小康境況中長大起來的。

他的環境，幼年的教育，使他平生節儉，奉公廉潔，對上絕對服從，對下誠摯和愛，所有的認識他的人，他是被尊重和友善的。

現在他四十九歲了，有兩個孩子，而且有了抱孫之樂，祖遺一些農田，他家中尚過得去。

師長報告的時候，他不希望大家從物質上去援助他，而希望在事業上，在戰功上，在他的道德上，給他發揚光大。

勝利的曙光照耀之下，霍團長陣亡了，他死是光榮的，但他沒有見到全盤的勝利，死得不能閉目的？怎樣使我們陣亡的霍團長，以及其他陣亡的將士死得瞑目呢？——責任在我們在全中國的人民！

# 桂北之戰

## 龍江兩岸血戰史

——從河池反攻到克復柳州的紀實——

去年初冬，我國抗戰史上，進入了最後一次黑暗時代，滇西緬北的英勇國軍，雖然不斷的創造着令人興奮的戰績，湘桂的火光，却創傷了全國的人心，數十萬擁擠的難民，使後方更多的信心發生動搖，一切紊亂之中，只有我們賢明的最高統帥有着堅定的決心，他頂天立地有如巨人，他的鐵腕扭轉戰局，他的行動安定了人心。

你不是知道，將要黎明之前，有一陣昏暗嗎？落月和晨曦是相接而來的。十一月八日敵陷柳州之後，二十八日陷南丹，十二月三日到了獨山，五天之後，獨山克復，十六日左右，我軍已與敵寇在河池口西的地區，保持接觸，當時，氣燄不可一世的敵寇，曾在廣播聲稱：三十四年「在貴陽過元旦」。

82

3 21642

(2)



1300

82

3 21642

(2)



1300

這時，懷遠正在激戰中，我軍九日拂曉攻擊，在龍江西岸之市街中，發生巷戰，曾有一班弟兄緊追敵寇，將同等數量的敵人，驅到一所樓上，隔天花板戰鬥，最後全部肅清，並生擒俘虜二人，懷遠巷戰之中，敵我經一日之激戰後克復，殘敵向宜山撤退，我有一連人馬渡過龍江，先將宜山懷遠中間的獨山鎮切斷。敵人不敢從公路上退，羣向山間小道竄逃，以少數敵兵，押大批難民，穿寇軍衣服，偽裝敵寇在公路上撤退，以惑亂我追軍，但他的偷鷄小技，并不曾蒙過我軍的眼睛。

當宜山之西九龍岩的工事，被我軍攻克，並將其南山寺，宜平鄉等地之彈藥庫襲擊毀滅之後，宜山四圍，經三四日掃蕩，已無敵蹤，於是城區敵軍，十三日自行爆炸城內之彈藥庫，我軍聞聲加緊攻擊，於十四日晚，攻克宜山，南部至板安村，東部至七家舖，十五日繼續從事掃蕩。

六月二日敵我對峙的白牙區敵寇因得地理上之優勢，後路被我軍切斷之後，仍憑險死守，先後在三寶冲，牛媯銅，石銅等地，頑強抗拒，經過長期之包圍，殲敵軍秦牛，及至宜山城光復之後，石銅間之敵，才向東南落荒逃亡，往柳州方向集中。

\* \* \*  
宜山城光復之後，我陳軍分二路向敵迫擊，北路王師沿黔桂鐵路，南路曹師沿黔桂公路，分別

向前推進，并以大部隊控制後路，另外一部份部隊，則由天河進入羅城，融縣，箭頭均直指柳州城。

沿公路前進的，十七日佔領大塘，到達土博，里高墟一帶，十八日與三都以西地區與敵激戰。大塘是宜山到柳州及南甯公路的分叉點，是桂中的交通中心，敵軍從戰略上說，應該將此地固守，但我追軍太急，又有突擊部隊，先到大塘的後路里高墟等地，所以只得棄守，但棄守之前頗不甘心，乃以三都之敵，東西相互呼應，夾攻我里高之守軍，幸而十九日我軍又已由小路繞至三都以東地區，沿公路到百子拗，盤尤村等地，進襲柳州之外圍，並分一路折返三都之東，與里高我軍呼應，結果大塘附近之敵軍，全數就殲，遺屍極多，三都之敵，為保衛柳州，仍頑抗其中。

沿鐵路前進的部隊，十六、十七兩日，相繼攻克洛西及洛東，另一部份挺進到三岔街，十八日掃蕩附近山地的殘敵，先後在黃嶺南，柳塘河，柳山村，一帶作強烈之戰鬥。敵死守柳城縣龍江以西的山嶺地區，我軍無法向前進，攻擊之我軍，因鑒於正面之不易前進，另派一支力量由三岔向東北，十二日強渡柳江上游的大捕，次日向沙浦前進。

現在，柳州及柳城已被我三面包圍之中，沿公路的軍隊，二十二日有一連官兵鑽進柳州西郊的車站，接着一團官兵增援上去，堅強的守住了已攻克的陣地。同時被包圍於三都之敵，經我軍

五天的攻擊，傷亡三百以上，終竟在二十三日正午光復。敵人爲頑固柳州起見，西部死守洛滿墟，南部死守喇堡，四方塘，圍山，北部死守柳城，沙塘，長坡等一線。又經一星期之血戰，二十八日攻克洛滿墟，二十九日晚十二時正攻克柳州。

桂北黔南去年經嚴重的損失之後，有如大病了一場的衰弱的身體，一切等待良好的補養，才可恢復，這豈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當大軍初入河池時，沿公路的鄉村城鎮，十九已成廢墟，到處只見比人還高的野草，草中露旁，白骨遍野，殘壁斷牆，田園荒蕪，人間地獄，使憑吊者欲哭無淚。

此次柳州之攻擊在桂北山地之間，由河池經東江至金城江，老百姓已無糧食。數萬義民在山銅之區，吃草根樹皮，待我軍到臨，銅間民衆，紛紛向沿公路旁的荒地上，拾燒剩的樹桿，架樑蓋屋，當大軍過去，糧食補給極爲困難，全軍官兵，食稀飯者數日。及至德勝以來，迄於宜山，物產較豐，地方政府負責人精明幹練，故發動民衆協助軍隊甚得力，攻柳將士，雖不得白米，總能飽食，故戰鬥意志堅強。

記者最後願意向後方民衆報導的，此次攻擊之大軍，均爲未曾新械裝備及增加副食費者，正在以舊式之步槍，每日六百元之副食費，以及不完全之通訊器材，與頑敵奮鬥兩個月，更值得稱頌。

者此來自中原之健兒，人馬充足，體格強健，吃苦耐勞，精神飽滿，彼等唯有一顆心爲國盡瘁而已。但是我後方軍民，對此英勇戰士，將如何呢？

(六月三十日於柳州前線)

報 告 文 學

# 戰 時 西 南

〇〇

著 者

潘 世 徵

發 行 人

蕭 晨 曙

出 版 者

華夏文化事業社

總 經 售

華夏文化事業社

北京西路一三四一號

文江圖書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初版

福州路二九四號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82

3 21642

(2)



1300